新民報半月刊

第二卷十四期

經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二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本期特輯

夏的漫畫专頁


還我健康!!!
參茸愛利多濟，係採集世界珍奇靈藥依特殊之化學方法綜合之，功能促進腦力，增強精力，滋補身體榮養，健強感覺機能，防止衰老，病後恢復，改善一般身體虛弱，補充血液，輔助身體發育等，乃具有確實効力之强壯劑也。
▲適應症▼
一般虛弱，榮養障碍，神經衰弱，肺結核，神經過勞，肋膜炎，腺病質，產褥，萎黃，病後恢復期，心臟病食慾不振，氣管枝加答兒，陰萎，遺精，月經不調不姙等症
定價表
函索即寄
小瓶 125瓦入
中瓶 250瓦入
大瓶 500瓦入
婦人病，子宮病
三省調血精
淋病內服特効藥
新淋打兒
鎮痛，鎮靜藥
新海洛斷癮
參茸愛利多濟
三省聯合新藥
北京出張所
北京西四武王侯七號
電話西局三〇一九號



新民報半月刊

第二卷第十四期



月刊目錄

七月十五日出版

電影與戲劇

文藝

津租界隔絕解除



由於英法當局不認識新時態而引起之天津租界隔絕，轉瞬已將年餘，經過數番之談判及事態之演進，終於使英法屈服於日方堂堂正義之下，根據治安與經濟宣告解決而解除之租界隔絕，終於在日前舉行矣。

上　解除隔絕之佈告

中　對租界內民衆宣讀佈告文之〇〇部隊長

下　開放後滿臉含笑之行人



日皇軍進抵宜昌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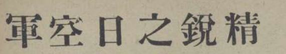
右 進駐東山寺之皇軍

左 宜昌最繁榮之市街

斷絕援蔣路線

左 守備深圳附近中英國境之日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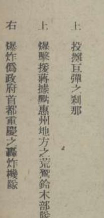
右 視察中英國境之○○部隊長及其幕僚



精銳之日空軍

赫赫威武之日軍，其戰果之卓絕，已在在昭示於世人之眼簾矣，而其軍械方面之設備，尤足爲世人驚其精銳與欽服，故自聖戰開始以迄目前，連戰連勝，近來遮斷援蔣路線，更使僞府遭受致命之打擊，圖中所示即爲精銳之日空軍之雄态。





上 投擲巨彈之刹那

上 爆擊援蔣據點惠州地方之荒鷲鈴木部隊

右 爆炸僞政府首都重慶之轟炸機隊





巴黎陷落之前後

造成歐戰新階段而宣告巴黎之陷落確給予世人以絕好之新認識，而巴黎陷落之前後，亦足可視爲歷史上之新頁，故其陷落前後情形之刊出當亦爲讀者所樂聞也。

上　被德義空軍所爆炸之法戰車

上左　被德軍降服後之法軍俘虜

下　要塞陷落後之慘狀

下左　德機爆炸巴黎郊外之慘狀





東窗晚無熱　北戶涼有風　盡日坐復臥　不離一室中　中心本無繫　亦與出門同

——白香山夏日詩　李大成繪——



國外

德法義法停戰協定公布

德軍於西線大捷之日更僅以義大利之精銳，陸，海，空軍之參戰，可謂錦上添花勝而又勝，同時殘敗不堪之英法聯軍遇此兩個勁敵，不啻遇到摧命之符籙，魂銷魄散，以斯德軍所向無阻，巴黎失守(十四日)。凡爾塞宮佔領。德軍絕叫：「前往巴黎，前往巴黎」之聲音未息之際，而全法軍隊喪失戰意，竟至亞爾薩斯洛林地區法軍一次有五十萬之衆降德，(二十二日)。同時．義軍之勝利，與德國並駕齊驅，由斯德義兩國之軍力，壓倒法國，則法國於戰敗中，則法前政府．逃亡英國倫敦．法國內地，勢不得不易組和議政府，向德國求和。英國之軍隊由法國撤退逃回本國，並自謂：「支持法國到底，承認倫敦之法政府，而不承認法國國內之和議政府」但事實的所迫，逃亡之政府，僅爲虛僞宣傳，法國國內之人民，親受其苦，勢不得不與德國實行停戰，亦與義大利提出議和，以保全法國爲軍事蹂躪，因於廿五日發表德法與義法停戰協定，正式發表矣，則西線戰爭暫告一段落，此後戰爭移於德攻英國本土．義攻地中海上之英海軍根據地，又展開了更大的戰場，茲悉蘇聯趁機進入巴爾幹，已與羅馬尼亞發生摩擦，並集結大軍於羅境，要求退還比薩拉比亞，並傳對芬蘭亦提出最後通牒，蘇聯乘火打劫，使歐局糾紛益大，德法與義法停戰協定簽字，僅係解決歐戰之一角落上之紛爭，其他之角落，風雲正起，變幻無定，拭目以觀其後。

倫敦空氣緊張

自德軍攻入巴黎後，英國軍隊大部撤回英國，專爲强化國內戰線並有大事準備防禦本土之狀態，自十五日起全國教堂之鐘，亦一齊沈默，今後將僅能作爲預報德降落傘部隊，或飛行部隊．來襲時之警鐘而鳴之，公園及其他廣場，到處築有小土崗以爲防禦事項之設備，其外自衛軍，防空壕，到處皆有，防空避難所滿街，設有人問彼等謂：「德軍若攻入時將如之何」，則十有九人答稱：「能有此種事實乎」？，英國當局咸謂：「彼等在作戰最初一年中，勢必敗北，必須經過一年之覺悟，方可轉勝，但一般人則以爲英人此種覺悟，在今日爲時已晚，故最後之結果，非視今後之動態如何，不能決定，英人之驕慢，即英人致敗之總因也，今後視德義之軍，對英下總攻擊時，則英國之潰崩一蹶不振，爲不可免之事實。

印度陷于混亂

由於義大利參戰，戰火向近來擴大之危險，與英法軍之敗勢，印度反英獨立運動，乃益形積極，據(十六日)當地情報稱，印度混亂之狀態如左：

聯合軍之敗勢使印度對英國從來關係與任額發生深刻之搖動，全土不安空氣濃化，縱印度政廳嚴行取締，而各種流言如故，民衆之提取存款購藏金銀拒收紙幣，請求兌換紙幣事業，已普遍都市與鄉間，自變亂勃發以來，檢舉國民會議派，前衛派，共產黨與勞動組合幹事部，爲數已達幾千名，又取締第五步隊之活躍一事亦成爲重大之問題，如此則印度獨立運動，趁機或可有得到結果之希望，但印度民族之結合不堅，英人之離間尤甚，印人非痛下決心，澈底覺悟與英決一殊死戰恐難達到印民之希望者也，印人勉之！

蘇聯軍集結於羅境

據十七日羅馬電稱蘇聯政府已要求羅馬尼亞政府派遣代表至莫斯科．藉以討論比薩拉比亞退還問題，因蘇聯之進駐立陶宛，致波羅的海沿岸方面之動向，已俄然引起注目惟蘇聯自前者即窺伺呑併波羅的海三國之機，現已在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三國之機械化部隊兵力，總數已達五十萬，一方並向羅馬尼亞國境比薩拉比亞地方集結大軍中，羅馬尼亞有人謂：蘇聯侵入比薩拉比亞後，必以席捲波羅的海三國之餘威，對芬蘭亦提出前後通牒．就德蘇關係而言，事前有否諒解不得而知，然據一般觀測，關於蘇聯乘現在德國無暇東顧之時，對波羅的海三國與芬蘭及羅馬尼亞之要求比薩拉比亞歸還開始行動一事，德國對之，結果惟有承認，因此德蘇關係當不致急激惡化云，蘇聯乘火打劫，專尋便宜，將來對德義之利益衝突時，必演變極大之糾紛，蘇與德義或將不免於一戰，陰謀政治家史太林，今日正大行其道，爲達其共產主義，染變全世界之公團而後已，國際間之正義國家，於此宜十分注意及之

英國抗戰到底

法軍之全面降服後，英國之單獨撐持抗戰局面，是否發生變化，極爲國際間所重視，邱爾吉首相，十七日由無線電表明決心云：「自法國傳來消息，對我等大爲不利，但抗戰念頭與目的永不變更我等目下已成爲世界自由奮鬪之唯一戰士，我等爲爭取此等最高榮譽，將盡最善，堅持

到底，我等防衛英本土與英帝國，將繼續勇敢奮鬪，必至世人對希特勒總統之詛咒不聞而後已，結果萬事將順利進展，此余所深信而無疑者也。英國抗戰之能力，當在海軍戰一端，而後始可斷定英國之勝負，蓋義大利之等待於地中海上，英義之決戰後，始可瞻英國之抗戰能力之厚薄也。

▲日本重視安南

日本政府對於法屬安南極度重視，關於應付對策，進行愼重協議結果，決定第一步講求外交的措置，十八日有田外相對來栖駐德，天羽駐義兩大使發出訓令，使向德義兩政，轉達帝國政府關於法印之見解，其趣旨如下：

（一）關於法印，帝國由安定東亞之立場，對之具有重大關心。（二）帝國政府與德義兩國，同一的立於世界之理想下，以此爲前提之條件，且關於法印問題，特要請德義兩政府諒解日本之立場，出以有效的措置，故對德義兩國之回答極堪注目，緣德義兩國曾與帝國政府間，以防共協定結成强力樞軸，對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以十分理解者之關係，對此次帝國之要望，德義兩國所與之回答，且以帝國政府之期待應爲十分滿足者，然一般觀測，日德義三國間，設以外交交涉，成立關於法印問題之諒解時，則帝國政府必請求關於剷除法印之援蔣行爲的有效適切之措置。

國內

▲解決津租界問題

天津英法租界，自去年六月十四日午前六時，斷行隔絕以來，已集中全世界之興奮，迄今已達三百七十三日，極玩迷之英法，亦終爲日軍之威武所屈服，二十日午後六時爲期，歷史的「隔絕」已告解除，是日午後五時半，天津防衞司令軍廣田隔絕部隊長以次各幕僚，參拜天津神社，對租界之隔絕解除奉告於神前。由期英法租界之繁榮當必如從前之象冶

▲冀省劃分八道

中國地大物博，對於中央與地方間之隔閡甚多，即如省區而論，每省地土遼闊，對省長的管轄上又多不便，此外各縣直接省長，爲兩級制。則省長每日所收到的公文案件必多，以致案牘壘不易清理，對於行政效率上，更屬遲緩，在黨府時鑒於兩級制之不便，曾設行政專員公署，在省縣二者之間，書如道制無二，玆新政權又恢復道制，既得其名實，又爲政治上之最關重要者，冀百餘縣分爲八道區，則每道區，尙管轄十餘縣之多，前已開會決定，各道尹人選亦得其人，不久之將來各道署必相繼而成立，實爲有利於民之善政也。

▲日軍開入宜昌

宜昌爲四川之咽喉，自日軍拔得湖北後，即擬西攻巴蜀，肅淸蔣共，乃以後方善後工作急待整理，故未能急遽的前進，現在西湖漸漸安靜，蔣共西退，遁入腹地，故日軍以陸空兩軍總攻四川，欲攻四川，則宜昌爲必攻之地，故於月十五日，舉行拔得宜昌典禮，由田中部隊長帶領幕僚由市之東部經二馬路濱江路，檢閱沿途整列之部下兵將，受市民歡迎。此宜昌拔得之確切，足使四川蔣共，不能一步出川之門戶，今後將展開攻川大戰不言可知也。

▲中日國交開始交涉

關於調整中日國交基本條件，十二日經興亞院會議正式決定後，日本一切國內手續業經完畢，阿部大使遵照此項訓令，擬於本月下旬與國民政府方面開始訂定基本條約交涉，現地興亞院因定於十八日在南京舉行現地聯絡會議，鈴木興亞院長，定於十七日自東京由空路抵南京出席，說明基本條件案文內容，以期日本方面措置無所遺漏云。如此則中日多年不能解決之一切懸案皆得由斯而解決，中日親善之旨，並放光明，此開中日國交之新紀元也。

社會

▲舉行衞生運動

京市衞生局，對於夏季衞生運動經衞生局籌備多日定於月之廿日舉行，內容事項以努力滅蠅，特印製彩色標語圖畫，張貼各重要街區地點。以廣宣傳。並每日派員赴中央電台廣播講演，共計三日，又關於防疫施行全市市民霍亂注射關於清潔方面舉行全市清潔大掃除。如此則京市的衞生又見進步。京市爲全國首善之區，對於衞生宜爲全國模範，故街上的清潔，以及衞生必要的建築如厠所，地下暗溝等等，在所必需的衞生行政，尤宜急速，籌劃進行建設，如此則晴天賽香爐，雨天賽墨盒的笑柄，可以免除矣，是有賴於當局進十二分的努力云。

經濟

▲租界開放後的物資

歷一年餘的天津英法租界之隔絕解除後，則華北物資及金融動向就一般觀測如下：

現租界內所存法幣，現實發揮機能之主要部面（一）外國銀行之幣定市外國匯兌市場。（二）銀號法幣及聯銀券之買賣。（三）銀號之向上海匯兌。（四）外國銀行之向上海匯款。（五）中國交通兩銀行之向上海匯款。其中最可注目者爲外國銀行之法幣定市。外國匯兌市場，與銀行向上海之匯款，兩者均係利用聯銀匯兌集中制之間隙而行之跋行業務，就去年度華北六港第三國之貿易均衡觀之，總額約二億二千萬之一半，何藉上述法幣匯兌以實行，聯銀之外幣代替性，居於現在狀況，雖租界解除封鎖後，此種法幣匯兌，依然殘存。故須及早以謀對策，根除租界內的法幣流通，及第三國之操縱。其他關於物品之自租界內溢出，爲必然之事實。故自解除封鎖後，華北物資價格已見低落之景象云。

法終懾服於德義

法國終於降服矣！法國終於單獨講和，此世紀之新聞，一瞬間即驚倒全世界！那其斯終於得勝矣！此電擊之新聞，使全人類沸騰，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歐洲而且世界完全變色，德謨克拉西文化被棄，全體主義文化蓁進，歐洲新秩序亦如東亞之新秩序由破壞階段而飛躍於建設之階段，回顧十八世紀法國燦然誕生，對於最後之一人亦予以權利與自由，負人類解放偉大使命之德謨克拉西，變其貌為金權主義利己主義經兩世紀而毀滅法國本身，德國之全體主義蓋亦如法蘭西革命之德謨克拉西將列國革命化有如火之燎原而擴張，因巴黎陷落而被打倒之法軍，其將為祖國之光榮而寧為玉碎乎，全世界咸握兩手汗撒氣而凝視於沉悶之緊張中，以佩丹將軍為班首之軍政內閣結成，舉行反擊乎降服乎決定法國命運之重大閣議，終於十六日深夜決定降服，及十七日世界之新聞遍傳於地球上，失去法國後之英國，已不得再謂係戰略的，是外廓被奪取而已化為孤壘，若是乎，則十四日巴黎之陷落，有如心臟之停止。

魏剛將軍之沒落

自上月底至本月初之法蘭德斯殲滅戰，英國誠然是命本國命令而逃歸英本土，愛安晒特將軍任防衛司令官汲汲於本土防衛策，法軍本隊亦知法蘭德斯友軍援助是不可能，而置重點於巴黎及本土防衛，代葛木蘭將軍為總司令官之魏剛將軍趕速塞當接速於索姆河口線築防禦陣地，及所謂之葛木蘭線是，希特勒大總統本願與法國單獨講和，奈法國反是希望如前次大戰而來奇蹟的最後勝利，於是希特勒決心打倒法國，採用一如從前之戰績而一國一國滅亡之戰法，操有必勝之券之德軍百數十萬，以戰車三四千輛為先鋒，與空中千餘空軍相呼應，依修里芬作戰之先例，進擊西部之英法海峽方面，一方面更向全線打診，發現弱點則命機械化部隊猛然突入，表示如錐之戰術，法軍百萬由魏剛將軍統率，並構築得意而深奧之數層陣地並揚言即使德軍戰車突破第一線而入亦可集於一處而擊潰之。

希特勒總統於此歷史之大決戰曾親臨戰線而叱咤三軍，擔負何日反攻德軍防衛祖國重貫而起之魏剛老將軍之胸中其將如何，此短身股柔之將軍生於一八六七年，今年七十三歲，與五十歲之希特勒總統，其年齡有似父子，老將軍生於比利時之首都不魯捨爾，彼兩親如何，幼年時代又如何，則皆莫由得悉，以養育於無子女之舍羅特女王之私有地內，故又有為女王夫君馬基米利安王之私生子的傳說，彼自幼即好為大軍人，一八八六年入學杉西爾陸軍士官學校，其數學有如拿破侖之優良。於一八八八年以優等成績而卒業，為善卑里第四龍騎兵聯隊附之士官候補生，因彼生於比利時據法國之服務規定，僅能昇至大尉，故至少尉時即歸化於法國，自此彼更努力，注意於同僚及長官之感情勤務時熱心事務學習軍略軍政，暇時學習劍術及騎馬，後更入蘇苗爾騎兵學校昇進大尉，從此一帆風順，累昇騎兵學校教官、校長、前次世界大戰，以中佐任難西聯隊長而出征，飛霞將軍任第九軍司令官，彼為之任參謀長，二人聯名在各地樹立戰功，一九一八年三月英法聯合司令部成立，飛霞元帥任聯合軍司令官，轉戰各地，彼則於彼時默默工作，克列曼索大總統曾以「魏剛是幹將，彼胸懷經緯，精神萬事，深思遠慮，果斷敢行。」之詞讚美之，一九一八年聯合軍大勝利，將軍之功甚多，一九二〇年為波蘭軍之作戰顧問，戰蘇之赤軍而擊破之，一九二三年任敍利亞高等弁務官兼法近東軍司令官，布善政，敍利亞人亦信服其人格，一九三〇年為法參謀長，翌年為法軍參議會副議長一九三五年由現役退出，今次戰爭再赴敍利亞為近東司令官，與英近東軍司令官維稚爾將軍協力，使該地得脫德、蘇、義之攻擊，其後以挪威作戰至荷蘭，比利時作戰節節敗北，葛木蘭元帥辭總司令官地位，彼以素負衆望而襲其後。

由以上之經歷觀之，魏剛將軍是傳統的陸軍國的法國之傑出將軍，希特勒總統不足為其對手，然而法蘭德斯敗戰後，法軍氣餒，英軍之大部將武器彈藥為德軍所鹵獲破壞，而逃歸本國，無論在數方面在裝備方面皆低

劣的魏剛將軍麾下之法軍步步受壓逼，西部英法海峽方面亦與上次大戰相反而成回轉之勢，德軍向南部攻來，九日即有德軍進入塞納河法軍陣地後方之警報，十日砲聲如遠雷達於巴黎而使市民心驚，法軍敗色漸爲濃化，法政府仍發表「全戰線有猛烈戰鬥」而不知德軍到處蜂擁而來，可怖之砲聲對市民開始作死之暗示，是敗戰之兆，市民亦知瀕於危機，而陸續向南方避難。

義國參戰之影響

此係重苦之日，法西斯黨在羅馬維尼炸宮前廣場召開大會，當此大會莫索里尼首相召集黨員，市民，並以無線電對全國民作重要演說前，消息已遍傳全世界，然而所謂世界事情通及外交專門家等，咸以爲「參戰是不可能」而輕視之。

「義大利參戰」迄今已屢言及，每一言及咸以爲出手預想，英法方面之宣傳亦認爲義可爲助，蓋因地中海被英法海空軍所嚴重監視，義大利之何處亦可從海岸受攻擊，而且義大利如起，則在巴爾幹方面予蘇聯以口實而破壞德國穀物，原料之倉庫的巴爾幹，其愚無異於搜蜂窩，然而從突然走向突破的戰國時代之現在，此種公式的見解是完全差誤，當日法西斯黨員，羅馬市民在維尼炸宮前廣場無慮十萬，大書「收恢突尼西，哥西加」「義大利碾脫鐵鎖」等旗幟高樹，軍樂隊所奏之國歌，法西斯黨歌更激昇民衆之熱狂「義大利萬歲」，「莫索里尼萬歲」之歡呼，如怒濤之澎湃於羅馬午後六時莫索里尼首相於歡呼聲中出現於陽台，而宣言「義大利參戰」。

此義大利之蹶起，使盟邦德意志歡呼，外務省李賓特洛夫外相對外國記者團發表義大利參戰消息，義大利大使館前有柏林市民歡喜遊行隊，阿爾夫愛利義大利大使與李賓特洛夫外相由大使館之陽台而出現笑容，群衆之歡聲突起，此友軍起之聲浪立即傳遍德軍前線，士氣更爲高振，另一方面之法國，則有前門有虎後門來狼之感十一日法國政府正式發表移轉玆爾，巴黎市民續行避難，鐵道公路避難民衆摩肩擦背，或用汽車或用推車載運財物，成長蛇之縱列，從荷蘭，比利時，北法逃來之民衆，又與巴黎市民共同再逃，歡樂之都演如何之悲劇，以自由主義及利己主義而壟斷世界財富之國民，受公平之神的鞭打，而逐出樂園，一方面德軍如洪水怒濤而追擊法軍，十二日德軍以三十英里之半徑而包圍巴黎，此較一九一四年八月底至九月初之德軍最大進攻時尙爲迅速，巴黎附近之地點大略相同，德軍右翼即英法海峽方面，已如入無人之境而進至塞納河以內，而且異於前次大戰者是英軍已因法蘭德斯之戰鬥逃歸本國，法戰線殆已陷於不能僅由法軍之防禦戰以當之命運，英國之增援軍亦殆有一個師團在諾曼的方面被包圍而成俘虜，法軍團長一名，英一名法四名之師團長被俘，塞納河下流之要衝魯安已入德軍之手，巴黎之衛星市薩利陷落，巴黎東北之維列爾，哥特列被占領，東部之要塞都拉晉斯被德軍收入手中，如斯德軍將巴黎完全入於直射距離，巴黎之命運已委於不可知之數，十三日晨巴黎防衛司令官聲明「巴黎是非武裝都市」，此是表示巴黎市於德軍之前無抵抗，於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普魯士軍入巴黎後之七十年，德軍再入誇輝拿破侖偉業之凱旋門，十四日晨德意志部隊與戰車隊由巴黎大道如雪崩之入城，前次大戰雖亦幾度殺到巴黎近郊，以最後之突擊不能接續吞恨而敗的德意志軍之喜爲如何耶：巴黎市民之三分之一仍留市內，住民皆在屋內靜靜的眺望，除德意志軍之輕足音，機械化部隊之勇敢騷音外即是巴黎市內一切皆在沈默中。

武器不足之悲哀

法國太弱之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全體戰之準備不足，對方之德意志那共斯政權確立是在一九三三年，



→ 聽取戰鬥經過之希特勒總統

→ 進擊前線之德機械化部隊

→ 義首相墨索里尼宣佈參戰之宣言

自此以後，財政，政治，軍事以及其他一切，均作戰爭準備。

那其斯主義激勵負此重任之國民組織確固向前邁進，法國則反之，即對抗此法西斯主義之人民戰線抬頭，彼等可稱之爲蘇聯之德羅伊之木馬，徒爲限制勞動時間及增商工資，同盟罷業已如年中應行之事而發生，因此，法國資本家者流一遇機會即逃避資本於國外，漸至財政金融發生危機，如此之經濟惡化不能不常捲起波瀾於政府自一九三七年之布爾姆人民戰線內閣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之德拉待埃內閣，此財政，社會之不安，致內閣數度更迭改組，如斯之內閣如何能作恆久斷念之軍備，一方面德意志軍備逐日充實，戰雲漸行濃化，遲至去年四月財政全權案由德拉待埃內閣通過議會。

一方德意志將那其斯政權成立之三三年與三七年比較，則歲出由九十九億增大至二百五十億其大部化爲武器，彈藥，落下之法國雖眞焦心於國防亦已落後，爲軍之基礎之人口亦是德意志八千萬，法國則有其半數，即四千萬，戰時兵力按常識可以動員其一成，由此觀之，則是八百萬與四百萬之比，在以爲近代戰之決定的勝敗主要原因之飛行機觀之，德意志有二萬二千五百架，法國則僅有其四分之一，即五千四百架，機械化部隊亦同樣之不能相比，現任國防次官德戈爾將軍於一九三三年前後即力說機械化之必要，但不被重視，三六年以來坐國防相重要椅子之德拉待埃氏無先見之明，將德戈爾將軍之進言擢之高閣，當五日雷諾內閣改組，將周章於對德軍作戰之法機械化兵團長德戈爾將軍任命爲國防次官，使輔佐雷諾兼任國防相，然此貧弱之機械化部隊遇敵只得目瞪口呆，法軍一將校談及德意志軍立體猛攻時之情形有云「法軍掘塹壕而潛入之，受德空軍之爆彈如雨，更加機關槍掃射，此時正不敢出頭，忽又有戰車隊之猛射，從此鐵牛背後乘汽車之步兵部隊即突入矣」，

法內閣佩丹將軍

於此數段短語，可視爲夢想前次大戰之塹壕戰，駭然目見近代機械化部隊之現實的法軍漫畫。

巴黎陷落對於法國是致命傷，一國之首都讓渡於敵軍，是敗戰之意味，無論法軍據守何處，巴黎以南至中部法蘭西，是巴黎盆地平野，德意志機械部隊得以加速度之勝利挺身而進，因該方面無防備及要塞，並且比利時、荷蘭、北法，而來之避難民衆有幾百萬人，法軍首腦部對於彼等無辜市民亦如保存巴黎市之意而不得不加保護，敗戰思想之抬頭亦不無理，前次大戰誇耀 難攻不落之 維爾丹要塞，亦於十五日未覺如何之難而陷落十六日更傳全面放棄鷲其諾線，茲爾連受爆炸政府機關逃往波爾多，十五日召開戰和之最要閣議，未得決定，十六日夜雷諾內閣總辭職，後繼班首爲佩丹元帥，魏剛爲國防相，於此布軍政內閣而一新其陣容，法國擬於德軍出力後予以大逆襲，此數日來何以不逆襲，重要要塞豈非不戰而讓渡乎？敗戰主義之彌漫已不可掩飾，求援於美國十五日羅斯福之教書則稱「可爲一切武器之供給而毫無軍事介入之意思，此是由議會所決定」，此是兵力援助殆已絕望之言詞，美國民亦鑑之於前次大戰而成現實主義者，羅斯福大總統能否如威爾遜大總統之煽動國民參戰熱尚屬疑問，英國亦以法國不能再起而不派遣增援隊，法國如實行徹底的焦土抗戰，豈將爲波蘭第二乎，立於此千鈞一擧之關頭十六日深夜乃向德意志申請降服，希特勒總統乃與莫索里尼首相往來飛電以商講和條件，十八日希總統莫首相更會見於慕尼克，協議講和條件，意見一致，廿一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日誇耀勝利之法軍總司令飛霞元帥對德軍使之於屈辱的環境下，提出停戰條件之富有歷史性之地方北法康派紐森林，且在同一可紀念之列車中提出德軍對法停戰條件，義法停戰協定亦於二十四日在羅馬郊外簽字。

英國之醜態畢露

一九一九年以凡爾賽條約而奪取德意志之殖民地，削其領土，解除其武裝之英法立即暴富與金之國的美國共同闊步於國際，於民族自決之美名下大量生產莫明其妙的早生兒之獨立小國，以期德意志之不能再起，但以其識淺，過二十年後之今日英法大勢已去，自然之力偉大，日耳曼民族有如東洋之大和民族漸漸枝張幹伸，實施凡爾賽體制抑制德意志，而且欲抑制日本，義大利，設國際聯盟，並引入諸小國，以屈服新興之三國，但今則已成歷史的事實。

十四日巴黎陷落，二十年前德意志國家的悲劇之簽字之凡爾賽宮殿上於初夏之風而飄飄飛揚那其斯旗，自五月十日希特勒大總統以乾坤一擲之手段而開始侵入荷比以來，甫經一個餘月，而已達八千萬德意志國民之宿願，然而德意志之前尚有英國，法蘭西單獨講和之時，仍豪語繼續抗戰，英國有拿破侖尚越不過之英法海峽，世界唯一之海軍，如欲使彼屈服，德意志不能不有相當之努力，而勝敗之數立即可以決定。

希特勒總統之政策，要在使德意志國民居住之土地作成大同團結，要求能以保証全德意志人生活之殖民地

英法則以維持現狀為主眼，因之，法國恐德國之復仇而聯英，英國則以其維持歐洲大陸之勢力均衡的傳統政策以欲壓服德意志而犧牲法國，今那其斯德意志所合併征服之國家，有奧地利亞，捷克 波蘭、挪威、荷蘭、比利時，是英國之均衡政策已全被犧牲，法國之首腦惟恐德意志之抬頭，彼自前世界大戰講和條約成立之日起，即有不能不建設國防，但終以不能成功不得已而哭援於英國，而與英國同盟終於去年九月受德之銳鋒，地上部隊及空軍皆劣勢於德國之英法，出擊於德意志國內是夢想亦所不能，在馬其諾線自以為不落而出以防禦戰，一方利用優勢之海軍力徹底的封鎖海上，完全封鎖德國之海外貿易，一如前次世界大戰陷食糧，原料於困難，同時引起反對全體主義國家之德謨克拉斯國家之美國同情，或以金力，或以恫嚇，將巴爾幹及其他圍繞德國之諸小國誘致於己方，並試用巧妙之外交欲將蘇聯引入自己陣營，時時是出以與前次大戰大同小異之策略，然此已被慧眼之希特勒總統所看破，義大利恰與前次大戰相反而參加德意志方面。

由比利時戰線拼命逃還之英兵

德軍於五月十日突然侵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國，十四日荷軍降伏同日德軍占領誇耀難攻之塞當要塞，馬其諾線決口，德軍開始如怒濤之沖入北法並突破比利時與法蘭西間之馬其諾線，直驅英法海峽，他方對法蘭德斯，阿爾特萃之英法比軍加以重壓，二十八日比軍大敗，列鄂波爾特三世捨槍劍與其麾下四十萬人同降伏於德軍，此因比王已感破為英法犧牲之愚，並知意軍實力之雄厚，而意外吃驚之英法軍血染戰場， 敗戰之苦將兩軍之士氣完全打消。

（侯可讀譯）

（完）

戰時下之英國

為避空襲 鐳藏地下

歐戰日趨激烈，倫敦毒瘤醫院，日下已將治毒瘤之鐳深藏地下，並停止毒瘤之治療，因恐鐳如不妥為收藏，偶為炸彈直接擊中即行散失，不僅損失寶貴資產，凡有鄰近鐳藏者且有受透穿輻射之危險，該院集藏有十三醫學機關之鐳，價值巨萬，現鑿兩平行之穴，已將鐳藏於相通之穴底，以便遇有空襲時，在三分鐘內可將鐳運至安全地帶云。

計劃建造混凝土船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義大利，法國，丹麥，挪威，瑞典等國家，為補救各該國物資之缺乏，均曾以鋼鐵筋混凝土試製船隻，結果極為成功，最近英國造船師，在新造船部指導之下，亦計劃用鋼鐵筋混凝土代替鋼鐵，大規模的造航洋船隻，足證該國目前物資之恐慌情況矣，開此種建造，可節省大量之鋼鐵，且不需要像造普通船隻之匠巧工事，經試[illegible]之結果，是項船隻僅需一滑道及普通承建者之設備，造成之船，無需塗漆與滌清，混凝土船雖適航海之用，但較同大小鋼製者為笨重且較慢云。

婦女實施偵探訓練

倫敦警察廳，為備那其斯第五部隊之襲擊者，慮種種防止對策，此次特於擔當防止間諜具有重要任務之搜查課，採用「具有特色而神經銳敏」之婦女，此種意旨，已經發表，現在倫敦警察廳管下，已有婦女警官一四三名，然此次搜查課方面採用者，僅不過八名，此可證搜查課之任務，誠非易易，即欲成一搜查員，必須首先修得警官養成學校之長期課程，其次仍須有二年間努力學習一般警察行政之必要，且婦女之資格盤限於二十四歲至三十五歲之未婚婦女，初任薪金每週十一圓二十先令，漸次增至每週二十八圓左右，此種警官對愛爾蘭義勇軍之選捕，並於俱樂部兵士閒談之警戒，已樹有莫大功績。

堪注意之豪華船行動

豪華船馬利女王號及阿奎他尼亞號等，為避免德國海軍攻擊，一時曾避難於紐約港，爾後曾出現於澳洲之悉尼，船體原為純白色，現已改塗黑色，自悉尼不知又馳往何地，及至五月下旬，該船等又忽出現於南非洲之開普敦港，世人皆為之驚異，即是月二十六日，有英國巡洋艦兩隻，守護一大船隊馳入開普敦港，計有馬利女王號，日本皇后號，澳大利亞皇后號不列顛皇后號，阿奎他尼亞號莫列他尼亞號等六巨船及英巡洋艦兩隻，皆二萬噸以上之豪華船也，船中載有澳大利亞及新西蘭兵隊計共二萬六千人此等軍隊將開往何處，兩國密探正以開普敦為中心而盛行暗躍云。（完）

第三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利多威諸夫外相時代——

揭穿赤魔蘇聯

一 本期外交之對內重要性

蘇俄革命以來之外交方針，至去年德蘇同盟二十年間 以七年分爲三期。

初期七年之德羅基外相時代是武力破壞之革命外交，第二，第三期是和平協調爲主之建設外交，雖係同樣之協調主義，而其其也林外相時代，是在五年計劃之研究中，對於協調，極其消極，與諸國間不侵略條約，並在經濟建設上必要之訂約爲主，然而至本期利多威諸夫則捨其消極的態度，積極的想與列國協調，蓋所謂決行五年計劃，愈覺已至建設世界革命主動國之基礎時期。

第三期， 即是建設外交， 以國內之建設爲主，把列國自由推轉之外交，所以外交爲建設之要具，因建設當然是須要破壞，然而對建設上可有多大之貢獻即是說動美國，使極東之情勢，導入有利五年計劃之進行，利用國際聯盟，穩秘五年計劃之進步， 最後達到取閉國主義之極端時期。

一般之評論，本期之外交是失敗，因失敗至極利多威諸夫而隱退，傳說是莫羅德夫首相兼任

新中國今後於中日一體之外交上最應研究之點在此，蘇俄之本期與新中國之現在類同之點確有很多。

蘇俄政權，爲使內外承認其獨立性，更向全世界之革命之目標，欲充實其爲主動國之實力，結局必先有完備武力之必要，欲完備其武力，必先振興其大工業，農業，教育。

然而大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及農業，當如何能幸福社會主義國家，使列國如何可知之問題之解答，就是五年計劃，所以此乃是爲完成五個計劃之利德伯諸夫之外交，因此其外交表面雖係失敗如果五年計劃獲得完成，就算達到目的。

二 對美對極東政策

蘇俄之第一次五計劃着手，驚愕且威脅全世界之列强，有的國家稱其爲魔法，有的國家說其不能實現，以爲自慰，有的國家，說其爲人類之仇敵，有的國家，說其是破壞全世界之大陰謀，加以警備，因此蘇俄爲以實施五年計劃爲主之外交，更加一層之努力，尤其是在極東方面，以日本爲唯一之目標， 爲牽制日本， 想出種種之方策，然其採用爲根本原則者，即是美國對亞細亞政策之原則，即是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列國如以中國爲市場，就是分割中國之資源爲目標，半植民地化爲法則，保全其領土，中日俄三國之均勢抗爭之所有性，根本不過是敵本策，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皆受英美法之援助而施其三國抗爭策，而其中心總在日本，此乃是蘇俄看破美國對東洋政策之本心。

所以蘇俄與美國結合，實行擾亂中國，美蘇共同使中日抗爭決定比任何事件，都有利於五年計劃，此決定案內有如左之兩個具體案。

第一，是銳意援助中國民族解放運動

第二，與美國提携，使美國增大反日之情緒

即依第一案，欲把保羅親時代失敗之極東政策挽回，同時利用英國之資本主義，企圖蔣介石有所轉向，並可由東三省能把日本驅出。

依第二案想由美國獲得實施五年計劃之技術及器械資金等之援助，同時乘美國之反日情緒使其間接的，援助其中日兩國之離間策，且此乃美國所最希望者，復能得援助自國建設之實。

不幸者，完全爲利德伯諸夫所想定的中，雖然因中國共產黨之武力進出， 而引起國共之對立，而此對立，正可能一致於抗日本位之民族開放之時。

雖不能進至英國帝國主義之凋落，然而能充分使英國在中國之努力衰退，乃似其所豫想者。

雖然結果稍有所異，而其經過，殆全如其豫定而進展，從前之日美，因美國實施排日移民法以來國交成爲尖銳化，加之國民黨之北伐成功，張作霖之橫死，國民黨假此時期，對東三省之排日抗日正向極點進展。

第一次五年計劃，獲得莫大之効果，而傳播於世界之時，日本在東三省之權益及僑民之生活幾乎至根本覆滅，即是日本在東三省，由中美蘇三國之外交，思想，經濟民族諸方面同時背負其壓迫，然日本國內之譽論，是對美對蘇對華以理化而强化之政府幾至無處理良策。

正是蘇俄之所最希望者，然而東三省之抗日分子，與日本僑民間之民族的抗爭益烈，國民黨政府，把東三省亦視爲達到統一之實步，然而事態之進展太過度， 不期而有柳條溝兩軍衝突事件，假日本一條血路，產出滿洲國，日本之努力終至不可拔矣。此乃蘇俄未能豫想之大威脅，未

幾西方又有希特拉之抬頭，更受德國極大之威脅。

然而蘇俄對中美兩國之外交上獲得有力之口實，把共產黨總本部置於中國，外相以全力專注於對美外交，兩美國亦因滿洲國之產生，而增大反日之感想，固係當然之事，然當時美國之國內經濟甚爲窘迫，與世界恐慌相同，專待有何等之轉換，即是現大總統羅氏，標語「打倒經濟貴族」而以資本主義國家不相應之名目而登選，是民國二十二年，當即容認蘇俄之要求，此乃美國於新經濟政策上看出生產品之販路爲蘇俄，同時爲牽制在滿洲之日本，可視爲美蘇共同戰線，而蘇俄不但能牽制日本且獲得對五年計劃之技師派遣，物資之援助等莫大之利益，復加美國十五年未能承認之蘇俄政權今已加以承認一節，把蘇俄在國際間之地位，使其急昇得第一流國之程度之信用，此乃利德伯諾夫外相唯一之成功，因此蘇俄獲得其極東政策之基準，同時並對其歐洲政策亦獲得强大之發言權，美國之承認蘇俄雖是因美國之國內財政經濟上，不得已之所致　終算蘇俄外交之勝利，而不能說是美國之勝利，即是欲牽制日本而益使對美之感想硬化，對於進出大陸旣操權之擁護益行積極化，並喚起應爲亞細亞之盟主之全國民之自覺。

三　對中國政策

蔣介石之中共驅逐、張作霖之中共巨頭李大釗之處刑，中東鐵路問題等，在其其也林時代，完全爲中俄外交之糾紛，此乃是招來意外之滿洲事變之結果相接近者，所以蘇俄因初期對華排英民族運動之經驗，國共分裂以後之對華失敗等而變更其民族運動之態度，即其第三期之對華政策民族運動之基礎，而不逍於民族，由錯雜在中國之列國之國際的觀點而考察國民政府，捕捉國民政府之政策中於蘇俄有利，而與列國之政策背馳之點，立脚於本共政策進行線之進展爲原則，即於民國二十一年之兩國國交恢復後，主要是本於列國之抗日，國民黨之抗日線而努力，以使國共合作之實現，此種方策　是利用中國之全努力抗日而使在滿洲之日本勢衰弱，對於歐美民主國國際地位提高，以備於德國之發達是唯一不二之政策，所謂毛澤東之民族戰線即此謂也。

而所謂民族戰線者，在民衆間所得之理論之根據就是由民國二十一年至民國二十六年全土之水災、與傳統的高利借貸及官僚軍閥之搾取和抗日，再就是二十三年秋季，由江西省而北上之具體化共產軍之宣言，戰線之統一，即所稱抗日軍之北上之先發部隊，高呼已與南京政府妥協，同時把學生和民衆集合起來，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統一民族戰線，與宋慶齡一派之統一派合流，獲得大衆的努力，所謂民族戰線者確有抗日戰線之感。

近來國民黨一變其武力討伐共產黨之方針，採用曾國藩之對長髮賊政策，政治七分，軍事三分，由二十二年一月開始第五次之討伐，用德國之佛恩則克將軍爲顧問，終於上之所述，共產軍捨去江西省，而占據陝西之延安，以毛澤東爲中心，所謂開始西北地區之共產區建設而邁進

所謂選定西北地區者，乃是毛澤東基於蘇俄之指令，將共產黨於二十五年六月始完全移動完竣當時國民黨把在西北討伐共產軍之最前線，完全委之於張學良，然而對於學良部下，民族戰線之思想的宣傳，對於張學良毛澤東之抗日主義，再討伐期間，已現有意外之動搖。

所以急驟前往，欲說服張學良之蔣介石，反被學良所監禁，蘇俄之對國民黨政策因此愈行達其新階段

翌年二月之國民黨三中全會，共黨要求「把十年來之舊政策使其終結，並欲轉換，新的民族革命與民主主義革命」國民黨對此案加以否認，然而至今想抑制共產黨之勢力，被民族的動向所牽制，想如何爲之亦屬難事。

此乃是蘇俄最後之目標，以援助國民黨之抗日思想爲中心，而國共合作，事實上兩黨已達到共同戰線的位置，兩黨如斯之對立而行妥協的態度，除再更一步激化抗日而能達其眞正協同合作以外別無方策。

綏遠，察哈爾，山西，河北，所謂之以華北爲中心，尤其是山西省內之共黨，河北省之國軍等之間，宣傳最激烈之抗日民族戰線之思想，如彈盡則徒手而戰，蘇俄足可信賴，蘇俄之一大援助是當然之事，日俄關係之惡化，日美之關係一觸即發等，因此益行興奮之河北軍，終於不覺之中，而成爲盧溝橋事件之罪魁。

四　結論

事變後已將三年，西北地區之共產軍，蘇俄之援蔣，國共之內部糾紛處理，抗日遊擊隊，赤軍之參入共產軍，及直接指揮，美國之援蔣二千萬圓美金問題，及美國不承認新政權之聲明，對日無條約現狀等如一一舉之，在過去七年之間，蘇俄之對極東政策，由自己可以判明，然而最易爲一般不重視之問題，即是關於美蘇接近之可能性。

美國之經濟界，與共政治上之矛盾，同有意外之深刻，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是一張紙之表裏，蘇俄是國家的大資本主義國，美國是國民的大資本主義國，然而蘇俄對於歐洲之動向，不得安心，就是對於極東問題，因美蘇有特殊之密切關係。

（未完）

（註此時期是在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

——田無堂——



蘇聯之北方囚人收容所

V・N・開斯列夫

作者開斯列夫曾充蘇聯北方囚人收容所看守長奉命槍殺一女子，殺後知該女子係其表妹，因之棄職逃往芬蘭，而暴露蘇聯收容所之內情，全文載於一月七日之亞美利加週刊

吾奉命槍殺之少女那得亞他拉蘇維亞，於事後始悉是吾之表妹，然即使吾不知伊係吾之表妹，而對伊之處刑亦終不能忘却。

蘇聯政府之女囚收容所設於索羅維基島，吾於某春日之晨奉命槍殺那得亞．他拉蘇，伊於受刑前曾向天祈禱，吾則於執行任務外別無他法：

某晨，國家政治保安部送來秘密命令，着將此甫由女學校出身女郎之生命處死，屍體投之於海．吾適爲收容該女郎之女囚流罪地看守長，當然須執行此秘密命令。

吾以在蘇聯刑事犯人收容所服務日久，感覺殆已消失，斯以如於那得亞處刑事件之後，再聞可恐之事，則吾當時所受之心傷，或亦可以苦忍。

蘇聯犯人收容所，刑罰對蠻．無慈悲之殺人，其殘酷之程度究如何，外界人難以理解。

吾監督下之收容所，在阿爾張戈爾州之北極圈內，自然環境不良，因之流罪人之苦痛亦更深刻，至其地域在蘇聯內亦最廣大，其一部與鄂尼加接壤，內在白海與北冰洋之沿岸，並有森林、沼澤地、湖沼、荒野等，面積在二千平方哩以上，以索羅維基島之古修道院爲中心之諸島亦屬之．現在女囚收容所即設於修道院。

吾於一九三二年任此收容所看守長時，索羅維基本部共有包含社會各階級之男，女，小孩流罪人六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七名．此處甚似吾人所想像之地獄．餓死傀儡拷問而死之幾骸似之怪奇面目觸目皆是．有生之人類如何亦莫能思及。

看守及政府官吏等呼囚人爲哈伊埃那（動物之一種），亦有相當之理由，對囚人不呼其名，而呼爲哈伊埃那一號，哈伊埃那二號，全部號碼皆係如斯。

囚人死後，其處理之方法與處理死獸毫無差異，天寒地凍不能掘穴，死屍堆積二輪馬車上，運往海岸，如棄塵芥而投海中．土地柔軟時，先於定作墓場之地設宴，酒醉後乘興發掘大穴、不幸之犧牲者即投入於其中。

S，L，O，N，之收容所，迄今已死流罪人蓋已達三百萬人之驚人數目，此等死者皆係投入河、海、湖或共葬於容五十屍乃至一百屍之墓穴，上面掩以粗土及砂石。

當吾任看守長初日晨，遇一橇於赴事務所之途中，形似馬曳之塵埃車，滿載惡氣味之屍體，上面却無任何之覆物，將運往海岸投之於海。

吾向馭者訊之曰：『此將何爲』：馭者所答爲『車上所載係十五人之屍體，予每朝即以此爲工作』，是實日常應有之事務。

吾聞斯語，深覺對此怪橇有竭力調查之必要，遂奮勇前往，於堆積之屍體中，發現有中年豪農，屍體雖已凍毀，但從容貌觀之，可推知咸係知識階級，屍體已凍得青白，且殆僅剩皮與骨，此等可憐人死後屍上，均未穿有片布。

流罪人等之死因，大部分爲在拷問室拷問之結果，拷問室在營房之地下，黑暗而潮溼，泥床無舖墊之物，大概是不聽命令，而被認爲有敵意之嫌疑犯，每日有被牽入此拷問室笞打至死者。

於吾任職五個月間，昆特島之收容所自殺者達一百零九人，或從高峻海岸絕壁躍身投海，或使用柔訓之手段在樹上自縊，此等自殺者大部分係被處流罪之貴族及學者等，彼等自知其必死，故於數月之苦痛中，自擇自絕其生命之手段。

阿額夫歐諾夫亦此等自殺者中之一人，彼係美國新聞社之俄羅斯通信員，原爲熱心之青年共產主義者，故從西加俄來到蘇聯，然經實地見聞蘇聯之恐怖及共產主義政體之殘酷後，彼之見解遂漸改變，並夲然漠視國家所予之宣傳，而以彼自己目見之事實作通信材料。

因之彼突然被宣告爲「敵」處以十年有期徒刑，送至吾任職之流罪地，雖與美大使W、G、普猶利滋特氏聯絡然經數次之努力，其結果終歸失敗。

某晚，彼持書籍一包至吾居所，要求郵寄美國彼妻之所，彼妻對彼現在之居所尚未能悉，至彼之被拘，更所不知。

彼所持之書籍係曾爲加撒林大帝之女官、美國提督約翰波爾約翰斯在俄羅斯時之戀人A，克羅基尼公爵夫人之歷史備忘錄，包上並附有與其妻告別之簡單信。

翌日晨，巡察人曾發見彼已在樹枝上自縊而死。

阿額夫歐諾夫事件後，未幾日吾即往索羅基島視察，得知女囚待遇之如何，前此固曾目擊殘酷，而此次所見者，更受更深之衝動。

吾奉命對那得亞、他拉蘇之處刑，卽在此索羅基島，此島收容所有女犯一千七百名，大部分係處刑之貴族，事務家之妻及其家族，女犯等被收容於羅維基斯基，修道院之古禮拜堂，此教會之建築物係具有不潔臭味之營房所改造，島中之古禮拜堂，亦係由營房所改造，殊與人類之眞正住室不同，女犯等已住滿此等之收容所內，勢必在床上緊擠而寢。

其使吾最驚懼而戰慄者，係看守等對少女之爲所欲爲、看守等彼此間將女犯等分爲已有，女犯等於未得自殺之機會前，一任彼等所蹂躪，女犯中尙多抱有以看守爲父親之小孩，看守等之對少女，卽使用笞毆打，亦惟恐傷及其容貌，故女犯中笞打其面者甚少，雖然卽使生有子女，亦以種種困難，多不能在自己身邊撫育之，因小孩與母親同樣之需用食物，將食物分給小孩，母親卽無以充飢。

初至索羅維基島視察時，偶然間見有行色不同之一行囚人被送來島。

此一行與從前之流罪人等不同，雖着比較好之衣服，但其中亦有被數看守曳之而來者，其中有一少女特別惹起吾之注意，彼女被押入一小屋後，吾卽隨之而入，彼女跪於吾前高伸兩手而呼援曰：

『請救我，此處人如不知予與之同處，誠是大不幸事，予名爲索尼阿波羅天奴』。

吾聞之，立知彼女係有名之歌手，因曾屢次擧行宗教的音樂會，而被宣告爲國家之敵，彼女之伯父係列寧歌路之加撒寺院主教，此後約經兩星期，彼女即自殺。

甫出女學校之那得亞、他拉蘇恰於索尼阿波羅天奴自殺之日來會吾，當時吾對伊之一切全然不知，伊亦當未悉吾爲何許人，當日晨吾由國家政治保部接到命令，吾對之當如何之注意不能接收任何之要求，但終不能不受伊之感動，伊至吾之事務所要求曰：

『我已知我所被處形罰，願於領刑之前祈禱』。

其態度非常冷靜，吾語伊以可以先去稍睡，而吩咐送伊歸宿舍，看守等遂將伊送去，翌晨天尙未明，看守等將伊提來。

殺伊之命令已由國家政治保安部用電報致吾，而且吾奉命在槍殺場會同監査，何以必須如此行事，其理由吾亦未悉。

伊何故被解押此島，據那得亞在事務室語吾之言如次：

與其同學會結成恐怖團體，女學生等誓一一潛入克列姆林宮各自選定以射殺之閣僚，對之任射殺之責，伊等皆將其身份作爲孤兒，然此陰謀竟被發覺，那得亞等六人咸被逮捕，而決定爲流罪，將六人各引解押於不同之收容所，吾所奉之命令係於天明前槍殺而完結伊之一段公案。

彼時是春天，吾對彼晨景色永不能忘懷，松香及花蒂之香充溢於大氣中，星光經掛蕾之樹枝間透過，鮮鮮作靑白色。

吾護送那得亞至常作處刑場之岩上，携槍之三看守見吾之信號取得相當之隔離從後而至，吾等立於臨海崖之邊緣，彈丸射擊伊身體之一瞬間，伊之身體即從此崖而掉落於海中，看守等即來會吾。

吾之心臟受激烈之打擊，彼少女則恰如在無我之境，毫無畏懼之形，顏色雖然蒼白，行動言語則恰似入於催眠狀態。

伊凝視海面頭不回顧低聲自語：

『此處係從今生而赴生之門乎』

誰亦未答言，伊似自語自聽繼續聲稱：

『我早知如此，此乃我之豫期』繼而伊返身向吾乞稍予時間，俾作伊所希望之祈禱，吾亦許可。

伊再度凝視海面，兩手高擧，低聲作嚴肅之祈禱，其言似歌：

『啊，自由與正義之光明，請驅逐壓制之黑暗，請覺悟大衆，請驅逐人心憎惡之禍根，請以兄弟愛之祝福于彼等，請於心給予堅持彼等雄雄理想之偉力，啊，地球呀，繼續的動吧自由之日未至，我已能覺悟，光明將生，黑暗將除。

誰亦未防阻伊之祈禱，吾等咸始終屛息站立以聽此特異之祈禱。

其可驚異者，即無情之看守等在此光景前亦不能不稍呼起潛伏於其心底之良心，彼等愚笨的低頭，不敢正視此英雄少女之姿容。

吾更突罹莫可名狀之病症，咽喉之筋肉痙攣，雖欲發命，言語如何亦不能由口出，兩手恰似癱瘓，吾亦得戰慄而擧腕，看守等見此信號，立發彼等手中描準之槍。

少女故意垂頭向前倒下，看守等爲一査究竟，前往水邊，吾則隨之而行之勇氣亦已毫無。

究竟何以歸到事務所，吾尙未得而知，吾之身心全然疲憊，耳底始終所聞者係悲運少女不可思議之言語。

吾之靈魂既被打碎，終下決心不再爲國家之一員而居留於此，事過後仍作恐懼之夢，吾於是開始準備立即離去，此實非易事，且終不能不巧妙進行，迨進行漸有端倪，將至冒險之前，突接芬蘭之蘇愛拉，他拉索蘇亞婦人一函，此函之發信人蘇愛拉，他拉索蘇亞婦人是那得亞之母親，因聞那得亞被解押吾任職之收容所，故託吾設法助伊女出脫。

夏季某日曙日之晨，吾一切之準備終了換着常服，將蓄得之金錢皆帶身上，竭力裝作平靜走出事務所，內心雖然震動，仍以平靜之聲語看守等告以出去稍作散步即歸，搭材木運搬車赴車站，裝作無心事態度乘火車赴與芬蘭國境最近之加列利亞車站。

越國境時，未遭任何之困難，殊出意料之外，對芬蘭國境守備兵提示證明書，說係去訪妹，未經訊問即蒙許可，來此後已有從地獄移天國之感，吾仍住芬蘭，此處現在是不太平，然彼等之殺人僅爲防衛彼等勇敢之小國

(完)

地方介紹

獲鹿簡寫

獲鹿是個古地方，有許多地方和韓信有着密切的關係，距離石門既近，交通又便利，著名的是「八景」和「三宗寶」，現在在本文中且先介紹一部份，共「八景」和「三宗寶」容待有機會時再向讀者介紹。

牛坡山（昔稱黃牛山）在獲鹿縣城西門外約二里，份屬八景之一，自古就受着保護，當作不尋常的古蹟。山上雖然沒有樹木，但每至夏季的傍晚，則遊人如蟻；蓋山下清流潺潺，風景絕佳，誠一大天然民衆公園也。山曰黃牛，即因山的全身恰好像一個臥牛形，頭西尾東，顯然的嶺與頭尾都可以分辨出來，洵稱奇觀。

山旁有山西會館，因爲東門外也有個山西會館，所以又簡稱爲東會館和西會館；東會館沒有西會館的規模宏大，西會館裏面供奉着關聖帝，牆皮的畫幅最有名，書架上的書和花瓶完全像眞的一樣，在墨水畫中，實爲不可多見的珍品，據說曾有人出過重價要照樣揭一層，該館爲了不失原來絲毫的眞面目，終未允許。會館的建築，古色古香，院中有大樹，且有葡萄架兒，置身其間，彷彿回到北京的某一個角落裏。俗語有一句「熱在獲鹿」的話，因爲四面環山，建築物且多爲石頭。然而西會館的空氣則是舒緩，清涼，夏季中亦不十分苦悶。

上面所說　都是一般人很注意的，我覺得還有 玉皇殿中的 大鐵旗杆一對，高約三百六十餘尺，重約兩萬數千斤，當年科學不發達的時代，怎麼造成，怎樣把它豎起來，頗値玩味。

舍利塔在城內本願寺，相傳爲唐代之建築物，甚爲偉壯。塔內有大石佛，高數丈，係一塊整石刻之而成。有人曾以重價兩萬元商量購買，當地民衆因是古物，故至今仍然存在。

西方距城五里有韓信廟，廟雖不大，却非常有名，蓋昔年韓信設背水陣時留有遺蹟，是以至今人尚念念不忘，撫今追昔，發生無限感想。實則背水陣紀念石碑，微水曾有一座，旅行者至微水，多往憑弔之。獲鹿山中之韓信廟，周圍有許多殘敗碑碣，那些碑碣，神秘非凡，經多少人的試驗也一致認爲數點不清它的數目，甚至有好事的人，用粉筆記上它的號碼，輾轉的結果，依然不能清楚，不是多一個，就是少兩個，反正數的次數愈多，差的數目亦成不相同的正比例。有人計劃，將欲一個人佔據一塊，估完了再數點那些人，不過沒有實行。

過韓信廟再入山約十里，即可看到一處著名的白鹿泉。泉水清如北京玉泉山的水，泉深不及三尺，周圍大如鐵鍋，在天氣大旱時水度不減，在連日暴雨中水亦不多，永遠保持着相當的態度而悠然的長流。

泉名白鹿，其中頗有一段古代的傳說，聽之意味深長，言之者津津有趣。據說在韓信領兵設背水陣作戰的時候，因爲軍中缺水，乃遣人下山求之，歸報無水，韓信恐亂軍心，遂殺之，另派親信人重去尋水，山中本無水去人懼不敢歸，韓信性急，親自下山，行至途中，遇見一隻白鹿，射中後足，踪之，鹿死泉出，全軍大悅。獲鹿之得名，即始於此也。

縣城有縣城同具的風格，獲鹿圈於山中，對山望之，任何一方都看見山在城中傍晚景色尤美。居民多於商店，只有南關外一處繁榮。（王克非）

閒話開封

陳重光



「冰棍！熱水冰棍！」

從冷食小販的吆喝聲裡，我們知道綺麗的「春」已經悄悄逝去，酷熱的炎夏又蹝到了大地。

終日奔波的我，那裏談得到什麼冷熱寒暑，爲了職務，爲了使命，一樣的東走西跑。

就在這炎夏初臨的時季，我由山西繞到河南，鎮日的度着旅行的生活坐在火車裏，吃着鹹鷄子和饝饝，隔着車窗看着碧色如茵的田野，好像一幅天然的畫圖；雖然蟬在叫着惹人煩厭的酷熱的腔調，我却不感覺任何痛苦！

「開封！開封！」車站上的擴音器在喊着，我夾在數百旅客的人群裏蹝出車門。許多位多年不見的朋友，都在站台歡迎。

「冰棍！熱水冰棍！」小販在車站拚命的吆喝着。

「老陳，辛苦了！這樣熱的天氣加着你的身體又這們胖，一定勞苦的不得了。」經朋友這樣一慰問，我纔覺出汗已濕透了衣衫。

「啊！開封的確不錯。」我腦海中得到了這個印象，如同吃下一杯冰激凌，暑熱頓消，心神俱爽。我和本報駐汴記者牛彥洲先生，乘着洋車進了新民門，行經素負盛名繁華的大街——相國寺，更是加倍的熱鬧。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一般燙髮露臂的摩登女士們，和她們的他們，携手攬腕的情語尾尾，熙熙攘攘現出十足的活躍。柏油路兩旁五光十色的百貨商店無綫電放送着悅耳歌聲，這又和北京的前門大街有什麼分別？

開封，不僅是現在有名的大都市也是古代建都的所在地，所以名勝古蹟很多，最著名的有龍亭，鐵塔，繁塔，禹王台，相國寺；這幾處都是古代的建築，含有悠久的歷史性。

龍亭是在開封城內正北，進了新民門，一眼就可望見巍峩黃色的「龍亭」，是宋代的建都處，當年趙匡胤的金鑾寶殿，就是現在的龍亭。那龍亭的台階，有七十餘級，中間一條御路，是石刻的雲龍，龍頭有很顯明的一個馬蹄印，據說是趙匡胤跑馬上金殿時所遺留下的古跡，不過以我所看這話未免有些神乎其奇。

龍亭的兩側，有一片碧波澄清的池塘，名爲潘楊湖，是當年潘楊兩家的府第，潘東楊西兩水有別，一邊澄清，一邊稍混，兩水合在一起，清混化分，這種說法，也是一種神話，不過我這雙肉眼，是看不出髒不透。

居住在開封的人們，都贊美龍亭的風景優佳；所以當局便利用這處勝景，建築了「新民公園」。

當夕陽欲墜的時候，陣陣微風，吹到每個人微笑的臉上，岸旁的楊柳輕輕搖擺，纖細的腰枝，更現得婀娜可愛了。澄清的湖中，蕩漾着幾隻小舟，穿棱於蘆葦之中，平添了不少的詩意。幾對情侶，徘徊在這湖邊柳陰之下，情語纏綿，儷影照在鏡子般的水中，嫣然一笑，比什麼花枝還要美麗啊！湖裏的魚兒，三三兩兩的，遊來遊去，好像與岸上的人兒，爭妍比美。再登龍亭，俯視開封全市風景，不亞如上了北海的小白塔，心廣神怡，樂何如之。無怪開封的人們，都把龍亭當作了消暑勝地。

鐵塔是在城內的東北方，高約十數丈，乃晉朝的建築物，佑國寺的故址。繁塔則在城外東南隅，高約六丈餘，兩塔南北矗立，遙遙相峙，點綴得頗有情趣。

繁塔之東 就是古時的禹王台，今人拿它當作了納涼消夏之地。一片濃綠色的叢密的野草，擁護着許多的樹株，被斜陽射出的濃蔭，籠罩了寬潤的台址，微微拂着輕嫩樹枝的夕風好像造物者 給人們的天然風扇，一般平民階級的人們，得到了這樣的享受，自是欣然樂往，納涼的人們，雖然和潘楊湖畔不相上下，却另有一番風味。

開封市最繁華的地區。要屬遐邇知名的相國寺了，因爲相國寺的熱鬧聯帶着附近的幾條大街，像什麼鼓樓街，馬道街，新民街，新興街，都特別的繁華了。

相國寺是唐朝所建的古刹，面積廣有五頃多地，僅存者只有千手千眼佛，其餘佛像均毁於馮玉祥之手，當地人談了起來，對於馮玉祥摧殘古物沒有不恨之入骨的。

相國寺現在是成了「平民」市場就好像是北京的天橋，居家日用的東西，什麼都有賣的，還有些賣藝的唱曲的，一場一場的圍繞得風雨不透，熙熙攘攘的遊人，有如穿梭般的來來往往。裏面還有幾處河南特產的玩藝兒，就是幾個漂亮的姑娘，唱着哼哼腔調的「墜子」，還有幾處「梆戲院」，唱着「拉羅成」「雙魚私訪」等等的河南土戲，鑼鼓喧天的給了不少的點綴。

「冰棍！熱水冰棍！」

一聲吆喝，又呼醒了我的「熱」的感覺；相國寺這個去處，不是暑天的遊玩之地。

（完）



邁上建設大道的張家口

白傑仁

張家口是塞外的重要都市，在蒙疆地帶裏牠是有着相當的重要性，雖然在從前不很被人注意，但現在是已經邁上建設的大道了！

當我們由北京踏上京包線的時候，一個奇異的感觸會使我們爲之驚嘆，那就是當火車到達青龍橋的時候因爲山路崎嶇的關係，車頭必須掉換位置，加强馬力，繞灣而行。

那裏有一個不能泯滅的功蹟，就是八達嶺山洞的修成，長約二三十里須五六分鐘始可完全通過，工程的偉大，震驚全世，這就是我國交通界的寵兒詹天佑君的偉業，在青龍橋車站有着詹君的銅像，巍然矗立，表示着精神的不朽，

張家口，俗名東口，爲察哈爾的省會，在事變後因爲地當邊陲頗有獨立的必要，於是乃改易爲市了。由於京包路的成功，張市也就隨之而一天一天的發達起來，最近由於友邦人口的激增，以及商業的繁盛，張市已形成約有十五萬人的都市了。

地區和街道

張市的地區可分橋東與橋西二區橋西即清河橋以西的地方，有上堡與下堡之分。

自玉帶橋以北大境門以南的地帶統稱之爲上堡，在昔時商業很爲發達，如車業，馬鞍，蘑菇，皮貨，顏料等均以此爲其中心市場，後以經營不能得法，故步自封，已漸被淘汰，政府亦設於此，如察南政府警察局等。

八達嶺山洞之洞口

下堡均爲新興街道，以南北武城街爲最著，棧房櫛比商店林立，如公大紗廠，義昇宏布店，鴻昇德布店，德源茂洋貨店，均其著者，堡內爲住宅區，多爲中上階級者所居住，有銀行街爲銀行薈萃之所，蒙疆銀行，察南實業銀行等均於此設有總行，民德街爲較舊街道，凹凸不平，多舊式之鹽店及運貨棧等，南營房爲平民住宅區，簡陋不堪。

橋東是張市的繁榮區，橋下有南北二市場，遙遙相對，北市場現已冷落，南市場則遊人麕集，內有書販貨攤，遊藝雜耍，劇院影院，茶館書社……凡是一切低級娛樂無不具備，有如北京之天橋，天津之三不管，車站位於橋之東南，新式建築頗爲壯觀、在赴車站之途有大馬路街通盡爲瀝青所築，光滑平潔，爲張市之冠，怡安街爲商店區，洋貨，飯館，鞋店，首飾店，照像館。咸集於此，壽安街現已日趨繁華，多爲日本商店，橋東以人地複雜，良莠不齊，故人多虛僞，復因妓院，劇場以及墮落之所，無不應有盡有，故每當夕陽西下，既可於街頭見搽下流營業之婦女，勾心鬪角，極盡其拉攏之能事，表面上似接近都市文明，但較之橋西的古老誠樸則弗如了！

教育和娛樂

張市的教育不很發達，但在薇塞的蒙疆尙可首屈一指，現有察南師範內有學生百餘人，設備堪稱完善，每年造就師資頗夥，服務社會，成績昭著，市立完全小學，約有十數處，多男女合校，造福於張市市民匪淺。

新聞事業，現已進步多多，有蒙疆新聞社每日發行華文蒙疆新報一張內有群光，新天地，兒童及婦女等副頁，尙稱充實，復發行日文蒙疆新聞二張，銷路不惡。

遊藝場所僅東亞劇場堪稱完善，演評劇舊劇二種，觀客多爲較高階級，票價兩角，以民衆欣賞能力低下，影響收入，最近實行彩票制，計分三十六號，購票者可任選一號，壓中者得三元，以此招徠，上座尙稱平平，現演唱者僅爲楊博生，金玉璽，蔣雪艶，金少保等不値得注意的角色，在事變前富連成社曾往演唱，煊赫一時，後終以票價的過高而不能維持，其次即爲市營的民樂劇院，爲低級娛樂場所，票價一毛，每日由張見所演唱山西梆子，上座尙稱不壞，昔以當地民衆酷嗜斯劇，筱桂桃，丁菓仙，蓋天紅等亦常往演唱，亦曾有其黃金時代，現以種種原因，終致輟演，民樂電影院爲一較完備的影院，所演尙爲有聲，但多爲各處演餘者的國片，破壞不堪，如火燒紅蓮寺，六十年後之上海灘，馬路天使，新人道……等

交通和建設

張市的交通，最近積極興建，業已進步多多，雖然沒有很好的瀝青馬路，但碎石子路却很普遍，市內每日有公共汽車往來，洋車價格很廉，以二三角代價即可行很遠的路，馬車亦爲交通上的利器，只可惜沒有平民化的電車。

京包路無疑的是會成了張市的生命線，由張市東至北京，西至大同包頭，均依此幹線，張市的繁容，得此

路的力量不少。

汽車路較近興建者，主要有張多路，由張家口至多倫，互通有無，與塞北聯絡，便利多多，此外如至懷安，宣化，萬全，涿鹿，均有汽車路相通，朝發夕至。

以上所述，僅限於平原，在峯巒重疊的山路，最主要的交通，仍不得不依靠牛車和駱駝，由張市北行的大道，皮毛與茶葉的交易，爬山越嶺，踏過艱險，還要恃牛車的剛毅和駱駝的堅忍，雖然高唱着交通現代化，但在張市這原始的交通利器仍有其存在的價值，在任何的角落時時的都可以看到五六百、和四五十一群的駱駝隊，有紀律的搬動着，在行動上俟嫌過於緩慢，但裨益運輸，實非淺鮮。

特產和古蹟

張市的特產，由民謠上可以證實「張家口的三宗寶，筱麵，山藥大皮襖」，筱麵是由筱麥而來，筱麥是寒帶的產物，將麵用水活好，或搓或軋，而後蒸熟，佐以食料，味甚甘美，無論下中上階級均以此爲食品，山藥即俗稱之土豆子以培養得法，顆粒甚大，頗富滋養性，大皮襖在寒冷的塞外，不用說自能有其絕對的價值了。

除此之外，蘑菇，牲畜亦爲其主要特產。

萬里長城之雄姿與稱爲運輸利器之駱駝

張市的古蹟，名勝風景很多，最險要的當推大境門，扼二山之咽喉，爲赴塞北之關鍵，建築雄偉，只有蒙疆都統高維嶽所書之「大好河山」四字，更形壯觀，出大境門即爲富有歷史性的萬里長城，形勢險峻，爲天然之屏障，惜現多已塌燬，登山遠望，矚目四顧，泰半凄涼不堪，爲牛羊牲畜，匯聚之所，回憶當年，跋涉風塵揮毫巨資，而今陳腐不堪，只供後人憑悼，感慨係之矣！

賜兒山爲張市之精華，上有龍泉寺，規模宏大，內有冰洞水洞，傳爲奇觀，寺內有眞武廟，奶奶廟、皇帝軒轅廟，三皇廟，藥王廟……等，順階而上，藥王廟在山之頂端，上有平台登臨其上，俯瞰張市，涼風徐來，心曠神怡，誠一勝地也，四月初八日，爲廟會，攤販櫛比，善男信女，多求神拜佛香火，極盛，山南有萬松山，爲新式建築，設備週到，房屋寬敞，奇花異草綠蔭濃濃，誠一良好之避暑，勝地，現爲點綴風景、沿路修有亭房，愈增生趣，汽車現可開至龍泉寺下。

「銅橋、鐵墻，銀城子」、爲一荒誕無稽之傳說，據云張市曾有一灣曲之稱、爲張市之風水所係，後因大水冲燬，已改建鐵橋，即今之清河橋，張市之命運即行多乖，此等傳說毫無子實之根據，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

公園在上堡有遠來莊地基，不甚廣大，但內部清幽，專爲日本人士遊玩之所於東馬路有太平公園，爲一平民消夏良所，不收票價，任人遊覽迴廊縈繞，亭樓殿閣無不具備，閣之東部爲大清河，愈增生趣，每當夏日流聲淙淙，鳥語嚶嚶，遊人麕集。

下堡之堡，北門甚小，人行必須彎腰，據諳於張市之歷史者謂張家口之名稱即由此小門而來，門內有玉皇閣，繞牆而行，約七八十階，上供玉皇大帝，每年正月初八日，多焚香祈禱於東門洞上有新建之樓閣五層，上有「高瞻遠矚」四字，登臨其上，俯瞰各地，沁人心脾，與玉皇閣相對有鼓樓，位於堡之中央，俗名四門閣，有四門洞，洞爲圓形，建築奇巧，上有關帝廟，建築年代頗久

石佛寺位賜兒山西數里，有石殿石坊，石鐘石門，石佛，富麗堂皇，水母宮在永豐堡，爲一小山，石內盡爲水源，稍觸即可見水流出，供給全村飲水，一切皮毛洗刷，亦均仰給於此，亦一奇觀也。（完）

北京拾遺

北京的騙術

王洪濤

賣當票售僞藥假戲眞做若有其事
丟包裹賭紅黑鬼域技倆令人莫測
◆◆鄉下人進城可不愼哉◆◆

「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這是給帶着一身黃土泥出門的「鄉老斗」一個唯一的警告，在家自耕自食，雖不呼奴喚婢，却也足吃足用，說三道四的人物，但是一出門可就難了，尤其是到城裡來，更是手足無措，常受人騙了。

北京的騙子也與其他大都市一樣，是非常之多的，雖然官方嚴拿，但是他們的狡猾伎倆，眞是有神出鬼沒之概。玆將吾人常見之京中騙術略述於下，以作留神社會事業者的參考與不常外出者的警戒。

▲賣當票▼

這種騙術可分兩種。一種是製造假當票，仿造各當舖字號，揑造當品，以造合時季之衣被爲原則，也有僞書鐘錶古玩者，以投買主之所愛。一種是塗改當票。前者是純假，後者是以少額當本之當票，塗改爲大額，即以票面數角之票，塗改爲數元。行騙之方式，係以四五人合夥而作，有僞裝爲打鼓小販的，有出賣當票的，有酾邊的，地點多在鄉人常經過之處，如城門臉，天橋等處。見有可騙人過來，由一人拿着一件鄉人識價的物件向打鼓人兜售，索價極廉，並極力表示其係被困於異鄉之狀。至此酾邊者亦來，極稱此物之廉，與無錢購買之可惜，此時常與打鼓衝突，以表其眞。並問賣物人，爲什麼窮困到這樣，及再有否其他的東西出賣，出賣人一面敘說着被困的原因，一面把帶在身上的當票拿出來，酾邊的接過當票來念出票上所寫的物品，反正鄉下人也不認字不來，就是認字，也不認得當票上寫的那種特意留給匪人騙人的字跡。鄉人一聽正是有用的衣服等類，不由的開口問人家要多少錢，此時匪人們偏要裝出願賣給他，或蔑視他買不起的樣兒，鄉人看出這樣便宜的物品，豈有不要之理，就是多化幾元也要買到手中，買妥之後，欣喜若狂的拿着到當舖裡去了，怎麼樣，好則受當舖裡一頓搶白，或賸出一些僅值幾角錢的破衣服。遇着自己倒霉也許被當舖把他送到警察局，告他個僞造當票呢！

▲賣假藥▼

這種騙匪多在下級社會中之廟會裡，或馬路的兩邊，以及清晨的菜市外邊，或是看准你是個壽頭，他能和你且走且談的追着賣給你。他用種種的樹皮草根，作成相仿某類藥品的樣子，兜賣的方式，也是由多人合夥而作的。由其中一個善於詞令的，



沈雲英畫傳

任率英繪

西馬單槍鏖戰奪父屍
含冰茹蘗守貞報母慈

沈雲英生在明末時期，是蕭山沈守備至緒的女兒，在兒時就很敏慧婉順。既明孝道，又好武藝，每於暇時即練習技擊，其父又是個武將，亦將個人所長傳她。並謂人說，我家日後必出一女將軍。

裝着路過的客人，說着南腔北調的話，大都是在某處當兵，因回家路費不足，才把自己在某處得來的貴重藥品出賣，以作回家的路費。或者是假裝着某公館的下人，說是把主人自用的貴重藥品拿出來偸着出賣，甚至直稱爲小道貨，不得不廉價出售。反正是對症下藥，看你吃那一套，以賣給你爲原則。

他若是擺攤出賣時，先由同夥們過來一圍，僞裝講價買藥，再由一個出來說道：「我有什麼病，已經多少年了，你這藥能治不能？若能治好了我就買你的。」他必問他的病源病狀再取出一種藥來說道：「你吃這藥保好，朋友！不向你要錢，請給傳傳名吧！」那一個把藥當場吃下，在沒吃前，再三叮問有效沒有，說也驚人，眞是仙丹一樣，刹那間吃藥人竟稱病已痊癒，這藥眞叫靈，當場試驗，奇效無比，如是，你的女人經血不調，他的老太太腰痛，你買十付我買八付，眼見一大堆藥去了一半。賣藥的又說話了，我是路過的，救人要救個普遍，每人只准買十付，多買不成，賣完算完！」得！這一來買的更凶，甚至有的剛來到，還不知人家是賣的什麼，只看那人要十付，這人要十付，如是自已也要十付。既至回家一試，不但不能治病，甚或與病相反。受其不可思議的害處

▲丟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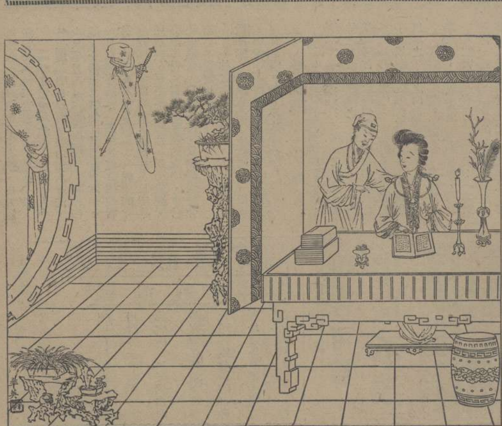
這種匪賊是更罪大惡極。他們的作法，也是由多人組合而成，並且都是年强力壯的青年。上當的也是以上所說的那幾種人居多，見有可騙之對象過來，由其中一個在前面行走於不知不覺中將自拿之包裹失掉於地上。此包或由其同黨拾起，或由受騙人見財起義，認爲有財可得，急遽拾起，但被第二人看見，不得不與人平分，即其同黨人拾起，亦必假裝已被受騙人看見，要求其不要聲張，待至無人處二人平分。此類受騙人多係初出茅蘆，見有財可圖，未有不參加其陣容者，既至僻靜處，未等分贓，則受騙人之錢財，早已不知何時飛走。此時其同夥必蜂擁而來，受害人雖失財物，亦必受匪等之暴打不可，或有稱，乃係此類匪中之規矩，希望檢拾皮包的人，可不小心戒之。

▲紅黑寶▼

此類賭博，簡直是變相的刼搶。亦係多人組織而後，每在交通便利處之小巷內，由一人蹲於地下，用類似樸克牌三張以紅黑黃分之放於地下，由人猜押，其同夥以假鈔猜押，每押必中，且一元可得三元，好便宜者看見了，認爲有利可圖，亦參加猜押，先則亦可押中，終于每押必輸，一擲火就幾十元的輸去。既至明白了這是個騙局，乃向其爭執，則其他匪人則詭稱與之調解，引至避靜處說好說歹退還受騙者假鈔票數元，若自認倒霉，尚不致吃虧，否則必羣毆之，一哄而算，並將身上所帶的一切財物亦行搶去，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了，好便宜者可不愼之呢！

其餘如：花天地，撮大堆等騙術不一而足。受騙的時有所聞，北京眞是五華雜地，無奇不有，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今日，一般不常出門的人們，可不先有所戒嗎？

（完）



同歸於禁

但固詰之，女愀然曰，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託爲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畏疑，即從此辭、公曰我不爲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徽之際・則嗄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矣。



媽媽之意義

小人呼母曰『媽媽』。有釋其字義者，如明侮純『損齋備忘錄』云：『北地馬群，每一牡攜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不入他群。故今稱婦曰媽媽。』若依此解，則『媽媽』者，夫唱婦隨之謂也，又從一而終之謂也。

胭脂花粉

元曲灰闌記 馬員外大渾家 開場詩：

『我這嘴臉實是欠，

『人人讚我能嬌豔，

『只用一盆淨水洗下來，

『倒也開得胭脂花粉店。』

胭脂花粉爲女子修粧助容之品，一日不可須臾離。俗有『南朝金粉，北地胭脂』之語。大低北方婦人喜塗胭脂，南方女子多善搽粉。故北地有『奪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之歌。

鏡花緣中林之洋之纏足

清李汝珍松石撰『鏡花緣』一百回，書中第十二回云：『吳之和道：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爲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爲美觀而設，若不如此，卽不爲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爲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卻又爲美？卽如西子王嬙，皆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況細推其由，與造淫具何異。此聖人之所必誅，賢者之所不取。惟世之君子，盡絕其習，此風自可漸息。』

鏡花緣以第十二回吳之和之語爲楔子，而後於第三十三、三十四兩回中，述男子林之洋在女兒國纏足之經過云：

『有個黑鬚宮人，手拿一匹白綾向床前跪下道：稟娘娘（林之洋）奉命纏足。又上來兩個宮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蓮，把綾襪脫去。那黑鬚宮娥取了一個矮凳，坐在下面，將白綾從中撕開，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已膝蓋上，用些白礬灑在脚縫內，將五個脚指緊緊靠在一處，又將脚面用力曲作灣弓一般，卽用白綾纏裹。纔纏了兩層，就有宮娥拿着針線上來密密縫口，一面狠纏，一面密縫。及至纏完，林之洋只覺脚上如炭火一般，陣陣疼痛。兩足纏過，衆宮娥草草做了一雙軟底大紅鞋替他穿上。』

『林之洋坐在床上，只覺兩足痛不可當，支撐不住，只得倒在床上和衣而臥。到了夜間，林之洋被兩足不時疼醒，每每整夜不能合眼。白天勉強支持，走來走去，眞如拚命一般。』

『林之洋兩隻金蓮，被衆宮人今日也纏，明日也纏，並用藥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將脚面灣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爛，日日鮮血淋漓。一日正在疼痛，那些宮娥又攙他行走，手扶宮人走了幾步，只覺痛的寸步難移。衆宮娥到了纏足時，只圖早見功效，更是不顧死活，用力狠纏，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血肉，多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剩幾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

『林之洋兩隻金蓮，已被纏的骨軟筋酥，毫無氣力，雖覺微長，但纏的彎彎，下面襯了高底，穿着一雙大紅鳳頭鞋，卻也不大不小。』

金瓶梅

花也憐儂撰『海上花列傳例言』有云：『……水滸之强盜，儒林之文士，紅樓之閨娃……』誠如所言，水滸傳爲綠林文字，儒林外史爲書生文字，紅樓夢爲閨閣文字。然則金瓶梅爲何種文字乎？我無以名之，名之曰市井文字。

紅樓夢描寫上流社會，描寫君子的家庭；金瓶梅描寫下流社會，描寫小人的家庭。有評其書者曰：『其文洋洋一百回，而千針萬線，同出一絲，又千曲萬折，不露一綫。前半部祇做金瓶，後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西門慶千方百計弄來，後半自己的梅花，卻輕輕的被人奪去。』又曰：『金瓶梅可爲千古錦繡才子作案頭佳玩，斷不可使村夫俗子

作枕頭物也。』故金瓶梅不可當淫書讀，視作市井文字，則最允當。市井小人，多自作孽，讀罷哀衿其情，而自不覺其淫。此張翱之所以稱『水滸是一部怒書、金瓶梅是一部哀書』也。

金瓶梅中有山東土話，屢見不鮮，且多爲成語，可爲研究方言之一助，姑舉例如次：

兩隻脚還趕不上一張嘴哩。

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

臘鴨子煮在鍋裏，身子爛化了，嘴兒還硬。

燈草拐杖，做不得主。

球子心腸，滾上滾下。

坐家的女兒偷皮匠，縫着的就上。

老兒不發恨，婆兒沒布裙。

提傀儡兒上戲場，還少一口氣兒哩。

老鼠尾巴生瘡兒，有膿也不多。

品花寶鑑

清楊懋建『夢華瑣錄』云：『常州陳少逸撰品花寶鑑，用小說演義體，凡六十回。』又云：『紅樓夢敍述兒女子事，眞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作。陳君乃師其意而變其體，爲諸伶人寫照，如積薪然、然來居上矣。』有某君爲品花寶鑑題句云：『人人爭說紅樓豔，更比紅樓豔十分』其然，豈其然乎？

讀『莪園贅談』云：『京師狎優之風，冠絕天下，朝貴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慣俗。其優伶之善修容飾貌，眉聽目語者，亦非外省所能學步。是故梨園坐滿，客之來者，不僅爲伶音賞拔已也。』又云：『品花寶鑑追紀乾隆全盛之時，描繪京師梨園人物，細膩熨貼，得未曾有，固平話小說之別開生面者。』

品花寶鑑作者陳少逸，名森書，自署石函氏。幻中了幻居士序其書云：『傳聞石函氏本江南名宿，半生潦倒，一第蹉跎，足跡半天下，所歷名山大川，聚爲胸中邱壑，發爲文章，故邪邪正正，悉能如見其人。』陳君之自序亦云：『及秋試下第，境益窮，志益悲，塊然磈礧於胸中，而無以自消，日排遣於歌樓舞榭，三月而忘倦。略識聲容技藝之妙，與夫性情之貞淫，語言之雅俗，情文之眞僞。』積此種種，而後品花寶鑑遂成書問世矣。

何謂相公

清室中葉，四海晏安。歌舞昇平人多縱情聲色。京師於女妓之外，達官貴人，競相狎相公爲樂。今之人已不知『相公』之謂何。試讀西湖安樂山樵所撰『燕蘭小譜』第五卷云：

『金陵富商某者，于癸巳年來京，于戲園中相識二人，俗名拉鑼者，招伶來寓，日引日多。於是富商豪情頓起，酒肴車馬，率以爲常，晝則歌樓酒館，夜則豪飲呼盧，每晚必留一旦在寓同宿。』

燕蘭小譜一名蘭譜，西湖安樂山樵自云：『徵諸伶之佳者，爲燕蘭小譜，始甲午迄今，共得六十四人，計詩百三十六首，又雜詠佚事傳聞共五十首。始於癸夏，成於乙秋』。按甲午係清康熙五十三年，當西元一七一四年、癸夏係雍正元年癸卯之夏，當西元一七二三年，是在十八世紀之初，京師便有所謂『相公』矣。然而中國之有『相公』，亦僅限於京師一隅之地而已，葉德輝重刊燕蘭小譜序，明言『燕蘭小譜一書，紀京師伶人之事』云。

相公時代之妓院

品花寶鑑第十八回：『騁才遠遠望見嗣徽元茂兩人，在前轉灣去了，騁才悄悄跟了來，到一條小胡同。騁才會聽得人說，有個東閣是婊子聚會之處。站住望將進去，見那一家是茅茨土牆，裏頭有兩間草屋。嗣徽元茂就在他前頭站立，望着那兩個婦人，坐在長凳上，約有二十來年紀，腦滿腸肥，油頭粉面，身上倒穿得華麗。只見一個婦人 對着嗣徽道：進來坐坐。嘻嘻的笑。……騁才聽見那一個醜的唱起來，唱道：俊郎君，天天門口眼睜睜，饞得奴動情，盼得你眼昏；等一等，巫山雲雨霎時成，只要京錢二百文。』

詠妓詩

、宋繆鑑有詠妓詩二首。其一云：『花木最無情，春風一番好，人易新態度，一歲一回老。』其二云：『誰去江雲問牧之，玉樓人醉半離披；燭搖窗影三更月，人醉花陰十二時；訪杜秋娘惟我老，夢揚州鶴有誰知：臨風笑却垂楊下，重解連環寄所思』。

明范昌期有詠老妓詩云：

『教坊脂粉洗鉛華，
『一片閒心對落花；
『舊曲聽來猶有恨，
『故國歸去却無家！』

海天閒話

歐西舊使

（續前）叉法國公使施阿蘭狡猾已極，雖恭忠親王亦苦之，文忠與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曰，爾今年若干歲矣，外國人最惡詢問年齡，然懾於文忠之威望，不能不答，文忠撚鬚笑曰，然則是與我第幾孫同歲耳，我昔年路出巴黎時會與爾祖劇談數日。爾知之乎，施使竟踉蹌而去，自是氣燄少煞矣，又時値歲暮俄國公使忽以書來求見，文忠即援筆批牘尾曰，准於明日未刻候晤，時張侍郎蔭桓在座，覩之愕然曰，明日除歲矣，老師那有暇晷會晤外使乎，該使亦無大事，不過擾局耳，不如謝却之文忠慨然曰，君輩眷屬皆在此，兒女姬妾團欒情話，守歲迎新，惟老夫蕭然一身，枯坐無偶，不如招三數洋人與之嬉笑怒罵，此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諸君可無肅來署，老夫一人當之可矣。

考察政治端午橋大臣之抵美也，輪船之傍岸當有美政府及外部派員用汽車迎入三藩息旅館，該旅館乃美洲之著名最大旅館也，其門大都爲旋葉，凡旅客出入侍者必推動旋葉，以隨客之意，端專使降汽車後，該旅館之侍者，亦照例推動旋葉，以待端之入門，端進葉中後，忽見四葉同時推動，目眩頭暈，隨葉環轉二週，依舊旋至門外，端不敢再入，搖手曰，我不圖無錫人之江尖嘴上團團轉，今於外洋身臨之矣，（江尖嘴無錫人南省官僚中最能言者）端後爲兩江總督時有內閣中書某在上海發起拒賭會網羅名人不鮮，其中書嚮往南京痛陳賭害，端制軍太息曰，誠如君言此花骨頭亦唐喪余不少，惟近日麻雀牌盛行，聞士大夫皆嗜之如命，君亦能之乎，答曰中書向於各種賭經，均未入其藩籬，殊爲門外漢也，端曰我猶彷彿憶之，麻雀牌中他牌均四張，惟白板獨五張，某中書急辯曰大帥誤矣，白板亦四張也，端熟視某中書半晌笑曰，噫足下亦箇中人也，能正我之誤，大佳，又週視在座諸僚曰，諸君亦當知白板之數非五也，語畢大笑，端茶送客矣。

民國十七年戊辰夏六月鄙人因公赴寧下榻於梅溪山莊，沈伯壎趙秋坪兩兄邀往第一公園小酌因天氣酷熱於夕陽西下之時，乘車而行該園在通濟門內復成橋之東南也園址廣四十餘畝，余三人先至歷史博物館瀏覽數小時，復至通俗圖書館，適與李筱峯中將遇，同作逍遙游，在假山花木之間散步，筱峯又約到明故宮來遊，該故宮乃明太祖之宮也，定鼎後，填燕雀湖，建築宮殿，相傳太祖建都金陵，命誠意伯劉基相地，築前湖爲正殿，基業已植樁於水中，太祖嫌其逼少徙於後，基見之默然，太祖問之，對曰，如此亦好，但他日不免有遷都之舉，是時金陵城築竣，太祖又命基往視之，太祖笑曰，城高若此，誰能踰之，基曰，除非燕子能飛入耳，其意蓋爲燕王棣也，太祖又問國祚短長，基曰國祚悠久萬子萬孫，其後方知萬歲之子孫天啓崇禎，果符其讖也，成祖還都北京，將金陵宮殿鉅材，盡皆拆移北上，而南京殿宇已不完備，又經洪楊之亂，焚燒殺搶，舊蹟盡成赤土，所幸存者祇有正南之門洞五箇，據云係舊日之午門，其門內偏東有高牆一段，已殘破不堪，傳是昔時之冷宮故址，再午門之外正南有五龍橋，而橋之北爲故宮之遺址也，則宮之北有北安門樓之舊基，宮之前，東有東安門，西有西安門，其西安門之西面，有長方形之臺一座臺下有營門三箇，爲昔之西華門也，門上有樓，樓旁有城牆，俱已圮廢，再明之故宮，俗稱皇城，在城之東南隅，朝陽門之西，洪武門之北，太平門之南也，我等出故宮復入古物保存所，該所在五龍橋北亦爲故宮之舊址也，入門有西式樓二層樓下室宇數楹，陳列磚瓦碑碣井欄及前朝方正學就義濺血所濺之血蹟石，而樓上陳列書畫像及古器歷代古物，分作東西兩部任人參觀，又至明孝陵，該陵爲明太祖之埋骨處也，在鍾山之陽，俗名之獨龍阜，陵前有華表，石獸翁仲文武共八尊，對立陵道左右，陵門紅牆，入門有豐碑三座而並列焉，中爲清康熙時所立，御書治隆唐宋四大字，左右有碑各一座，皆乾隆所書謁陵詩，正門之北面，爲饗殿萬閎壯，中供明太祖神位，後懸太祖遺像，其殿之後有門，正北有高大祭壇一座，壇下有隧道穿隧道可登壇頂，壇高數丈有餘，直聳雲際登眺四望，全城景物盡收眼底，壇上稍北有牆壁周立，向南有門三洞均已坍壞，壇後松柏葱鬱，土石成山，爲太祖之墓，陵之東乃鍾山之南麓，有紫霞洞，其洞之內可容十餘人，其上有泉極清，流出源源不絕，我等遊畢，時已昏黑，遂覓酒肆晚餐伯壎微醉高誦薩天錫念奴嬌云，石頭城上望天低，吳楚眼空無物，指點六朝形勝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連雲檣櫓，白骨紛如雪，大江南北，消磨多少豪傑，寂寞避暑離宮，東風輦路，芳草年年發，落

葉無人松徑冷，鬼火高低明滅，歌舞樽前繁華鏡裏，暗換青青髮，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秋坪云，我宰昭文時，正值光緒二十六年之亂，拳匪無知，不分，何國樑仇視，釀成大禍，以致不可收拾，余云光緒三十年奉派駐法參贊放洋行至地中海午餐後無事與英領副將共坐船而煮茗閒譚以美國林樂知所著中國關係論見示，內有天主教創自摩西耶穌基督始立教名數百年，而阿剌伯回教興，又千餘年，路得演立西教而耶穌教興，希臘爲西洋文字之祖亦緣飾基督之教爲希臘教，其原皆出於摩西，而天主教與西教同祖，耶穌互相爭勝於是羅馬教主闡明天主教之原專以行教爲業，以示廣大，積久而奉耶穌者，亦仿而爲行焉，西洋主教，或居民共守之，或居民異教，各有所宗，不相僭越，獨中國聖人之後，廣大精微不立疆域，是以佛教回教流行中國，禮信奉行，皆所不禁，唐代之初已有景教流行碑所奉襖神僧景淨釋以爲天神，謂其教起於拂箖則正摩西之遺也，碑言縣十字以建極天主教建立十字架其原，如此，明萬歷時利瑪竇東來徐光啓捨家爲天主堂，而其教，徧行於天下焉，秋坪云斌友松星使，雄才大志，破浪乘風，持節九萬餘里，遊歷十有七國，我在滬上，學堂讀書時，曾親其面一次，而丰神言笑，猶能記憶之，喑彈指算來，此事已隔六十餘載矣，所著海國勝遊之詩，讀誦之餘，令人倘增多少知識，其在英國君主請宴舞宮詩云，鐯殿將軍執戟才，繡衣金甲盡兒鑾，森嚴宮闕人難到，羽隊齊排五鳳樓，玉堦仙仗列千官，滿砌名花七寶欄，夜半金鑪添獸炭，瓊樓高處不勝寒，何期身到大羅天，仙樂聲飄下界傳，殿下燭光四照，珠燈萬盞紫霄懸，儲貳英名海國聞（世子年弱冠甚文雅妃同見客）衣冠儒雅亦溫文，殊方解敬中華使，巽語謙恭迴出羣，筵開方丈酒盈尊，卜夜還同卜晝論，百隊仙姬齊侍立，王妃親自問寒暄，長裾窄袖羽衣輕，寶串圍胸照眼明，曲奏霓裳同按拍，霓歌鳳舞到蓬瀛，仙廚珍品綺筵排，佳茗頻斟瑪瑙盃，三百萬箱中土產，嫩芽妙選一旗開，（海關存茶三百萬箱）火棗如瓜千歲桃，玉盤王母賜葡萄，歸來誇向同人語，能到瑤池已足豪，又在英京君主請照像詩云，海隅傳遍使星過，紙繪新聞萬本多，（泰西各國日印新聞紙數十萬張）中夏衣冠先覩快，化身頃刻百東坡，意匠經營爲寫眞，鏡中印出宰官身，書生何幸遭逢好，竟作東來第一人，團扇當年畫放翁，家家爭欲覩儀容，近來海國傳佳話，不惜金錢繪友松，我最其戈登在英京倫敦邀五拉車官舍午宴詩云，不謂天涯客，相逢愜素心，威名華夏震，交誼海雲深，園裏朱櫻摘，樽中綠酒斟，殷殷談往事，不覺動長吟，將軍司武庫，昆季位通侯，（戈之兄司軍器局重職）宴客金樽設，（席設李文忠所贈銀壺）論功繡服酬（戈以賜衣圖易斌君照像用志交好）一簾花雨潤，（是日微雨）四壁陣雲收，（壁懸歷次戰圖）他日旋京國，交情憶此樓，又詠四月三十日夜購者斯爲京北大鎮，登車，次晨即返倫敦計程六百里，詩云購者歇笙歌，（是日約翰大將約觀劇）登車夜已半，形制類敞軒，臥榻環四面，地主送客歸，欲枕我亦倦，御者整器具，膏車然石炭，初聞風鳴聲，俄傾似飛箭，前車如兔脫，後乘亦魚貫，對牀尚高談，不作撫髀嘆，忽聞入山腹，輕車來耳畔，有時過村鎮，燈火似雷電，迨度倫敦關，雞人甫戒旦，瞬息六百程，飛仙應我羨，又有英外部包得繙譯官偕夫人暨戚友婦女在本寓請宴詩云，美酒葡萄玉手傾，彩毬擊罷態輕盈，柔荑新浣薔薇露，自擘瑤箋寫小名，彌思（譯言女兒也）小字是安擎，明慧堪稱解語花，嬝嬝鶯聲誇百囀，方言最愛學中華，絕世佳人塔木森，細腰善舞絲楊險，怪他蝴蝶隨人至，折得花枝代客簪，自言笑靨生春葛得蘭，丰姿綽約玉珊珊，不泥輪迴說，約指金環脫與看（西俗婚期主教者予女金環戒勿脫違則不利云）伯壎云西人迷信最深，對於婚禮之事，亦有種種之忌諱，即如舉行婚禮之前一夜，新娘夢見仙女，則以爲非常之吉兆，新娘因之自喜，如行婚禮之際，新娘衣上忽見蜘蛛以爲終身不能自由之預兆，秋坪大笑云。西洋之迷信未免太可笑矣。

（完）

科◇學◇新◇聞

大豆可製噴漆

紐約科學家試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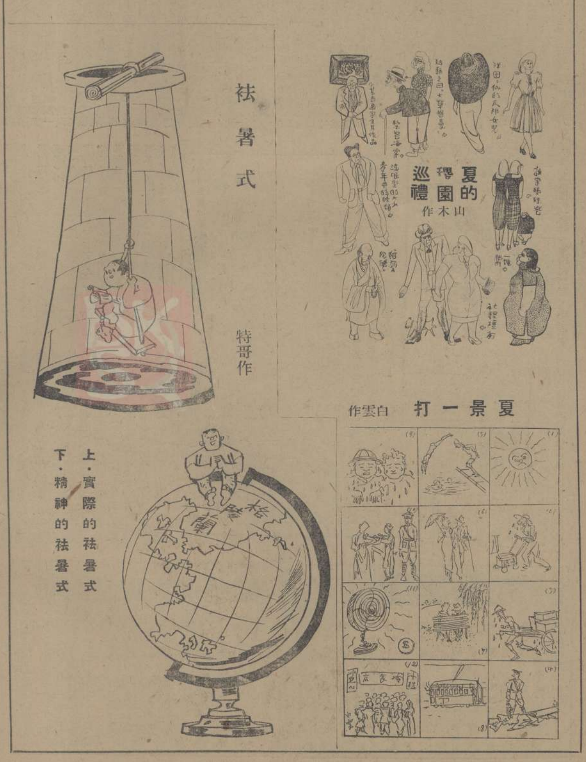
據科學家傳出消息，大豆一物，爲中國之特產，可製豆漿，國外人士對之因有「中國牛奶」之稱。頃經美國紐約科學家之研究結果，證明可以用其爲原素，製造噴漆，頗爲成功，其質地優良，色彩天然，不受日光氧化，用以噴射汽車，祇須按時加以洗刷，即可保持美觀，且極堅固，最新式各種汽車，車身光彩，華麗無比，即係採用豆製噴漆之故，此種新發明推廣後，世界汽車噴漆業，將全部爲之改觀云。

最新烈性地雷

美科學家巴羅新發明

歐戰漸趨向於世界大戰，世界各國積極擴張軍備，並研究種種殺人利器之製造，美國科學家巴羅，近新發明烈性地雷一種，欲於牲畜場中，表演其發明之成績，美國參衆兩院海陸軍兩委員會，最近特舉行聯席會議，討論巴羅氏之發明及接受其請求事宜云。

夏的漫畫專頁



祛暑式

特哥作

夏的櫻園巡禮

山木作

夏景一打

白雲作

上·實際的祛暑式

下·精神的祛暑式

夏的漫畫專頁

子：「媽媽，這麼熱的天氣他們做什麼還摟在一起呢？」

消夏圖

高華作



影星消夏圖

汪子美作



宗由與謝俊



韓蘭根與黎莉莉

夏的漫畫專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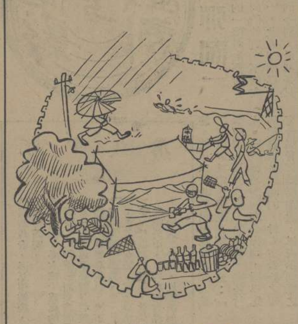


消夏幻想
——讀飲冰室文集——
——井底取涼——
范蔭作

夏日炎々正好眠　女那作

奇遇　高亞光作

夏的漫畫專頁



古城之夏　文君作



物極必反　達文作

—某學者的避暑法—



避虫新法　王仲作



「喝完了這杯請吃根冰棍……」

立達作



漫話「彈詞」

彈詞本是民間的一種野生藝術，彈詞與大鼓實有相同的性質，不過在南方却稱爲「彈詞」，北方却稱爲大鼓，這不過是後來的分別，最初是只有彈詞而沒有大鼓，大鼓的來源是很近的，並不似彈詞那樣古遠，宋陸放翁的詩「斜陽大道趙家莊，負鼓盲翁作道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齊唱蔡中郞。」擊鼓高唱蔡中郞趙五娘的事，也正是彈詞鼓書流行民間的證據，不過也絕不類似現在的彈詞和大鼓在宋以前的唐代，也有彈琵琶箜篌而歌者，謂之搊彈。文献通考云：「唐平人女以姿容選入後宮，教習琵琶五絃箜篌，謂之搊彈家。」降至金時有董解元之西廂搊彈詞，無疑的是將西廂記的故事，用彈詞小曲之調唱出的清人洪昇的長生殿傳奇中，有說到李龜年唱彈詞的一段其中有「沿門鼓板」一句，這足以証明，他是一邊唱明皇玉環之故事，一邊擊鼓打板以應節，這可以使我們相信彈詞實即大鼓之支流。又宋西湖老人繁勝錄云：「唱涯詞，只引子弟，聽淘眞，盡是村人。」我疑心涯詞即是彈詞，因爲它那種藝術是民間的，村人在農餘之暇有會唱者可隨便消遣，以表示同樂之意，這也是農村中常見的，後來盲人始習之走江湖而操此業，在最初只是盲的男人習之，後乃擴充至盲婦，淸錢牧齋有「盲女彈詞話」之詩句，王漁洋亦有歌盲女之詩，淸以前未之見有盲女歌彈詞也。

彈詞因爲是民間的藝術，給一般沒有多大學問的人聽的，所以其詞句便力求通俗，爲的使婦人孺子均能明瞭，所以漸漸彈詞的勢力在民間便根深蒂固了，不僅才子佳人的小說改爲彈詞歌唱，就是有文學意味的西遊記的神怪故事也改爲彈詞，不僅此也，柳敬亭能將論語改爲評書來說，那麼論語便不能改爲彈詞來唱嗎？因此賈鳧西便創造了他的論語彈詞，玆節錄其「子華使齊」的一段，以見一斑：

「子華使於齊，冉子託心擔，爲其母請粟，再三來回纏。夫子與之釜，嫌少還要添，復又與之庾冉子終慊然，自與之五秉，夫子不耐煩。—就說道，你當他是個窮漢麼？你不看他吃的米也該看他的穿他那日奉命遛往臨淄去，到了那鳳凰台上打了個頭尖，他騎的是驃滿肉肥的賽驌馬，穿的是西口滑子銀鼠鑲邊，眞個是裘馬翩翩佳公子，就是他出幾個遠門也賠墊起盤川。自古道雪中送炭眞君子，像你錦上添花豈不枉然。這一席話說的個仗義疎財的人咕突着嘴，又來了精一無二的原窮酸！」

這一段的唱詞是極其可笑的，因爲他力求通俗的緣因，所以不諱得特別的滑稽，以使聽者在感覺興趣，如將「乘肥馬，衣輕裘」譯作「驃滿肉肥的賽驌馬，」和「西口滑子銀鼠鑲邊」，摠有些出乎範圍之外，並如契丹人譯「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爲「月明裏和尚門子打，水底裏樹上老鴉坐」是一樣可笑了！完（麗霜厂）

影中談屑

△爲演員者，必互相婚配，而後得稍安。

△社會上，必有成千成萬的癡男女，因觀影而促成戀愛者。此誠視銀幕爲月老矣。

△戀愛夫婦而非演員，決不容對方去投身銀幕。

△集青年男女於一堂，談情說愛，且復摹演表解，欲使其無動於中，試問談何容易？

△開場前之音樂，最能振興觀者的精神。散場後之音樂，觀者未必聆之而留意。

△映正片前，每冠以新聞片，此無異稍等遲來之客。

△映新片第一日而觀客擁擠，此片未必眞佳，映至末日如購座者仍爭先恐後，則此片必定可貴。

△映國產片而必須女主角登台歌演，此風一開，吾知來者未必盡爲觀影。（馬永霖）

清末的好戲

劉步堂

鄙人向抱好戲即聽之宗旨，故歷來所聽之戲，至爲龐雜，不論生旦武戲均在被聽之列，而又不限角色，玆將清末所聽好戲記之如下：

光緒三十一年夏　慶樂園　寶勝和班

王雨田，朱素雲，郞德山「黃鶴樓」。郭四「牧虎關」。眞嗄叭，王益芳「捉張任」。老五月鮮「西湖陰配」十三紅，崔靈芝，馮黑燈「翠屏山」。郭寶臣，于德芳「火燒連營」

光緒三十二年春　慶樂園

孫怡雲，許蔭堂「牧羊圈」。驢肉紅「老少換」。金秀山，郞德山，朱素雲「穆柯寨」。崔靈芝，「靑雲下書」。郭寶臣，馮黑燈「失街亭」。

光緒卅二年秋　三慶園

馬德成「惡虎村」，劉景然，寶「三鳥路龍院」。貴俊卿「黃金台」俞振亭，李鑫甫「飛叉陣」。

光緒卅二年　同樂園

龔雲甫「行路哭靈」張毓亭「洪洋洞」

光緒卅三年　天樂園　小吉祥

田雨農，張文峯，陶玉政「鐵公鷄」。

光緒卅二年　中和園　同慶班

田桂鳳「賣餑餑」楊小樓「鐵龍山」譚鑫培，王桂官「八大錘」。（完）



秦腔對金瓶

似脫胎於皮黃英杰烈

匡狂人

英杰烈一劇，秦腔皮黃均有之，且路子相同，主角爲陳月英、匡忠、皇甫剛等，爲武旦釵易弁，允文允武之重頭戲，非有眞實本領與蹻上熟練之旦角不敢嘗試焉！惟近年來秦腔演者，多不踩蹻，甚或陳月英一角，鐵弓緣，長亭等折，由旦角飾，投山，戰皇甫剛等場，則易生角扮演，不惟減色，且使一般觀衆撲索迷離，眞如墮入五里霧中，徒具戲之輪廓而已，何能談到藝術！

秦腔對金瓶，似脫胎於皮黃英杰烈。劇情係明朝權臣子趙伯舟，家浙江，欲謀江山，招陀頭僧打擂台，慕集英雄好漢，準備異動。有韓文玉者，固英雄之流，以事遇力劈陀頭，懼罪而逃，伯舟因棄武而獵艷，託地痞孟先生爲之物色。蔡元俊有女名蔡文卿美而艷，孟爲之提親，然女已許韓文瑞爲妻，初拒之，經孟餌以利祿，遂許之。其妻不允，家庭間遂起波瀾矣！先是韓文瑞家鄉遭變亂，偕其嫂趙氏及家人韓福逃難而出，是時至浙江。文瑞欲投岳丈家寄宿，家人韓福以人情冷暖，人心莫測勸阻之，姑假買字畫以觀動靜，蔡見畫大窘，與孟商策，孟授計，乃留畫予銀五兩，翌日請文瑞到府，當場寫畫，當多予金。家人韓福認於禮不情，恐有變，多方勸阻，不聽而往，至則由孟招待，寫畫予金三百，未出府即由皂隸逮捕，誣爲偷盜，百般拷打，誣服入獄，此乃孟之圈套也！韓福得訊，氣忿塡胸，然畏其勢，沒可如何，乃偕其嫂逃，尋文瑞兄文玉爲之雪寃。事爲丫環紅珠偵知。密告小姐蔡文卿，並授計使之逃，尋文玉轉緩，蔡爲謝職官，女亦巾幗英雄，遺書詭謂投井，而實喬裝冒其婿名出逃矣！是時趙催娶急，蔡無奈請紅珠代小姐，紅珠屈於情，乃懷刄往，洞房夕，趙頸血四濺，犧牲於紅珠之手矣！紅珠本欲潛逃，旣念累及其主乃自刎而死。蔡正慌悚無策，而趙父謀逆事已敗露，抄沒其家之使已至，並命蔡元俊到南京任職，蔡乃化險爲夷。朝遣王奎，牛文玉等平匪亂，韓文玉投軍，因犯先行官牛文玉諱，被黜不用，元帥王奎與匪戰不利，將遭擒，幸被韓文玉解圍，得前情乃斬牛文玉。奎等再戰不利，幸蔡文卿助戰，得平匪患，朝封官凱旋，經南京，蔡元俊撒候，見女疑而納悶。是時韓福適逃至南京，乃乘機攔馬告狀，以係文玉事乃授理，因之得慶團圓矣！事奏朝，朝命奎等三人就近審理，乃斬浙江縣令等文瑞與文卿對金瓶後行禮矣。蓋當時議婚時以兩片金瓶爲證焉！

是劇不知何所取材，何所依據，大抵爲虛構之事實，似冶英杰烈與火炎駒於一爐而成者，前半部儼似英杰烈，趙公子似史公子，蔡文卿似陳月英，韓文玉與韓文瑞，又似匡忠與甫剛。後半部悔婚，蔡元俊似黃强，紅珠似火炎駒之丫環，同爲小姐而犧牲者，家人韓福似艾千，不過韓福爲老生，艾千係大黑耳，然捨身救主則一也！

銀幕片片

國產影壇

顧蘭君「西施」即公映……顧蘭君由於數年之努力，從了環角色而至現在的紅角，一方面固然由於姐夫之提攜，而另一方面緣於她的「小姑居處尤無郎」的關係，也給予她不少的佳境。

現在的新片是「西施」也是一部歷史的裝片，其佈景與服裝也相當偉大，據謂可與陳雲裳之「木蘭從軍」相媲矣。此片現已拍攝竣事，不久即可公演云。

胡萍在港大鬧戀愛悲劇……胡萍由劇壇躍登銀幕而成爲國片影壇之牖子其緣由與過程，確是自已的努力所造成的，可是好景不常，胡萍終於受了環境的薰陶，爲了物質的享受，對其私生活就不免放蕩起來，現據消息傳來，她在香港正在鬧着一次很嚴重的戀愛悲劇，而其對方則爲名聞一時之大官僚呢。

好萊塢片

三星合演「俠友」博佳評……數年前曾經鬧過一時之紅星聯合主演之風氣，在近年來又形活躍，如薛愛梨與菊瑱克蘿韻秀合演之「女人」嘉伯爾，梅娜蘿及威廉鮑華之「俠友」等，均由米高梅公司相率問世，現聞此兩片已先後公映，尤其「俠友」一片上月在津放映時，極博觀衆之佳評。

洛麗塔揚有退休訊……洛麗塔揚在好萊塢影壇中也是一個天之驕子，在她的一種含有甜味的風态，華貴的服飾，確是顛倒了不少的影迷。可是現在消息傳來，說洛麗塔揚要暫時休息一下了，這或者因爲她的久沒有新片的關係，而好萊塢本是謠言最高的地方，我們希望這也是謠言之一吧？

滿映方面

「有朋自遠方來」攝竣……繼「情海航程」後的水江龍一氏之新作品，脚本新人張我權君編劇之「有朋自遠方來」由白玫，杜撰，徐聰，陶滋心等主演之下，現已全部拍攝完竣，一俟剪接錄音後，即可公演，此爲滿映出品製作日程最速快之作品，打破空前未有之新記錄。

「愛焰」即將拍攝完竣……「愛焰」爲李明李顯廷兩佔滿映紅星所主演，茲聞該片由於各方面努力之下，已有即將完竣之消息，按女主角李明，不僅對演劇藝術有極豐富之經驗，並且對文學亦有很深之認識，則此「愛焰」之完成，當然有一番之佳果也。

—記者—(完)

圖爲：顧蘭君　胡萍　嘉伯爾　洛麗塔揚　白玫　李明

主治
砂眼　炎眼　白斑　眼花　爛眼　疲倦　脂眼

藥價
二角五分・四角五分
☆各地藥房均有出售☆

癒病強目除塵解疲
最近步的新式眼藥

速邁兒



一隻眼睛，價值萬兩！由此看來，近代的士媛們，應當知道，實在的裝身法了，你想潤美清明的雙目，豈不勝於百般打扮，眞正的艷麗呀？百聞誠不如一見，速試一番！

本品『速邁兒』方可斷言爲最近代的眼科妙藥，常用了能加强眼睛裡又細軟且複雜的粘膜，潤美其組織，殺除一切病菌，和塵土沙屑，因之目力自然而然中，强化爲鮮明，所有眼病，不由暢癒，同時能使疲倦的眼睛，立刻恢復活潑澄明的視力，更因絕無任何樣副作用之發生故毫不麻疼痒刺，又安全且神速的收見驚嘆的偉効。因過視目力而疲倦，因如土砂逕入眼中恐有刺害眼睛粘膜，或因種々目疾漸失視力等々之時，務要使用本品。

總批發處　股份有限公司　玉置商店　東京　大阪

北京：前門大柵欄西口內路南

遠東帽店

電話：南局一七八七號

眞正西洋　巴拿馬草帽　每頂十元起碼

通帽・草帽　樣多價廉

—新添西服部・工精・價廉—

大中銀行

活定兩便特種存款

韓奇逢老牌
黑鷄白鳳丸

用科學新方式製成，丸粒小，服用便，效力大，風行南北，有三十餘年歷史，主治婦女一切經血百病，卵巢疾患，子宮寒冷，內分泌不足，勞傷，氣鬱，帶下，小腹塊病，服之一盒有效，立竿見影。

定價　大瓶五元每打十二盒五十元　小瓶兩元六角每打十二盒廿六元

△外埠函購不加郵費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總發行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五十五號　韓奇逢藥房（電話三〇九九三）

北京西單北背陰胡同二十二號　韓奇逢藥房（電話西局五八三）

先靈診療所

本所專治花柳梅毒淋病治療下疳小便破爛魚口橫痃身發紅點骨節濕酸（一二三期梅毒）耳鳴頭痛喉嚨皮膚刺癢痛疹疥癬瘡節急慢性淋便紅便血腎養腫大多年老淋飲酒過勤則犯其他電療均採用新法醫治手術巧妙保無痛苦欲節儉經濟時間短少者可到本所來診治本所不收門診隨到即診出診隨時門診早八點至九點止

注射六〇六二元起碼　注射淋病針一元起碼

北京前外廊房頭條路南八十五號

電話南局六三四號

鼠瘡瘰癧　負責保好

有患鼠瘡瘰癧總治不好請用（瘰癧大王）治愈之人不計其數專治男女一切鼠瘡瘰癧大症未破立即消化已破爛流黃水或生管子服此葯準保長平收口諸君若有以上各症經過名醫診治服過中西百葯一概無效不論遠年近日鼠瘡瘰癧服此葯準保除根永不再犯白水送下輕者一料保好重者二料除根每料十二瓶十元外埠函購不收郵費批發處天津南市華樓晉太和葯房代售處法界北洋廣告社北京前門外永興長唐山中德葯局

招生　八尋　汽車教習所

歡迎失業青年備有宿舍簡章函索附郵二分即寄

地址：北京鼓樓東前鼓樓苑一號

保好　羊癇瘋

皆由風氣痰驚氣鬱凝滯痰氣上冲痰迷心竅忽然倒地昏迷不省人事口吐涎沫牙關緊閉四肢抽縮醒後狂笑怪聲每月有犯四五次一二次不等諸君注意如有瘋癲狂症或經各醫治過或服多家藥無效來敝堂除根永久不犯輕者一料最重者兩料每料三元

婦女　破血丹

破血化血通經塊痞主治婦女月信不見經閉不通三四月不見月信氣血滯裏血嘔吐惡心飲食無味肚腹脹滿行經腹疼面黃肌瘦精神缺乏室女天癸不至腦癱血滯牽連作疼小腹彭脹形如懷孕積累乾血痨難產隱疾雜症服此丹一付即愈車者三付保好每付一元孕婦忌之認明本號以免悞病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二角

同興堂

和外琉璃廠西門內

文藝

淚

王燕雲

驟驟地一天，淚珠沒有離開她的眼裏，臉老是漲得通紅的。

早晨，僅僅爲了幾句很平常的話，竟使他生氣了。

他像沒有絲毫掛慮似的爬了起來，忙着收拾東西預備上學校去。

「我來替你煮雞蛋吧？」

她知道事情弄糟了，清早就賭氣，一定要痛苦一天的；然而無論自己怎樣仔細思索，也找不出自已的錯誤來。

——不要苦苦地思索了吧，愛情不是可以算眼的東西。即使是他不對，我屈服一下祗有好處沒有害處的。

這樣想着，她反而覺得自已慚愧起來，正待掙扎着要起來時肚子忽然痛得厲害，受了傷的頭部也沈重得抬不起來。

「怎麼辦呢？我的肚子痛起不來了！」

要在平時，這句話傳進他的耳膜時，那怕他正做着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他也會立刻跑來輕輕地撫摸她的，然而在今天他却只冷冷的回答了一聲：

「怎末啦？」

他仍然很忙地在清理着他的課本。

熱的淚 開始在她眼中游泳起來，她極力忍着不讓〃滾出，誰知愈忍愈多，眼淚竟像決了堤的水滾滾地流了下來。這是沒有辦法制止的事，連她自已也不知道那裏來的淚，何以流得這樣多。可憐她緊緊地用手蒙着，誰知連指甲都受了洗禮。她生怕他看出了她的淋淚，連忙將頭縮進被裏去，輕輕地把眼淚擦在昨天剛洗過的被單上面。

他掀開帳子，沒有看到她的臉，纏着Smeet dreaw的枕頭上只現着她散亂的，烏絲似的柔髮，他知道她一定躲被窩裏哭去了。

「哼！幹什麼老是哭着？我要走了。」

她睜着兩顆圓晶晶，充滿了淚珠的眼睛苦笑着望他，心裏像一支箭射着一般的痛。

「老是哭着，我要走了。」這句話，她聽過已不止三四次了，每次她都咬緊牙根將自己賭咒：我以後再不哭了！

的確，這是一個令人難解的謎，連她自已也不了解爲什麼近來老是愛哭，只要他說話的聲音稍爲重一點她就立刻掉下淚來，有時自已也想起好笑，這簡直比愛哭的林妹妹還來得厲害。她在兩個月以前還是那樣堅强的女子無論遇到天大的傷心事都不容易流淚的，而現在每天流的淚幾乎像她喝的水一般多了。

他看到她被淚洗過後的臉，正像一朵春雨後的含苞待放的玫瑰，圓圓的臉，鮮紅的兩頰，掛在眼角上的發亮的淚珠，被淚濕了的沾在額上的短髮，微微地顫動的薄薄的紅唇……他忍不住深深地吻着，吻着她的嘴唇，她的眼睛，她的臉，她的柔髮，她呢？反而更傷心了！舌頭在他的嘴裏顫悚，淚珠不小心也輕輕地濺到他的臉上去了。

「寶寶，不要哭了，好好地睡吧。」

他用手帕替她擦好了眼睛，走出去洗臉去了。

淚珠越流越多了，比海裏的潮水還來得快，比瀑布還流得急。她想拼命地爬起來，只要能夠在他的有力的手臂裏一抱，她想·眼淚立刻會停止的。然而她實在沒有力氣，身太疲倦了。兩月來的第一次失眠，她像大病一場似的不能動彈。

× × ×

他今天沒有穿皮鞋，走了後連輕微的聲音都沒有，好像飛去似的。

——呵，他走了！我見不到他了！爲什麼他不回轉來抱我一下呢！爲什麼他不回轉來抱我一下呢！爲什麼剛才的Kiss是這樣冷冰冰的呢？

她傷心地放聲哭了。

——呵，也許他還沒有經過我的窗戶吧？

這轉念好像一副興奮劑，她立刻掙扎着爬了起來，開了窗戶等着她心愛的他經過。

小山居雜筆

呂洞賓的得道（上）

洪偉明

關於呂洞賓，一般人稱之爲呂祖，極被迷信之人所崇拜，幾乎各地都有呂祖廟，香火較他廟爲盛，呂祖之事跡，亦頗爲一般文人所記錄，按呂洞賓傳云：「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川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眞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常遊兩浙汴京譙郡，常著白襴角帶，如人間使者，右眼下有一痣，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而哂之，實有兩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也。世有傳吾術，不若傳吾之神，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行，若反是，雖握手接式，終不成道。」嗟乎，觀呂之所言，皆自身心始，無論學佛，學道，學儒不能修心身，已行爲，是絕不能僥倖而成的。關於呂洞賓修道的事有一段佳話，載於明耿定向的權子中，云：「昔呂純陽，受學於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之。初以榮貴綬色諸世所歆豔者，而呂不動，繼以寇兵患難疾病諸苦楚不可忍者，而呂亦不動。雲房子猶未即授也。一日，呂子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紀於茲。諸難備嘗矣，乃師寬秘不授，將某非其人也？』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子功行未果也』。呂曰：『何修而功行乃果？』鍾子曰：『須金百萬，傳濟於世始得』。呂曰：『弟子窶人，何從辦此？』鍾子曰：『余有丹藥，可化銅鐵爲金。子第懷此博施，愼勿泄也。』呂子請曰：『是金率當變否？』鍾子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愀然跪曰：『如此，則誤三千歲後人矣。功行之謂何？』鍾子悅曰：『善哉！即此一念，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豈然擇，已蹶然起曰：『師道易之善是，吾將廣師旨善度世迷可乎？』雲房子曰：『汝試爲之。』」（未完）

「Darling下課快點回家呀！」她每天要對他至少說一次的話，已經輕輕地在嘴裏叫出來了，可是他呢？連影子都沒有。

她忘記了身上只穿一件薄薄的襯衫，冷風吹得玻璃窗劃的一聲，撞在她的頭上，這正是昨天下午和他遊戲時，碰在書架的尖角上受了傷的那一處。

——唉喲！

她的眼前一暈，就從桌上滾下來了。

衣上沾滿了灰塵，手臂也蹭痛了，但是奇怪，她反輕快起來，她高興極了，覺得這是她應得的報應。

——以後再不和他鬧氣了，每次鬧，只有自己吃虧的。

她敏捷地穿好了衣服，整理好了舖蓋，就去洗臉了。

× × ×

爲了要去茜先生那裏取書，吃了一碗稀飯後，她便一個人懶懶地走到了街上。

路太遠了，她的腿又是軟酸酸的，走不到十步就坐上洋車。

南門口的市場擠滿了小販和早晨特別多的買主，喧鬧的聲音，聽了使人頭痛，這小小的市場，象徵着整個不安的社會，象徵着天天在鬪爭中過活的人生，尤其是象徵着人世間搶奪，欺詐，自私，強凌弱……

記起了他在不久以前曾一同來這市場買過菜，他微笑着和小販談話的情形還依依在目，不知怎的，眼淚又湧上來了，她忙把帶來的書打開看，但這有什麼用呢？一個個的黑字盡變成了他的各種各樣的影子，有時微笑，有時發氣，有時玩皮，她愈想暫時忘記他，他的影子便愈緊緊地擠到她的腦海中來。一直到了目的地車子停下來，她才沒精打彩地走進了公立醫院。

茜先生見了她便問起他來，這使她又加上了一番難過。她想別人沒有不羨慕自己的幸福的，爲什麼和他鬧呢？以後真的再不要鬧了。

她無心在那裏久坐，拿了書便匆匆地坐着原車回來，滿以爲一進門就可以抱着他了，誰知跑回來一看，門上依舊一把鎖，但她希望他一定坐在裏邊，門是叫英鎖上的。懷着滿腔的希望她急急地打開門了。

房子裏是空洞洞的，並沒有他的影子。衣架後面和床底下都找遍了，但是總找不出他回來了的證據出來。

——早已下課了，爲什麼還不回來呢？難道他真的賭氣不睬我了嗎？難道他真的因爲我近來的愛哭所以不要我了嗎？難道她

……

猛然間她望到了壁上掛着的那張相片，這明明是他和一個美麗的小女孩合拍的，女的坐在左邊，右手搭在男的肩上，手指還現着緊緊抓着他的印子，他是微笑的，身子微微地傾向女的胸懷的那一邊。

望着望着，她流下淚了。

——一定的一定的！他這時還不回來，一定去找這狗東西去了！你看，他和那東西照這樣親熱的相還敢掛到我的屋裏來嗎？不但侮辱了我，而且侮辱了偉大尊嚴的愛情。

她彷彿看到了那女的在恥笑她，譏諷她：「哼！你的愛人到我的懷抱裏來了，你還想他作什麼？他永遠不要看你整天愁苦的哭臉，他要愛我像安琪兒一般的女孩……」她又彷彿覺到這聲音不止在她耳邊說一次了，男的也做着醜臉羞她，她這時再也忍不住了，立刻伸手去取相片下來撑破。

「姑小姐，請你去煮菜！」沈媽這一聲竟像晴天一個霹靂般打醒了她。

哈哈哈哈，她蒙着臉倒在床上大笑起來，沈媽睜着眼睛呆望着她，以爲她發瘋了，駭得不知要怎樣才好。

——傻瓜，抓着他的女孩不就是自己嗎？

她擦乾了笑出來的眼淚，趕快去煮菜等他回來午餐。

× × ×

夏天的太陽像火般猛烈，風是曖曖地吹過來好像喝葡萄酒似的感到昏昏欲醉。他倆緊緊地靠着在馬路上走着。

「你到水裏去照照你的臉多麼的紅呵，像一個熟透了的蘋果。」

他望着她剛哭過的淚腮說。

「小狗，打死你！」

「真的，寶寶，以後再不要哭了；」

「爲什麼？」

「哭是傷精神的，於身體有害處。」

「你不是不要我了嗎，還顧到我的身體幹什麼？」

「傻瓜，那是故意氣你說的後來上課的時候我想到那句話就心痛，忽然講不下去了，學生都望着我莫名其妙。你想，我能離開你一天嗎？」

她勝利了！一天的眼淚；她想不到會換來這樣好的結果。

——以後我還要多哭幾次。

這話到了嘴邊的，她終於不敢說出來。

「我們來比賽投石子，誰投擲的遠，就結誰一個那麼遠的long kiss」

他們走到湖邊了，碧綠的水面上泛着粼粼的微波。

「的凍」，兩顆小石子同時響了。

「你看，我的比你遠」。她跳起脚來說。

「瞎說，那是我的。」

「小狗，你滾開，我不睬你了。」

「傻瓜，有什麼關係呢？你遠也好，我遠也好，反正kiss只是屬於我們倆人的。」

她羞得不敢抬頭了，兩頰上泛着粉紅色的彩霞，他匆忙地偷吻了她一下，兩個結合了的影子蕩漾在夏風吹動的碧波中。(完)

南歌子

惹恨還添恨，牽腸即斷腸。
凝情不語一枝芳，
獨映畫簾閑立，繡衣香。
暗想爲雲女，應憐傅粉郎，
晚來輕步出閨房。
髻慢釵橫無力，縱猖狂。

高炳華作



關於賀方回

古代的詞人往往有許多韻事因其纏綿的故事而留下許多佳話這佳話是對於文學上很有關係的如詞中曲名的創作往往是與一個女人很有關係的。宋詞賀方回眷一姝，別久，姝寄詩云：獨倚危欄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轉芭蕉一寸心。賀得詩 初敘分別之景色，後用所寄詩，成石州引云：「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長亭柳色才黃，遠客一枝先折，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鴉，東風消盡龍沙雪，還記出關來，恰而今時節，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多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枉望斷天涯，兩厭厭風月。」詞中之「石州引」創作的歷史，便是如此。賀方回名鑄，衛州人，自號慶湖老人，詩亦與詞一樣的佳妙而有名於時，著作有慶湖遺老集，其論詩亦頗有警策之處，如云：「平淡不涉於流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義，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這實在也可以說是他爲詩的態度。苕溪漁隱叢話說賀方回以「望夫石」之詩著名，交遊間無不愛之。我們看看賀方回的望夫石詩是怎樣的：「亭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椒久相待。微雲蔭髮彩，初月輝蛾黛，秋雨疊苔衣，春風舞羅帶。宛如姑射子，矯首塵冥外，陳塵遂無窮，佳期後莫再，脫如魯秋氏，妾結桑下愛，玉質委淵沙，悠悠復安在。」這詩詠望夫石頗有想入非非之妙。賀方回雖然有這很大的才氣，可是其貌絕醜，陸放翁之老學庵筆記中曾有一則記賀之文云「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鄒邪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稿，書訛馬尾辨新讐。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寓父字於二子名也。」賀方回之詩極有風趣，嘗遊定力寺，訪僧不遇，因題一絕曰：「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猶疑掛樹猿，蠟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此詩極得王荆公之賞識。賀本山陰人，後徙家於姑蘇之醋坊橋，賀常往來於盤門南十餘里之橫塘，其極著名之青玉案詞即成於此時，詞爲：「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筵誰與度，月橋仙館綺窗朱戶，唯有春深處。碧雲冉冉衡皋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此詞成爲千古絕唱，黃山谷有詩稱譽道：「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其詞之著名可見一斑。賀方回初非文人，曾爲武弁，極得李邦直之賞識，曾力荐之，其略云：「竊見西頭供奉官賀某，老於爲學，泛觀古今詞章，辯道議論，迥出流輩，欲望改換，合入文資，以示聖時育材進善之意。」上可其奏，因易文階，積官至正郎。文人的遭際有時是很奇怪的呢！（完）



「一浪裏白條驚絕代，港中紅粉第一人。」這兩句祗記得是有人寫來，贈給我們的游泳健將美人魚楊秀瓊女士的，拿「浪裏白條，港中紅粉」八個字，來形容善於游泳的女性。眞是恰當無比耐人尋味了。尤其是有一端緞幛上的四個字，用的更覺新穎有趣據說是「水性楊花」四字，水性自然是識水性了，而「楊花」二字。又恰似說明是楊家的女公子這眞是信手拈來，天衣無縫了，可惜美中不足的是，這句成語有些話病，在別處全是用來形容一個貞操不堅貞的女性，據說因此竟將我們的游泳健將，鬧了一個啼笑皆非呢！其實：這還不是文字上的封建思想？楊花逐水漂流那們：桃花；梨花；杏花：…等何嘗不也是逐水漂流呢？或者說是楊花輕薄，那們焉見不是清高逐水漂流，總比落溷，落泥塗，落拉圾堆的，不是更清白的多嗎這又何必難爲情呢，天眞爛漫，矯健無雙的楊女士？

一個美人入浴，我們得以公開的參觀，這不能不感謝新時代潮流的恩賜吧？在以前美人入浴是何等密秘的事情？長恨歌中「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那還不是白居易老先生，一種幻想虛擬的描寫麼？眞正楊妃入浴，他也不配去看見？然而竟因爲詩中「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的鍵句，不知撩起後來讀詩的人多少綺思？趙后遺事載：「昭儀方浴，帝私窺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帳後避，帝瞥見之，心益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帷覘，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揚，若無所主……」可見在前代一個大皇帝想看一看自己后妃的入浴，還得買通了女浴衛，隔屏偸觀，更無論其他的人。說也怪，一般人的心理，全是這樣，越是不易看見的事情，越認爲是神秘，容易看見了，則以爲不過如此，在以前一個大皇帝看見自己后妃的入浴，全引爲是一生的豔福，如今普通的一個人，全可以到游泳池邊去參觀，看到燕燕鶯鶯們，初出水的荷花，纔經雨的牡丹一般游泳着，追逐嬉笑着，心君會處之泰然呢：

在這炎炎的夏日，浴，是極感到需要的，青島，北戴河，以及其他各濱海的地方的避暑者，浴在水天一色，波濤洶湧的海水裏，身軀輕飄一般的隨着海水飄蕩着，海闊天空，心曠神怡，引吭高歌，聲音散在冷然海風裏，疲倦了，到岸上軟綿綿的沙灘上一躺，在大自然的陽光裏，這適非身未親蒞其境的人們，所能說出他的樂境了，相形之下，浴在游泳池中的他(她)們，小小的池子裏，蟻蛆般的擁擠着，要自慚形穢了。游泳池邊的現代男女們雖說地窄人稠，難免有你碰我，我撞你，互躪桃毛之嫌，可是委曲求全的，尚能張出觔斗，打狗濠，立泳．仰泳等等的姿式，比起澡堂中的顧客們，大有三四方尺的地方，就會蹲着五六個浴者不是還隨便的多嗎？雖然說大多數的人，以爲澡堂子內，有冬天的夏天，有夏天的冬天，時間經

濟，全不許可到某一個地方去避暑的人們，得此泡泡，亦算消受了半日的清福，買上兩包瓜子或花生，以及鮮果零食等物品，泡上一壺香片或龍井，洗了來邊聊邊飲，絮絮不休，如此洗個兩三次，有些倦意了，枕頭上一靠，要份報一看，看的倦眼迷離了，扔下報再來個一覺黃粱，醒來已費去多半日的時間，我國人對於洗澡，可謂極盡其泡蘑菇之能事。友邦人士，是不這樣的，進去乾脆就洗，洗完了不多時穿上衣裳就走出，有的連茶全不喝，更無論說一洗兩三次？何等簡捷，何等爽直，雖說同文同種，在這種小的事上，已顯然昭示着，國民性質不同之點呢！

海水浴，日光浴，雖然說是兩個新鮮的名詞，也是現代青年的兩種高尚的娛樂，可是，在我國孔夫子時代，已經有他的弟子曾點這樣倡議過，而且我們的老夫子也表示着非常的贊成，雖說並未鼓掌。現在就將他師徒問答的話，引在下面來證明，論語先進篇第二十五章：

「點爾如何？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浴乎沂，風乎舞雩，還不是現代的海水浴，日光浴。無長無幼，熙熙攘攘，沉醉於大自然之中，羲皇盛世，如登春臺，胸中造成這種意境的人，恐怕比商湯王，在澡盆上刻上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樣，還覺得從容不迫，仁言靄如，因爲他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有各得其所之妙，湯王之意，在力新自身，而曾點之意則是老安少懷，並新其民，無怪孔子嘆息而深許之了，關於類似游泳池的這種構造，前代也不是無有，而且比起現在來，還奢靡講究，雖說祇限於淫佚君王的宮禁中，後趙錄載：

石虎建武二年，治皇帝浴室三間，以珠瓔隱起，雕彩刻鏤，極盡藻麗，室中臨池，上有石牀，別有浴臺，有四時浴室，皆用瑜石珷玞爲堤岸，或以琥珀車渠爲瓶杓，夏則引外溝水，以納於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香，漬入水底，或用葛爲囊，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入水中，則池水恆溫，引入浴室，中名曰燋龍溫池。又用文錦步障，縈蔽浴所，與宮人寵嬖者，解媟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這好像仿照漢靈帝的流香渠的故事，拾遺記載：

靈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著內服，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這種淫靡的設置，殊非平民所敢問津了，讀了上面這種記載，即使是新時代的人們，也將要罵他爲淫侈無道，不成氣的君王。可是現代的男女們，不是盛行着這種男女的裸浴嗎！上面的兩個君王，要是生在現代，這樣做來，也許人們正要稱贊他爲注重衛生提倡體育呢？朝代之不同，同其事蹟，而不能得到同樣的輿論，萬世千秋，不因時勢之變遷而改其評論，這不能不替這兩個君王叫屈了。此外尚有因階級享受之不同，因沐浴而鬧出笑話者，說起來眞有些令人忍俊不禁了，世說載：

「王敦初尚主，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爲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這一位無有見過世面的駙馬爺，合巹之夕，就鬧出這種話柄貽笑衆婢，眞有些給公主洩氣了「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鄭公子忽的辭昏，不見得無謂呢。炎炎夏日，火繖高張，上不能海濱避暑，次不能購票游泳，澡堂泡一泡，還得忙裏偷閒，拉雜寫來，以遺永晝，屠門大嚼，或亦消暑之一法也。（完）

子荊

詠蓮詩話

張一飛

一叢綠蜜襯上紅白的花蕊分出碧綠的葉，固然美觀若是像蓮花那樣一箇箇窈窕身軀，或者粉頸上抗着頭或是兩臂上穿着綠色舞衫一絲不染的隨風搖曳，更是別具風韻，所以濂溪先生把牡丹芍藥都不愛，單說她：「出淤泥不染，濯清漣不妖」。

牡丹們所給我們的象徵香膩妖豔，有如沉淪於燈紅酒綠羣中的慘綠少年，而蓮却琴甚清雅，有如淑女烈婦，能給予人們幽雅的美感，所以一般多情善感的詩人們，都被她觸動了心弦，便瘋狂般展開胸襟，揚散出燦爛香片像：

江洪詩「碧葉喜翻風，紅英宜照日」楊衡詩「凝鮮露渚夕，揚豔綠波風」唐詩聖杜甫詩「露冷蓮房墜粉紅」，雍陶嘉蓮詩句中「露溼紅芳雙朵重，風搖綠蒂一枝長」。

「碧綠綠的荷葉襯紅蓮」總算是一句清雅小調，可是詩臨聆來尚有些浮而不樸實之概，所以薄施粉面的純白色的蓮，竟膾炙詩人口中，如白居易的「素房含露玉冠鮮」「紺葉搖風鈿扇圓」。吳融的「看來應是雲中墮，偷得須從月下來。」謝宗可的「波澄夜靜花無影，露冷風清玉有香」白居易還有一首五言絕句如「洩香銀鑑破，瀉露玉盤傾，我慙塵垢眼，見此瓊瑤英」。略略幾字却把粉頰朱唇，與素眉淡抹的不同兩箇面貌的她，—紅蓮或白蓮—描寫得盡善盡美正是文字學妙處，尤其是周必大一首描寫紅白間色的蓮謂：「靑巠翠蓋原相映縞袂霞裾各自芳」，更足以表現她的美處。

原來蓮荷是由藕所滋生，說來更名貴了，他雖然生長在汚濁環境裡，但從沒玷染一點斑痕帶辱了潔白體軀，吳梅村句「千絲碧藕玲瓏腕」，後人把女人玉臂描寫作潔白的藕恐怕也是這意義吧。

完

日記

班濃

幾天來總是無聊的憂鬱着，煩悶着，黑鴉鴉的天，纏綿不絕的陰雨，可怕的長夜，不時的感動着孤獨者的悲哀．

無意中却伸手從書架上翻閱以前的日記，啊！不堪回首的一頁，又觸到眼前，我的心突突地跳個不止，臉也燒起來了，眼的視線跟着也模糊得再也辨不出每一個字句。

英實在不諒我；他說：「我已是一個不能愛人的人了，芸哟我們再不能下去了，再不能下去沉溺我和你……。」

我再也不能仰視，我後悔，後悔我眞不該把悶住在心頭無名的火，向他發洩；鬱在胸懷的無名愁苦，向他那樣的決絕……。

他和我宣誓了的密約，爲什麼忽而這樣地輕易的毀滅？我很疑惑？我很驚奇！

英！我不怪你的無情，世間的情原來是薄的呀！（完）



黃昏以後

王·學·曾·

嘩楞…嘩楞…

「鑄堆兒…」毛脣子沒等把「堆兒」用他通常所慣用搖曳的韻調唱完，尾聲即突然停止『媽的！眞渾！已竟出了煙舘，還喊什麼！』

因着剛才煙舘裡一剎那的勝利，他忘了情，他想起那老槍撅起鬍子一個勁的不把籤子放鬆『越不得越抽，跟誰來勁？活該！兩塊錢歸了老子！』他微笑，笑得脣子越發厚起來。

嘩楞…嘩楞…『鑄堆兒……』口本能的喊着，手也本能的搖着刻板式的響聲，這雙重的市聲，使人們一聽而知是賣鑄堆兒帶抽籤子的，三十多根細而長一端刻有牠數目的一至六用着代數『組合』方式排出來的所謂牌九的竹棍，在一個粗竹筒裡跳動，直似些浪漫男女們在跳舞，「嘩楞」的響響，具着伴奏曲的效用，使牠們舞的更其加油。

嘩楞…『鑄堆兒』

是瀟湘院上客時候，樓上下的電燈都睜大了眼睛在瞄，瞄着幾乎跑折了腿喊破了嗓子的毛夥們：瞄着一個個花蝴蝶的上下翩飛；瞄着衣冠齊楚每人頂了一付笑臉的一夥夥遊客的出出進進。瞄着一切的煩擾另一方面也可說是熱鬧的狂潮。

「……孤王我離金闕…九龍…吱吱嘍嘍…」『…古道…荒山苦…戰爭…爾楞楞…』『報！…明天的報！』「……」雖然都有着不同的音響，然而因爲相互的「干涉」，因爲衝突與擁擠，在毛脣子耳鼓上的作用，只覺得有點兒分不清那個是那個，或是那個從那兒發出來，但他忘不掉自己是幹什麼來的，所以這院裡又添了「鑄堆兒！」嘩楞…的聲息。

經驗告訴他，凡是正在玩着什麼玩藝兒遊客，例如聽唱或打牌—他們是不抽籤子的，準得姑娘不大常來，使他們在那裡看屋子，而且因爲已花定了一塊錢．又不肯就走的遊客，才是他們的主顧，毛脣子走過了幾個屋門，裡邊都是熱鬧非常，所以他都不經意，趕到一轉灣這個屋子，簾子在垂着，無疑的是有客，不過裡面並無聲息，他把藍子放在地上，搖起籤筒又嘴裡喊着半天，忽然屋內一陣狂笑，跟着，起了嘩啦的聲音『他媽的…包了！可恨的么筒！』脣子暗暗唾了一口。

嘩楞…『鑄堆兒！』這聲音跟隨着毛脣子上了樓。

「進來！鑄堆兒！」是二十七號。

毛脣子雖然聽的頂眞，招呼他的是二十七號，但他很虛心，決不作萬一闖錯了屋而受人責罵的嚐試，所以在二十七號門外站住：「那屋…你哪！」

『這屋！這屋！快進來！』一陣粗暴而急遽的聲音。

一架裹着人體的西裝，突的站起來，「來一排」五隻指頭伸過來。

毛脣子抬頭看了看，是一臉鬍子刮的精光，發出青色，有點兒像！那邊床沿上還像有六隻脚在擾動，這只不過眼光一掃的當兒。

「得了…二爺「不過吧…」毛脣子知道穿洋服的不好惹，並且他面孔又那樣兒眞有點害怕，用着他們同行中普遍應酬話來搪塞一下。

『廢話！快拿籤筒來！』那邊的手仍在伸着，有點不耐來。

毛脣子。怕穿洋服的，尤其是穿洋服而且帶着什麼牌的，是那兒的牌，他倒不大清楚，反正有牌就怕，因爲有一次一個穿洋服而帶牌的主顧，輸給他不少錢，結果不給錢不算，還把藍子給踢了，『眞橫！』他記住了這個碴，所以一遇見洋服帶牌的人要抽籤子，他是死活也不讓抽，寧可請幾串鑄堆兒給人家吃，可是今天這傢伙雖穿洋服而並沒帶牌，於是他炸着胆子把籤筒舉起來，搖了一下。

伸出來的手在籤子堆裡攪畫了半天，「刷」的抽出來三隻，另一隻手的五指，把籤子那端緊緊捏住，因爲希望得着與恐怕得不着兩種心意的交流，組成一種特異的表徵使他看點的時候，要一隻一隻的去瞄，而且每一隻又必用手指掩着，一點一點的露着瞄，也不知那三支是什麼，穿洋服的搖了搖頭扔籤回筒，脣子照例的喊了聲『一排！』

『兩排！三排！四排……』

脣子這時眼睛算得了閑空，他沒忘那邊的動脚，往床沿上一瞄，却沒有了脚直挺挺坐了三個人—中間那人他認識是鳳仙左邊的胖子，梳着分髮灰呢長衫，右邊的一個，滿臉麻子還留了一撮小鬍，他摟着鳳仙，大起其膩，胖子却揮開了鳳仙的手奔這邊來。

『我說你的籤子一共多少隻！……怎麼抽？』關於這些洋服全沒有問。

『三十一根，…二分一排，您哪！』

脣子比綿羊還溫馴，並且擠出一臉微笑。

『老買你來看這一隻！』洋服招呼胖子。『你那根若是虎頭，咱們就是「巧」』胖子也像模像樣的看了半天，說一聲『地么』。

『他媽的！這籤子眞有了鬼！你瞄！明明是大天配么六，就是不來虎頭！……眞他媽的！』洋服使勁一摔，三隻籤子進了筒，還跳了幾跳。

『這回三排！』洋服眞有些起急了。

籤子們也和他算作了對，怎的也是不得，由三排一次而五排，而十排，脣子嘴裡的累計數已經喊到了一百三十排，可是洋服竟一排也沒有得。

『籤子抽散了，不會再得，您哪！歇歇手吧！』脣子恐對方輸的太多，或許發生波折。

『什麼？輸了這些，不讓抽？』洋服的眼睛瞪的比牛眼還大。

得了！您哪！』幾串沒什麼，別看沒得。』客人輸多了，把這方法消一消他的火，是他們這行的唯一而且普遍的法門。

『誰希罕白吃你的！…這一次二十排…來！…快來！』洋服眞急了。

『小買賣，太多賠不起，您哪！』

『叭』一個耳光子，打在脣子的後腦海上，是胖子的手藝『贏了那末多呢？賠不起！眞他媽可惡！』

『雅仙！…翠紅！…凌波！…』外邊送進來一頓一頓的聲息。

脣子很明白，若是錢不要了，可以萬事皆休，但是一二的二，二三的六，兩元六角錢，白扔了，不幹！就是給一半也好『不是！小買賣沒有法子，您哪！還在乎塊八角的嗎！』脣子仍然來軟的。

『怎的了？你們，』麻子跳過來問，其實他早就聽好了是怎回事了。

『不用打聽了魏爺！簡直拿出一塊錢讓他滾得啦！』鳳仙向麻子作解圍的勸議

『拿去！走開！』一元紙幣由麻子手中轉到脣子手中。

『眞他媽的！』出了瀟湘院，脣子長吁了一口氣。

（完）



鰵魚與聖魚



從來世人所認的魚肝油，大概都指「鰵魚」肝油而言，由鰵魚之肝臟製出。鰵魚肝油之能爲醫藥界中重視，實因其中含有人體成長發育不能或缺之維他命A・D之故。維他命含量愈多，効力當然亦愈大。這製造「哈利巴」的原料，便是世稱維他命寶庫的「聖魚」。此魚在北太平洋深海棲息，體重三百餘磅，長及人身，平素以捕食鰵魚爲生，故其肝臟中所含有之維他命濃度，比諸鰵魚，亦超出千數百倍。故平時須服用鰵魚肝油十餘杯者「聖魚」肝油，只要一至二公分。



鰵魚肝油與哈利巴

「哈利巴」係以前述聖魚肝精，採用分光照相，放射線照相等，最新式科學裝置，嚴密測定其維他命之力價者每粒均正確含有維他命A三六〇〇國際單位，維他命D五〇〇國際單位。

此高單位之聖魚肝精，係以其原來之油塊，囊以數重之糖衣，製成最新式之內柔外硬糖皮小粒，粉末及樹膠等不消化賦形物，一切均未之用。故「哈利巴」確能掃除從來鰵魚肝油之一切缺點且此藥不分季節，四時咸宜，大人每日只用三粒，小兒一至二粒。



量小効大味美易服



「哈利巴」因爲是糖衣小粒，故不但毫無妨碍胃腸之弊，且不腥不臭，味道適口，雖平素異常嫌忌魚肝油之小孩婦女，亦樂得長久繼續服用之。其量小効大，味美易服各點，誠非市售之一切鰵魚肝油，麥精，乳白魚肝油等，所能比擬。呼吸器官常易罹病之人，可爲强身保健，視力減退之人又得爲內服目藥，他如虛弱兒童，腺病體質患者，常服之自能促進筋肉發育，增加身體抗病能力。至其具有强精補腎偉効，尤其人所皆知，「哈利巴」者誠足謂爲文化家庭之常備品矣。

華北蒙疆總經理處，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綠歌（下）

王・朱・

……又站在他的面前……

三

一夜的經過，覺得自己卑鄙下流而渺小了！一個下流婦人的面前，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下流婦人，赤裸在他的面前！在張仲平覺得一個侮辱，同輕視了自己的人格。刺激，好奇，追悔，在他心中空虛了

可是她是完美的呢！雖然她出賣她的身子，給隨便一個人；胸中的疑團始終沒有解開；不要去想那些難解索的事兒，艱苦自己吧，他恢復了往日的生活，又坐在「維也納」的場子裏。

要過一瓶麥酒，辛辣而帶一點苦澀，活躍地在杯中噴着泡沫，他輕輕呷上一口一陣芬冽的香氣，竄進他的嗅覺，那雙透明的眸子，又站在他的面前；他如受了一驚似的站起來，在夢隙中的同他開玩笑似的，疑惑自己的精神和生理起了劇烈的病態。

「蓮！」

她望他微微地笑着，隨即在他的對面，坐下來。

「你不寂寞嗎？」還是那夜鶯般的聲調。

「有了你正好不寂寞了！」他不自覺的說出來，又覺得有點兒冒昧，他不敢確定她是不是昨夜的人兒，難道真有這樣完全相同的人嗎？女侍走過來。

「您用點什麼，小姐？」他問。

「金，我要一杯金。」

「那是烈性的酒啊！」

「不要緊的！」她微微笑了笑。

她輕輕舉起高脚杯子，那裏邊是無色透明液體，但這液體包藏着烈性的火焰；她半杯飲下去了。

她今天穿着乳白色的舞衣，更顯示出她的華貴，她的頭髮重新捲出花樣佚麗的臉，重又描畫着眉黛和口紅，白嫩的手指塗了淡紅夾銀色的甲油，她翠綠的項圈光彩晶瑩的指環，閃爍的發出光輝，那決不是贋品所能有的，華貴和佚麗色包圍着她的全身！他又似在作夢般的疑惑。音樂又在響了，他站起來輕輕地鞠了一躬。

她像燕子似的掠到場子邊上，偎在他的懷抱中。一陣陣的汗香和香水香，跟隨着她張仲平攬住了苗條的腰肢。

「我們見過吧？小姐。」

「是的，在海岸的長堤上，我向您借過火用呢！」

「我覺得昨夜也在一塊兒過。」

「昨夜？」她一串銀鈴兒似的笑了，笑得像雨中亂顫的花朵兒，脚下的步子都亂了。

音樂停止時，他們又回到抬子上。

「你不要一勁兒追問我，倘若你還是這樣絮絮叨叨的，我可不再理你了！」她咕哆着嘴說。

「請你恕我！我不再多問了。」他已明白了大半。

「現在我不能在這兒多呆，明天我們浴場見好嗎？我就要回去的！」她站起來。

「我送你走吧！」他跟在她的身後，女侍送過賬單。

「謝謝！不必送了！」她說着，已經到了舞廳的門口，一輛深紫色甲蟲似的車子在等着她，她很迅速的踏上去，一揚手，車夫已然將車開遠了。

四

海波披了碧綠的舞衣，頑皮地，輕悄悄吻着金黃色的沙灘，捲偎在沙灘的懷抱裡，冰冷的岩石，靜靜地板着面孔，不受她的愛拂，而激起一個白浪，當白浪滾下去時：濺着嘆息的微嘶。在石罅裏留下清澄見底的海水，那裏邊有着舞蹈的海藻，好玩的小螃蟹，以及善于隱藏的海葵。涼爽的風兒，吹送在人們的臉上，你將會忘記炎熱的季節了。

中午；海濱浴場上已經擠滿了游泳和享樂的人們。張仲平到那兒時：早已看見了她。她穿一件最新式花的華貴游泳衣，平坐在沙灘上，將兩隻白嫩塗了月牙的脚趾，讓海波輕輕的吻着。

「蓮，你早來了？」

她回過頭來，嬌嗔地笑着，銀色的脂甲，指着沙灘要他坐下來：

「我先去更衣室。」他說着：發現她的確是昨夜的蓮，她瑩白的四肢，一點兒也不差！尤其在這海濱浴場裏，更容易判別

「一同下去泅一會兒吧！」他笑嘻嘻地換完衣服回來。

「對不起！我不會游泳。」

「那我也不泅去了。」

「你可保護我，在水裏泡一會兒，可以嗎？」

「當然可以」，他攏了她的腰肢，慢慢地走下水去，一直等水沒過了肚臍，一個白浪滾了過來，他突地向下一蹲，她吃驚地叫起來。

「怕什麼，水還淺呢！」

「不，我要上去！」

「你不常到海邊來吧？」

「連這回才兩次呢。」

她像一個頑皮的孩子，爬上岩石，捉藏在裏面的小螃蟹，騷擾蟄伏着的海葵。這樣頑皮地使他跟隨着；輕微小汗珠兒在她細角上滴下了，她便疲倦地向閃爍着金黃色的沙灘上一躺，他隨着偎臥在她的身邊，讓太陽輕輕吻着裸出的四肢，看深蔚藍的青天鑲嵌着的白雲，一塊塊的浮動，她軟綿綿的像一瓶酒，溶化在沙灘上。

「小姐，我們很幸運又很奇異的遇在一塊兒，你可告訴我你是誰嗎？」

「早晚你會知道的。」她側過平臥在沙灘上的臉，抿着嘴兒一笑，又燃上一支細長的紙煙。

太陽昇在燈塔島的背面，淡白的月牙兒從暮靄中升起，浴場上人已經少了，晚風吹在裸露了的皮膚上，有點兒發涼，在淋浴的棚子裏，冲去了海水的鹹質，換好原來的衣服；當她從更衣室走出時，他的眼前一亮，她今天穿了件蘋果綠的薄綢西裝更顯出她特殊的美，乳峯的波動在每一個步兒搖擺，細纖的高跟插進沙子裏，是不容易行走的，她挽上他的臂。

「我們吃飯去吧！」張仲平說着。

「好！」她已走出沙灘，深紫色甲蟲式的車子在等待着她，車夫恭謹的開開門她先踏進裏面：

「來！同我坐在一塊兒。」

車子在『新亞』的門口停住，他先跳下車來，挽着她的手兒進去，在一個小單間裏坐下：

『喝酒嗎？』她笑着。

『自然要陪你！什麼酒好呢？』

『威士忌吧！』

『爲什麼你總是喜歡烈性的酒？』

『我愛尋求我的刺激。』

一杯，兩杯，三杯，一連七八杯吃下肚了。他覺得眼前昏暈，眼望着坐在對面透明的眸子，她有着特殊的美，纖巧而微短的鼻子，巧妙的鑲在中央。那下面是着色而厚蜜的嘴唇。

『小姐，……我又要說了……』他起膩的說。

『說什麼？』

『你是誰？……』

『我是你喜歡的人兒！』

『你還不告訴我嗎？怎麼你同我在一起？一個陌生的男人……不要說了，你醉了吧？應該休息了』

她望了望小棹上的殘肴，挽起他的臂兒，他脚底下輕飄飄邁不開步，倉踉的隨她上了車，她將他攬在懷裏。

『休憩會兒去嗎？可憐地孩子！』

『是菜市場嗎……』他朦朧的說着，漸漸消失了知覺。

從朦朧中醒來：從迷惘中醒來：身子睡在軟綿綿地床褥上他極力回憶着方才，一杯杯的金黃液體，浮泛在眼前的透明眸子，偎在身邊的夜鶯，怎麼現在剩了自己一個兒？屋子中雪亮的燈光照耀着室內的陳設，都是最新型的華麗器俱，充滿了粉香和誘魅，他從彈力的床褥上坐起來，不知什麼時候，衣服已被人脫去了！間壁的門中有着水響，那一定是浴室。

咀亮地：她從浴室的門裏走出來：她是那樣的赤裸，只在身上披了一幅毛巾，水珠兒在滑膩的皮膚上滾下來；她走在大鏡台的前面：將毛巾向着沙發一扔，讓彫像般的肉體，在鏡子裏自已欣賞。取過鏡台上備好的一朵康乃馨簪在鬢邊；她嫵媚地笑了。在鏡子中看見呆望着的他笑了；她又在潔白的肉身上，搽上一點兒香粉。

她抿着咀兒鼓起胸膛，讓爛熟的果子亂顫着肉身的潔白，她曲她柔軟的腰，顫抖肥圓的腿，加重的火焰燒紅在雙頰，一點兒也不錯；淡紅色的果柄，同昨夜是一樣的。

『是你！昨夜我同在一塊兒！』

『那不過是尋我的刺激罷了！』她笑着撲進他的懷。

鎔銷在這夜裡充滿了蜜和香。

五

滲薑的曉光從海中升起，海角染上一層朝霞，燈塔的信號燈隨着月牙兒消失了過度的疲乏和酒意，張仲平沉沉地睡在有彈力的床褥上。

『起！起來！快……快！』

他從夢中轉回來，矇矓地望着坐在床上的她，惶張的搖着他的肩頭。

『什麼？』他聽見震耳的鈴響，和墻外的汽車喇叭。

『快些！你必馬上離開這兒！』她蒼白的面孔，使他失去的神智恢復了清醒。

她從衣櫃中取出他的衣褲擲到床上。

『阿紅！』她輕微喊了一聲，立時有個小姑娘跑進來，就是在海岸長堤上看見過的。她望他一對赤裸的人兒，不好意思的低下頭。

『你快領這位先生到樓底下穿好衣服再送他從後門走！』她慌忙將他的一堆衣服交給阿紅，他也下意識隨了阿紅走下樓梯：

清早的涼氣，使他打了個寒噤，阿紅拖着他一直到了地下室，那兒靜悄悄地沒有人，他整理起自已的衣裳，順便問着阿紅：

『你的主人她是誰？』

『你不知道嗎？她是我們最得寵的五太太，先到這兒預備房子，同老爺一塊兒避暑的。你看，這准是老爺來了！』阿紅不安定的說着：他聽見鐵門的開關，和沉重脚步踏上樓梯。

『那是你們老爺嗎？』他低聲的說。

『是啊！』她也悄悄的。

『他作什麼？從那兒來？』

『他嗎？他是上海紗廠裡的經理，大概才下輪船吧。』

他已將衣服穿整齊了，想起還差着兩件東西。

『我的領帶和手錶在樓上了。』

『這……現在沒法子去拿了。』留給她作個紀念也好。只是恐怕她也沒注意到，而給留下麻煩。……

阿紅不容他沉思，送他經過廚房，開了後門。

『你快些走吧！』她將小指頭按在嘴上說。

似從一個幻夢中醒出來，他站在環山的街道上。初曉含秋的朝曦，照着萬家睡眠，海角沉在清晨迷夢的靜寂裡；從這兒可以看到長堤，也是那樣沉默。

一陣曉風將他清醒過來：自已在一所白石頭的房子旁邊，他明白自已經離開了危險，好奇的繞到房子的前面那是一所很精緻的新流綫型的小建築。

『蓮！不能向你道別了！』他望絳紗的窗幃送一個飛吻。

六

一個夢般的留戀，在維也納，在海濱在菜市場，他再也找不到她。僅僅的一次在最熱鬧的街上，看見那紫色的甲虫爬過去，在她的身邊一個肥胖的老頭。

也許她丈夫走了吧？她透明的眸子，她爛熟的果子，加重染紅了的雙頰。

于是躑躅在環山的街上；那所白石的房子，添了一個外國人的門牌，屋頂上還多了一根旗竿，飄揚着外國的標誌。那絳紗的窗幃，却變成白綢的屏障了。

『借光，這兒住的可是一個上海紗廠的經理？』他向一個拉圾夫問。

『哦！那是在一個月以前了，他們已經回去了，你看這不是又住了外國人了嗎？』

『唔，……』浸透了輕愁的眼珠子，向着窗子上望着最後的一瞬，寂寞的向前走去。張仲平的心頭，壓上一層落花似的惆悵。

（完）



鐵雁 作（一）

一

海風由無盡的天涯，鼓着浪，一起一伏，矇矓的月光，臨照着，一明一暗，奔馬樣的向岸上逃來，逃上沙灘，立起有三尺光景，又花喇一聲，懶散下去，沙灘下的岩石脚邊，水不住在喘氣，在噴着白沫，海正在長潮。

岸邊較高的地方，霧正裹着一個美麗的腰身，被微微的月光，剪下一個濃纖凸凹俱皆適宜的影子，痴立着一動也不動，似乎正在瞭望那遠處睒眼的星星，在她脚下，正坐着一個男子，像自語，又像囈語的說着：

「自然，在表面上似乎是我的罪惡，我不應該離開你　可是環境不允許了，你自然知道　我只有一個母親是親人，母親也只有我這一個兒子，現在，她艱辛的把我攻到大學畢業，我難道還不讓她選擇她喜歡的兒媳？那我未免太對不住她了！玲！希望你能原諒我的苦衷！你要知道，我這次也是犧牲了我自己的幸福，我自己的前途，纔這樣作，我以後還有什麼樂趣呢!?寶玲！請你看在母親的面上饒恕了我吧……！所以，趁着這個空閒，我纔陪你來到這裡玩些時，也就是一個臨別紀念的意思，……我……我打算明天就要回家了！」

寶玲依然不動的注視那海天之際的星星，彷彿沒有聽見他的話，可是身上不由自己的在顫慄着，一切都是空虛了！清脆的一聲，美妙的夢境破碎，……半晌。

「敦一，敦一！」她像是向海水低喚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本來我早應該醒，可是，並不，我依然弄一個夢境來欺騙我自己！以前進過很多的夢境，結果都是空虛，在人海裡，經過緻密的撈摸，找到你，敦一你要知道，我已然把所有的都交給你了，你已訂婚，我知道，可是我認為像你這樣有毅力的青年，總不會像那些使我失望的人，誰知……敦一，別的我也沒有話可說，我只要求你再忖度一次，僅僅一次，……」

敦一抱緊了頭，兩眼埋到黑暗的兩手裡；

「我已然忖量了不知道多少次，總認為這樣辦於你是有益的，你想，我是一個既無技能，又無學問的人，實在不足以與你為偶！……」

「你不要敷衍我，我希望你能仔細想想，或者你能憶起昔日的一切」

「我仔細想過了，寶玲！請你不要認為失掉我是悲哀，我是不是悲哀的，況且，你只失掉我的肉體，我的靈魂依然是你的，一直到靈魂的消失」

「敦一，請你坦白的談一下，到了現在你還欺騙我？」

「希望你能原諒我的苦衷……」

忽然，一朶黑雲侵蝕了月亮，漸蝕漸多，終于全個吞沒了！

寶玲不改姿式的站着，不過她覺到更冷了，脖子向下縮了縮。

「敦一，你竟也這樣殘忍，……怨誰？怨自己的眼睛吧！」

「從前，不敢和你說，就是怕你不諒解，終于，你還是不能諒解！」

「唉，」她突然像想起什麼、就低下頭，向敦一看着說：「聽說你未婚太太是你們縣中的首屈一指的富翁的女兒，是不是？」

「啊，啊，沒有的話！」

「不要發窘，像你當然應該娶一個這樣的妻子！我眞是，我為什麼沒有想到我只是一個窮中學教員的女兒！未免太不自量了，是不是，孟先生？哈哈！……」

她狂笑着，轉回了身軀，走向岸上，敦一也站了起來，在後面默默的隨着。

天黑得像漆，風却越來越大，沿路只有樹，還在接頭絮語，四外靜沉沉的，只脚踏地的聲息。

寶玲一直跑進了旅館，開亮了燈，迅速的檢起自己的東西，亂糟糟的塞到箱子裡，最後，抓起了一件襯衫，她猶豫了一下，向敦一看了一眼，昨夜的華夢又閃在她的眼前，可是現在，……她牙咬了下唇，用力的把襯衫摔到箱子裡，跑到窗下的墻上，按了下鈴，白衣的侍者就出現在門口了。

「去給我雇輛洋車，到車站，」

「小……小姐離開車還有四五個鐘頭啦，……」

「你不要管！快點！」

「敦一遲遲鈍鈍的向前走了一步，顯着抱歉的樣子說：

「寶玲，你總不能諒解我，……你冷靜點！……茶房說、離開車還早呢！」

「孟先生謝謝你了！你讓我認識了北戴河，也認識了人世間的罪惡！從此，我纔曉得人間世有這些曲折，我再不敢盲目的鬭了！」

白衣人又出現了，恭謹的說道：

「車已雇好了！眞是的。您不是東山還沒逛到嗎？……」

這時寶玲早已逃下樓去，侍者也顧不得再誇講海濱的風景了，連忙跟下去，接過了寶玲的箱子。

樓外面蕭蕭的下起雨來，閃電在南邊的海上，划起了一道一道的亮光，更顯出海的鬱沉來。

敦一把手揷在褲袋裡，面窗看着雨，像卸却什麼重負似的，鬆了一口氣，口中吹着雷夢娜的口哨。

二

電燈白亮得似乎要冒出火來，風扇搧來的風，只能使人感到煩悶，一些也不覺得涼爽，韓宅客廳裡，却是幾個人擠在一隅，打算藉着幾句風涼話，來消彌一下夏的威嚴。

體育家蔡復生，來回的蹀着，偶爾輕蔑的向抱着胡琴的薛佑臣看一眼，薛佑臣正專心一致的在看韓大小姐蕙君的活動着的嘴唇。

「你們知道嗎？安寶玲已然回來了，前天我遇見了，瘦得利害，像害過一場大病似的，……」

「對了，」韓二小姐忙搶着說：「我也遇見了，在市場，她正提了很多瓶的酒，我問給誰喝，是不是給什麼孟敦一，她，搖了搖頭，說是自己喝，我還約她，今天，」說着，她屈着手指來計算，「禮拜三，是，今天晚上她還許來呢！」

「啊呵！她今天來？」復生跳了起來，伸着雙手，表示歡迎的姿式，又把右脚向前一踢：「我的好球！」

二小姐向他白了一眼，逐漸由麻面上泛着紅，又似嫉妬，又似羞澀。

「罷了．」薛佑臣一推胡琴．更向上的捲起了他的潔白的袖子，「她不來也罷，來了聽見你管他叫『球』豈不氣死？」

復生一瞪眼，正預備駡人，忽然聽見院中有皮鞋響，就連忙嚥了回去，掏出手巾來擦着汗

簾子一開，通的一聲跳進一人，接着就跳起梯踏舞來，乒乒乓乓，一直向裡跳，門口又出現一人，穿着一身整齊的西服，顯着不安的神色，向各處看着，又不好照直的走進來，前一人，梯踏舞跳畢，用手向空中畫了一圈，算着結束，餓虎撲食的搶了一瓶小茶儿上的汽水，一氣灌下去：

「好熱，好熱，」他彷彿在說汽水，放下瓶子一回頭，纔像發現了什麼似的，「咦！」了一聲說：「你眞糟糕，我已然把你帶利我家的客庭裡來，僅僅沒把你領進門，你眞可以，還站在門口，來來，也喝杯汽水！」

蕙君看着他氣又不是，笑又不好別人却不管這些，『轟』的笑了起來，越發使站在門口的陌生的客人發窘，蕙君只可解圍的說：

「子萍！你也不小了，還是頑皮，是你的朋友不是，怎麼不請進來介紹介紹，你却先跑進來了：」

子萍作了個無可奈何的鬼臉。

「好啦，老莊！別裝啊，進來吧。」

叫老莊的人，只好紅着臉蹭進來連連點頭，佑臣也站起來。

「這是體育家蔡復生，這是音樂家薛佑臣，這二位是我的姐姐，這是老莊！」子萍想起自己會說出這麼漂亮話，有些想笑。

老莊謙虛的自己介紹道：「莊景光，莊景光。」

「請坐．請坐，」蕙君讓着說。

「他是科學家，會嘀咕無線電什麼的，」子萍一指景光說，「也剛研究，也剛研究，」景光欠了欠身子

「子萍！倒杯汽水，拿顆煙給莊先生！」蕙君指揮着。

「不必客氣，不必客氣。」

佑臣斜着眼看了看景光的正襟危坐，把弦更向高定了些，拉起來覺得有些震耳：

「蕙：唱一段吧。」

蕙君皺了皺眉，纔向景光說：

「莊先生一定唱的很好吧？」

「是，是，不會，很抱歉，不會可是，愛聽，可是愛聽戲的！」

「看球！」復生作了個擲球的姿式，「蕙，蕙小姐，」他覺得叫蕙，有些冒味，又不甘心聽別人這樣叫，所以再重一句，「唱段罵殿吧！」

「德性，」若蘅白了他一眼。

「今天嗓子不好，唱兩句搖板得了，莊先生不要見笑。」

「那裡話，那裡話，」景光又欠起身來。

「眞討厭，咿咿呀呀的！」子萍塞了耳朵。

琴聲剛止，窗外就爆起一陣掌聲一個人嬌聲叫着好，接着一陣高底皮鞋響，閃了進來，穿着大紅的旗袍，顯出像一團火，臉上脂粉也施得特別細緻，笑吟吟的走着俏皮的步子，復生一見，就拉着跑百米的姿式奔過去，沉鬱就爬上了若蘅的臉。（未完）





第一回 疊鼓唱斜陽春濃人醉 登樓臨大道草長鶯飛

二

名士原是徵歌選舞的慣家，二十年前的風流浪子，這時只聽到兩句，便已憮然失驚，心想這段竟是韓小窗編的紅樓十回中的哭玉，高等歌場也沒幾人能唱，行將失傳，怎會在這穢境窮區，會聽到仙音法曲，想着只聽裏面又接唱道，老樹無情飄落葉，空林有恨噪啼鴉，欄前盡是相思樹，砌邊都種斷腸花，闌干十二依然在，倚闌的人兒在那搭唱得不但音韻悠揚，腔調宛折，而且聲含幽怨，好像唱的人很能了解詞意，夾雜着情感唱出來，名士可再忍不住了，口中自語道，眞是天涯何處無芳草，此地會有此人，我可得看看，同時推開口外的人，掀帘走入見裏面是一條龍的長條房子，中間留着走道，兩旁各有一行板凳，最靠裏也有一方土台，台上中間坐着個鬢髮皆白的老絃師，正在彈着絃子，右邊放着一架鼓，鼓後站着一個玉質單寒的女郎，正在按拍徐歌。座上聽客寥寥不過十餘人，名士看了一眼，直向裏走，心想能歌佳曲必是佳人，即使這個女郎也是獨目黃牙，醜陋不堪，我也得看在歌喉上面，花幾個錢給她捧場，及至走到台前第二行板凳，他才坐下抬頭一看，只見這唱曲女郎，約有十六七歲，身材不過中人，但因瘦得玉骨珊珊，就顯得稍高，不過長圓形的清水臉兒，却較爲豐滿，秀目彎眉玉膚朱唇，頗有幾分姿色，頭上秀髮垂肩，並無修飾，身上穿着灰色綢旗袍，似乎屢經洗染，舊得不成樣兒，但是清潔沒有汚痕，下面一雙平瘦而薄的天然脚兒白襪青鞋，一塵不染，這時雖正唱着，意態十分幽靜，名士看着，心想這鼓姬才質都好，怎麼屈於泥塗，她的技藝，若上高等書館，未必不出人頭地，她的姿色雖非甚艷，却也清秀可人，而且神閒意淡，天然林下風姿，好像蘆簾紙閣中人物，若在長中求短，然嫌神色太滯，意態過冷，身體稍瘦，膚色微黃，但只這樣，已是艾叢芝蘭，難得的很了，想着又注目細看，凝神靜聽，當那女郎轉步之間，再一端詳，忽又失驚自念，今日幾乎失眼，錯相了風塵中的國色，這個人實是美艷絕倫，只爲年紀尚幼境遇太寒，許多美點全鬱塞蘊含，未曾全現於外好，像明珠蒙了塵土，但寶光已隱隱外射，若不細看，簡直難於覺察，這眞可驚訝嘆息，在這等地方，居然埋沒着這樣美材，只要稍一拂拭，略加培養。便要現出絕代容華，但是談何容易，她淪落至此，身世何等淒凉，境遇更不知何等艱困，倘然栽植上苑，久已名花有主，既落到這汚下之區，鎭日向販夫走卒乞錢生活，又那能遇着知音之客，不知飄蓬到何年何月，方能苦盡甘來，也許長此下去，紅顏老於風塵，珠喉枯於檀板，永沒出頭之日，只可憐我已老了，泥絮禪心，久已不逐東風上下，今日和她枉自相逢，虛此賞識了，名士正在嗟異，忽然見女郎唱着，身體微一迴旋妙目橫波，向自己身後瞥然一轉，只覺她那眼光之中，含有烈火似的熱情，閃雷般的速度，和利鏃般的穿透力，而且兩個漆黑瞳子，似乎在這一瞥之間，說了許多言語，表明無限心事，名士更爲驚異，心想以前見過許多明慧女子，却從未看到這樣表現情緒，深窈活潑的眼睛，但也只從她突然一瞥，方才覺察，方才我還以爲她眼睛雖美，尚嫌呆滯呢，不過她心裏若沒有極深的情感，絕不會射出這樣眼光，這一眼倒爲誰而發，我得看個明白，就回頭細瞧，看見座上多是粗蠢的人，絕沒一個値這一眼，及至看到身後墻根，見那兒有一個灰衣少年，身上穿着並不齊整的軍裝，年在二十多歲，面貌甚爲秀整神氣也很沉靜，並沒有丘八氣概，但看服裝也不過是個普通的兵士，或者比兵稍高一級，但絕不是軍官，他正倚墻坐着，手握軍帽放在膝上，眼睛直勾勾望着台上，似乎正在着迷，名士不由點頭暗道，是了，方才那一眼就是在此着落，便回頭重望台上，那女郎也望着名士，見他回頭，立刻將眼光轉到他處，但頰上微暈紅潮，名士心中喝采，風塵中女子居然嬌羞如許，足見紅藥未展，情竇初開，這個小兵那世修來福澤，會遭到美人青眼，連我五旬老翁，都忍不住嫉妒了，正在這時，台上已是紅牙拍罷，金鼓聲沉，那女郎放下鼓板坐在身後椅上、台下座客知道到了要錢時候，立刻溜走了幾個，這時便有個賣茶的來問，名士可要喝茶，名士雖然很渴仍忍着頭，隨見那女郎拿了個小笸籮 盈盈走下台來，默然無語，只把笸籮向座客面前一伸，座客給了錢，她也不作聲，及到名士面前，名士早備出一元錢，放入籮中，那女郎似因他給得較多，櫻唇微動，似說謝謝二字，但只發於喉中未出口外。

名士再仔細端詳她的皮膚， 只見在白淨中蘊着微黃，憔悴中含着腴潤， 而且那未施脂粉的清水臉兒，似乎在表面敷着一層牙色的細粉，一種光氣由表皮層以下映發出來，不由想到往日在北京月夜遙望公園中白石橋柱以及故宮殿陛，又一次在西洋友人書齋，淺碧燈光下瞧着他珍藏的女神雕像，都曾有這種美的感覺，這感覺可用袁子才那兩句由來國色玉光寒，晝視常短月下看的詩來說明，玉光寒三字，眞令人想像無窮，尋味不

盡，自己想像多年是今日方遇眞實模型，知道玉光並非指着潔白而言，只是狀其柔潤含蓄，寒字是形容光的，意味尤其深奥我想不到由此人身上得悟古人詩意，但也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回去作幾首詩或能發明其意，兼留紀念，想着見那女郎在自己面前停步遲疑一下，就向後面走去，知道她是向後面的人歛錢，心想看看她對少年兵士作何情態，就回過頭去，那知女郎單單越過那兵士坐的一條板凳，似乎無視那少年的存在，逕向後面走去跟一些短衣聽客舉籮討錢，那些人只給兩三銅元，至多不過十枚銅元票，女郎居然很清脆的屢道費心，及至把全場都走遍了，又由後面走回，她仍擎着小籮，徐徐向台前而來，但是粉頸低垂，目光注地頰上微暈紅潮，似乎有所羞怯，名士看着詫異，心想她在後面討錢，態度頗爲從容大方，却怎麼討完錢走回，又害起羞來，羞的是什麼呢，那知女郎漸走漸近，將和身後這條板凳成平行線時，忽見那少年兵士霍地立起，脚下並未轉動，只探身伸手，將一張捲成細形形的五元鈔票，投入女郎所持的小籮之內，投完立刻坐下，不知怎麼倒窘得低了頭，把軍帽當作扇連連搧動，名士看得明明白白，那女郎一直沒有抬頭，沒有斜視，却不知怎的，當那少年將錢投入籮內，她忽然面上更羞得通紅，一聲未哼，只把脚步加快，直跑回台上，將小籮向桌上一丟，就掏出條小手巾，向着牆假作出鼻涕，半晌沒回過頭兒，名士瞧着，方才醒悟，這少年兵士對女郎必然傾倒至極，捧場已有多日，女郎靈犀一點，情絲萬丈，也已落到他身上，不過看這含情帶羞的光景，想還止於兩心相印，尚未藉微波以通詞，這少年必是每次在女郎歌罷歛錢之時，照例擲以纏頭之錦，女郎因爲愛上了他，由於微妙的心理作用，每逢他投錢時，就發生極度嬌羞，不敢仰視，而且她對滿場聽客，俱都討錢，只不到少年面前，內中也有很深的情意，大約少年必常在她由後面走回時，悄然把錢投入籮內，故而她未到近前，先已含羞，又因投錢入籮，是二人中間的唯一接觸，以致雙方全有此精神震動，不能支持，這種小兒女乍歷情天初經戀愛的景狀，眞是人間最美的境界，想不到我今天得飽眼福，不過這女郎是天生尤物，旣然秀外，自能慧中，女孩兒家冰雪聰明，雖然善於鍾情，尚無可怪，可怪的是這少年兵士，兵士向都糾糾桓桓，粗醜不堪，如何會有這樣丰姿韻秀的人，丰姿韻秀的人，如何當了兵，旣當了兵，又怎這樣彬彬文雅，作這賈寶玉式的行爲，最奇怪是由他的服裝，看出僅是普通小兵，却如何會有錢揮霍，方才一擲五元，即以只來過五天，每天只聽五段計算也得花費一二百元，這數目又豈是每月薪餉七八元的小兵所能辦到，若說是貴家公子，易服微行，又何必單單矯爲步卒，實在令人大惑不解，名士納悶之下，以爲這疑團很難打破，却不料轉瞬間便有人來給解釋明白了，當時女郎回到台上，半晌沒將身向外，那位白髮老絃師看見籮內的鈔票，欣然色喜，好似注射了興奮劑，把朦朧的眼皮睜開，枯凋的老眼，也灼灼放光，轉臉向女郎耳邊低語了一句，女郎扭扭腰搖搖頭那老絃師微微一笑，望着台下，點了點頭，其實精神全注貫在那少年兵士身上，發出嘶啞聲音說道，謝謝先生們，眞有主顧捧場，沒有君子，不養藝人，我們無恩可報，只有賣力氣伺候，諸位喜歡聽什麼，就賞個話兒，教月琴加勁兒給您唱，說着目光直注那少年兵士，似乎要他點個曲兒，以報捧場之情，名士却明白個中情事，賣唱女郎雖然自稱賣藝不賣身，實際也有的暗操副業，這月琴固是天仙化人，不可唐突，但她年紀尚幼，必非自由身體，處在師傅或養母勢力之下，又怎能出汚泥不染，現在必是那師傅因少年手頭闊綽而且錢也花得够數了，故而想要拉攏入幕，大大的宰割一下，想着就回顧少年，見他仍低着頭兒，似對絃師的話，若無所聞，那絃師連讓了幾句，見他不睬就改口說道，那麼就給諸位改改口兒，唱一段梅花調摔鏡架吧，說着就端好絃子，重定音階，隨即彈了起來，月琴才徐徐轉過身兒，面上嬌羞已然消逝，重復玉雪之容，湊近一步到鼓架前，取起鼓板，先打了鼓套，手法純熟，節拍流麗，名士方驚她多才多藝，隨見櫻唇一啓，發出另一種悲凉婉轉之音，和方才所唱的小口，逈乎不同，高處穿雲列石低時嗚咽纏綿，聲音之美，直可用歐陽修秋聲賦中初淅瀝而崩湃一段形容秋聲文字，蘇東坡赤壁賦中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一段形容簫聲文字，和老殘遊記中一段記述黑白妞唱曲文字，合起來她作的論贊，名士不覺瞑目傾耳，點頭咂嘴，靈魂全都融化到歌聲之中，這段摔鏡架的本事，不知出自何朝代，大致有個姓王人家姐妹二人，大姐嫁給壞人趙昂，二姐嫁給秀才張廷秀，廷秀家貧夫婦受了許多世態炎涼，後來張廷秀上京赶考，得中狀元，作了八府巡按，衣錦還鄉，回家假裝窮人，試驗二姐的心，結果試出二姐貞節如舊，貧賤不移就迎她作官太太同享富貴，對趙昂也大報前仇，這故事有蹈襲紅鬃烈馬的嫌疑，張廷秀就是薛平貴，王二姐就是王三姐，趙昂就是魏虎，而且編製粗糙，情節散漫，所以只配在半班戲和大鼓中演唱，這段摔鏡架，是全故事中的一節抒情描寫，張廷秀赶考北京，久無音訊，王二姐思念丈夫，不止如西廂記張生五千回長吁短嘆，一萬遍搗枕搥床，竟發了色情狂，把被褥撕成碎片，當枕丟入水缸，連菱花鏡也摔碎了，表示無人憐惜，何必爲容之意，尤其整段多是娓娓兒春語，張廷秀大概尊行在二，以致王二姐在這段曲中，連叫了二三十聲二哥，淫艷鄙野，簡直不登大雅之堂，和方才唱的紅樓哭玉，雅俗懸隔天壤，名士拋開了詞句，只領略音韻腔調，聽了一會，忽然由月琴的香口中，吐出一連串的二哥。（未完）



六

一份治平中學校的招生簡章平鋪在建華的桌上。他的眼睛很仔細的一行一行的往下看。恐怕有一個字從他眼下滑走。尤其看到高三編級生的資格時，他的心裏雖然有些慌恐，而臉上却顯出了坦然。他心想：「只有自已知道證明書是假造的，……反正騙上再說，誰能馬上指出它的破綻？嘍！」他的眼也顯着高興。他不斷的往下看，看過了入學手續，及費用等等，當他看到考試項目的時候，好像那裡有些難使他的視線越過的障碍物，在阻止着他。

「眞糟！」建華有些愕然。手撓着頭髮。

「怎麼啦！」老李在太陽沒有出來的時候就到建華家裏來了，明爲替建華拿來一份治 平中學校 的招生簡章，而他的用意却在要建華履行前約幾張女人的相片。當建華看招生簡章的時候，他便臥在建華的床上，翻覆的看那幾張女人的相片，仔細的批評着，比較着，結果，他認爲最美的一個便是黃淑秀了。比他的愛人孫梅麗的還要美。他心裡想：「老章這傢夥眞混蛋，這麼漂亮的女人，他會不要，眞是的！我老李社了這麼多年的交，也沒有找着過這樣的人，有福不會享嗎！……」他正在心裡牢叨的時候，却被建華的呼聲驚動了他的心緒。他懶痒痒的從床上起來，手裏依然把握着那幾張相片，走到建華身旁。

「眞糟！」建華一隻手指簡章上的考試項目，一手撓着頭髮。「你看這一段。」

老李的眼睛注視着建華手指着的一行字上，不斷的讀着：「三角……立體幾何……大代數。物理……化學。中外史地。英語……漢譯英……英譯漢，國學……唔！」他看完這一段，並沒什麼感覺。「這有什麼？幹嗎這樣大驚小怪的？眞是的！」

「我眞不願意你們說這種風涼話你們已經是什麼法政大學生了。快得學士地位的人了。當然用不着這樣着急，再也不替我想想！」建華的心理潛著的火，被老李的風涼話搧起來了。他還希望再往下說。他想再說也是無假於事，莫如不說，但是實事擺在面前，却使自己爲難，他不禁的又在自言自語的說：「哎！一個初中畢業的孩子，又被世事纏繞了二三年爲爭社會上的人格，這樣苦幹，擺脫了舊有的環境，準備升學，哎！媽的！升學！這些難題！」他的心又受激動了。他握了一個大拳頭在棹上一擊把棹子駭了一跳。於是，棹上的筆墨，紙烟盒，烟碟書籍，……等物。也間接的 受了激動，都從沉睡中躍起，又跌在棹上。驟然起了一片嘈雜，突的又寂靜下來。

「哈哈！唔哈哈哈……。」老李看見建華這樣，不禁也狂笑起來。

建華受不了這種笑，實不知老李包藏着什麼心，他站起來，像隻獅子。怒視着老李，叉着腰，顯出些微的抖顫。

「嘻！嘻！你眞心眼小，這件事確是平常。」老李的狂笑漸漸的收歛了。他知道建華有些受不住了，他顯出正經的語氣。「你不要看他們寫着這樣多的門類這樣爲難，其實稀鬆平常。」

建華看老李的神氣，並不是開玩笑。但是，老李的話雖使他鬆快一些，而終究免不掉有些懷疑的成份。他把支在腰間的手放下。板直的腰鬆軟了，他遲疑的坐下。他的目光由怒視而變成疑問的神色，他說道：

「你說，怎麼稀鬆平常呢？」他有些不相信辦教育事業的一切會稀鬆平常的，因爲他在黃金小學當教員的時候，是一概不講稀鬆平常，他認爲那是他的罪惡。於是，在他腦裏浮起了無數的疑問 。「爲什麼 要稀鬆平常？」

「這事你可以不必深究，我告訴你一個秘訣。就能成功。」老李伸出一隻手，好像在擋着建華，並肯定的說。

這一句話使建華更不明白了。問道：「秘訣？我知道咱們在學校的時候，一些同學們平時不用功，至到考期快到了的時候，他們的秘訣，就是開夜車，大家在一起猜題目，再遇着好說話的先生們，不是還請他限題嗎？再來預備，你想，那是在學校裡都熟習了，或者可以考得不錯。這投考學校跟那種情形就洵然不同了，你說怎麼能猜題呢？書，不一樣。先生，也不是一位，再者，高中一二年級我就沒有去過。什麼三角，立體幾何，大代數，……還有什麼這個那個一大堆，我都沒有學過，你想，是眞糟不是眞糟？……。」建華的話像流水一樣，從他的咀裡闖出。

老李的話像個悶。他皺着稀眉毛而從細小的眼睛裡透出笑意，薄咀唇不斷的搧動着說：「不！不！不！你那知道這個秘訣，這個秘訣要是叫你知道了就失掉了神秘性了。絕不是你能想像得到的，我告訴你說吧！不要看他寫得多，什麼三角，立體幾何，大代數，及科學的學目，其實，他在考試時出來的題目，祇要準有初中三的學力，就能成。」他得意的把薄咀唇一撇，顯出了有把握的神氣。

「唔！」建華有些豁然。「照你這樣說來，我祇預備一些舊有的功課不就成功了嗎？」

「當然！」老李的嗓門兒比平時高半調。

建華的心平坦些了，但是又引起了些微的惆悵，他想到社會中培養民智的場所還來無聊的把戲。如果不爲社會造人格，決不會投考這樣無聊的學校。他的目光又移向簡章上來，那

些生硬而莊嚴的黑字，失掉了它們阻碍建華視線的能力，他目光淡淡的掃過它們的黑臉。

「既是這樣說，我們到老劉那裡借書去，他那裡書多，」建華專視着書架，那裡祇有無聊的小說，舊有的課本早已沒有了。「你去嗎？」

「我不去了。我把相片拿去了，」他把相片包在一張硬紙裡，很正經的，像一個文牘捧着公式儀那樣的恭謹。

建華與老李一同在街上走；他們都在沉默着，各人的心包藏着各人的心事。

他們一直走到十字街頭，老李往東回家去了。建華往西，他急急的走到老劉的公寓。

老劉正伏在桌上寫文章。他是位愛好文藝的青年，時常在報紙，雜誌上撰文。他祇要把學校的功課弄清，他便伏在卓上作文章。他常對建華他們說：「我是一個在家鄉裡風流的人沒有一個人能瞭解我，我要瞭解我自己，我不希望叫社會上的人明白我，祇要自己明白自己。……我是一個孤獨的，祇有從文章裡尋求生與活，把我有限的年齡，及有限的精神都寄托給文藝，我纔嚐到幸福的滋味。我那孤獨的靈魂纔會得到歸宿，這樣我才能在人世上活下去。」確然，文藝不但能給他精神的寄托，而能更在他物質生活上的最低限度上給他一個不死的機會。他現在還能在大學裡求學，建華來時，他正在努力翻譯一篇法郎士作的小說。他看見建華進來的時候，他不由得微笑了，他心裡默念着：「這是一個向社會途上邁進的勇士。一個具有決心的生力軍。」遂着很關心建華升學的事情。問道：

「怎麼樣啦？老章！老李的証明書替你造好了嗎？」

「造好了。」建華把治平中學校的招生簡章遞給老劉。

老劉接過簡章，說道：「你報名去了嗎？」他看入學手續那裡。他從簡章上面透出含有問意的目光，在建華的臉盤旋了一下。

「那倒不用忙！」建華手在翻日曆。「今天是七月二十二日，報名截止在八月一日，考期在八月五日，離着截止的日子還差十天呢！那到不用忙。」

「怎麼老李給你造完證書，就完了嗎？」老劉相信老李不會替朋友們辦一件義務的事，雖然建華跟老李是老同學。

「並沒有什麼，祇不過跟我要去幾張女人的相片。」建華認爲很簡單並且認爲用幾張女人的相片能換到一張證書是很合算的。並不像老劉想像那樣嚴重，雖然事情是涉及女人。

「哼！」老劉沉默着。下面還有一段話老李是個陰謀家，他每天都包藏着禍心，你祇看見這樣換換是便宜而他何嘗沒有得到比一張證書更高的代價？……好在女人的相片。」醃在肚裡沒有說出來。

建華聽到老劉的鼻語裡加雜些懷疑的成份。說道：「沒關係！」他知道了老劉的意思。

「既然騰下幾天了，你也該看看書了。咱們的目的，不但爲造資格，而且還爲的是求知。」老劉把簡章放在棹上，對建華很誠懇的說。

「是啊！我就是爲這件事來的」老劉又把簡章移在眼前。他那八字眉微豎，頻頻的搖頭說：「這些功課你那裡學過，怎麼能考去呢？」

「誰說不是呢？我起先也是這樣想後來老李告訴我一個秘訣……」建華遂把老李跟他說的事情一字不落的告訴了老劉。「所以我來向你借初中讀過的書。」

「好！」老劉聽完建華的話，馬上站起身來。走向書架，很熟習的從一堆講義底下撤出幾冊書來。遞給建華說道：「你還要什麼書？唔！這裡還有兩冊百科問答及投考指南 你拿去看吧；」他又把三冊放 在桌邊的書，移在建華的面前。

建華信手翻着書，那些是他曾讀過的書，但是，在今天他看見這幾冊書，竟跟他有些生疏了，雖然書的形象依舊，好像是久別的老友的重遇時的款洽，但是，不知道兩個人的心是否依舊。

「這本小代數裡，還有些不明白你來教教我吧！你知道，我向來就討厭代數，幾何。」建華在初中讀書的時候，最喜歡的功課便是關於文學方面的。最頭痛的便是科學各門類。雖然是舊有的功課，但是，並沒有減掉使他頭痛的成份。

於是，老劉拿了一支鉛筆及紙，把小代數展開到一次方程那裡。他的咀流水似的唸着課本，手裡不斷的演習着算式。建華的耳朵遲鈍了，老劉讀着的課本像一陣熱風，祇給建華的耳邊微有感觸便吹過去了。他的眼睛更辨別不出老劉寫出來的數目字是什麼關係，像一條小蛇在他面前爬過。他的頭昏了，眼暈了。耳朵裡有些麻木了。他的心亂了。

「媽的！眞難！」建華皺着眉，瞪着眼「這樣快是不成的，慢慢的來吧！」他乞求着。

「難嗎？老章！不要浮燥。我們要的是沉着。」老劉像位老牧師在說教。「你還要瞭解，難的背面就是容易。俗語說：難題不解，終是難題。你現在復習的時候覺得難，你再不想當你用他們的時候，他們會給你加倍的難。我現在對你沒有旁的希望，祇希望你能繼續努力用功，去投考治平中學，雖然學校不太好，祇要用功，常領教先生及同學，自然會有功成名就的一日。也不負你現在掙扎的苦喪，現在還沒有考進學校就說難。試想將來難的問題，你當如何解決？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與難字去搏鬪，應該有解決難題的勇氣。否則前功盡棄也許在功顧一簣的時候失掉了勇氣，一世無成，到那個時候 你再想去繼續努力下去，恐怕時間過了，環境也演變了。那時你祇有惆悵了。總之，我們不要怕難，要不斷的與難去鬥爭，那才是我們應有的精神。」

（未完）



四

老頭子是上代留下來的老家人，已經有着超過老爺五六歲的年紀，所以在男女僕人裏他也是最有臉面的一個人。

老頭子慌忙地攔住了老爺，老爺沒有被攔住，反而把氣焰更提高了。

「出去，不管你的事！」

「大熱的天，老爺消消氣吧，這樣年紀了，也應當好好保養自己的身子才是，何必生氣！」

這樣能體貼自己的話，不是由于相處三十年的女人口裏說出來的，却由一個極不相干的僕人口裏說出來，老爺感到無限的感慨，同時對于那潑婦似的女人也就感到十二分的憎恨，他想這時他再倒退十年的話，自己也許不會再反對那新的婚姻制度吧！至少看見一段離婚的新聞，他想也不致再像過去那麼值得大驚小怪了，但是現在一切都晚了，他只能想憑着一點粗野的行爲，稍微把自己的痛苦發洩出來，他忘記了看門的好意，忿忿地要他走開。

「去，出去。」

老頭子沒有做聲，太太却又瘋狂似的開了腔。

「好，咱今天就該有頭了，這個窮日子，你可別當我沒有過够，到那裏也是活着，告訴你，你這話沒有人怕，怕那樣的除非不是人。」

「好。」

「太太也少說一句吧！」

「你別管。」

老頭子沒有辦法，把頭從房門伸出來，一面向阿菊說：

「阿菊姐，你進來把太太勸出去。」

「我做甚麼要出去呢，難道誰還不允許我在這屋？」

太太像一隻將要爆裂的炸彈，坐在靠窗戶的椅子上，時時地準備着要把裡面的火葯放射出來。這炸彈使年青的阿菊戰慄了，她不敢走近這炸彈，她知道這炸彈一爆裂開，便會無目的的映及到所有的人，她只得遠遠地向那炸彈央告着。

「太太還是到房裏休息一會吧」

「今天非和他有頭不可，凡正這樣吵也沒有完，這並不怪我！」

看看這炸彈又更進一步要爆裂開，阿菊只得畏怯地向後退一步。老爺這時似乎已經不像那樣氣勢洶洶了，在房裏的下人似乎也輕鬆了一點，唯一的目標就是怎樣不再使那炸彈把火葯放射出來，可是那炸彈不會輕于使他們伸出手的，後來索興又把目標轉移到這能操縱那炸彈爆裂的人身上。

操縱炸彈的人，也同樣不喜歡炸彈會爆裂的，老爺發見了一個下台階的機會，仍舊保持着餘怒未息的神氣從椅上站了起來。

「我走，就讓你一個人吵吧！「

「你別來。」

太太也跟着站起來，但這祗是太陽落後一種殘的光暉的返照，人們又很快地把她安置在椅子上，屏聲息氣地聽她嘮叨着。

「這日子，我簡直沒法過，三天兩頭的找算我，我還活個甚麼勁！」

「太太還是不要想好了，過去的事，還想它做甚麼！」

看見不會再有多少炸裂的可能了，阿菊又大着胆子勸了一句，王嫂和淑芳也陸續在房裏出現了，王嫂用着在腦子裏所有的智慧把一切不是盡量地編派在老爺的身上，正像一會到老爺的身邊也會盡量地把不是編派在太太的身上一樣。淑芳是始終站在太太這一邊的，自然也不會說老爺的好話來。

這使太太無形添了幾許訴苦的興緻，她咽嗚着，她還流着淚。

「看門的老陳是看見過的，我從二十三歲到這家裡，那一天得到順氣了。婆婆的氣，姑奶奶的氣，我都得受着，還有你們這老爺的氣，就是毛孩子的氣我都受過了。我這樣的受着，就沒有換出她們一點好兒！你說我還活個甚麼勁，但凡有氣性，早就該氣死了。他還有臉說我吵，咊，眞有臉。」

「有頭就有頭吧，讓他和他大兒子過，就離開他就完了。」

「怎樣，小姐還給加火呢！」

看門的老頭子有點不高興了，他想拿出老家人的身分對這年青的主子嚴厲地批評幾句，但是在這不通情理的主子面前，也便往往使他不敢盡情地傾吐出來。一方面淑芳的話，却深合了太太的心，她向女兒輕輕地嘆口氣。

「淑芳，你若是有心的，你就記着吧！別忘了他們怎樣的沒有好心，就是你在小時候，別人也是黑眼白眼的看不上的，看看你哥哥，人家那可像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掙氣不掙氣就在你了。」

「不希罕，也活這麼大了。」

「太太和小姐都別說了，這樣越說也就越多了，其實我是親眼看着小姐和二少爺長大的。老爺和死去的老太太也是同樣地像捧鳳凰似的疼着。太太大概忘了，在大少爺小時那樣嚴厲的管教，恐怕小姐一點也沒有受過這樣的拘束吧！反正老爺脾氣是暴燥一點，要說單對那個兒女偏心，那可太寃狂人了。」

老頭子靠在房門框上，終于忍不住把想要說的話傾吐出來。太太看他一眼，顯示着一點不高興，丈夫沒有放她眼裡，自然這老家人也同樣地不會放在她底眼裡，她想做一下，但又意外地忍住了。

「去吧，做你的事情去吧，用不着你管了。」

「是。」

老頭子高大的身影很快地在甬路．

上消失了，留在房裡的太太和淑芳也暫時沉默下去。這在一個略微還明白一點道理的，也許這正是一個分析自己的機會，把是非曲直弄得清清楚楚的，不幸在一度神經興奮之後並沒有稍稍冷靜下去。太太還一直陰沉着臉，正如淫雨連綿的六月，一陣風雨過去了，還不肯爽快地露出藍天來，人們就心地在這陰沉的雲層裡過了一個整上午，到下午隨着的黑色雲層來的又是一場不大不小的風雨。

最初是從舒崇身上引來的風雨，自然也有着上午那風雨的成因，才會狠快地發做出來，老爺氣忿地接了一句甚麼，於是這風雨便彌漫了這整個的家，彷彿比上午更狂暴了一點。她說老爺不該阻攔她管教孩子，她也照例地把孩子慣壞的責任推到丈夫身上，老爺氣的渾身不住的顫抖着，沒有做聲，便獨自從房裡跑出來，太太還沒有感到些許的滿足，還一直的吵着。

「走吧，我也走。」

薇薇從後院走了來，在月亮門裡面向前院望了望，她知道已經沒法再裝做不知道了。裝做不知道會得到暫時一點清靜，但是她卻不敢這樣做，這樣做便會使那張沒遮攔的口裡有理由駡出她看熱鬧的話來。過去許多這同樣的事實告訴了她，因此也使她變成了非常的乖覺，但也使她底地位變成非常地困難。

她不安地走進太太的房裡，她第一眼看見的是那張比往常更陰沉的臉，和牀上擺着許多零亂的東西，櫥櫃的門大敞着，張開空洞的嘴，沒有抵抗地聽憑着女主人把它肚裡的珍藏一件一件地掏出來。舒崇已經從學校被找了回來，正由着阿爽換着衣服，淑芬坐在椅上，緊綳着臉，把一手絹用力地向手上纏繞着。薇薇明白了，這風雨侵襲了這家也同樣地會侵襲了另外一個家，從前是這樣，如今也無疑地會這樣，凡止一個譏刺女人要脅丈夫的手段，那女人也同樣地有着一份。

太太看見走進來的人，沒好氣地把櫃櫥的門一摜，櫃櫥的門沒有再馴服，經這一震動，仍舊被碰了回來，冷漠地張開大的口。

「這個窮櫃。」

太太被激怒了，一面則粗暴地把零亂的衣服拋進櫃裡去。

薇薇口角頓動一下，想應當勸解幾句，但是她可不知道將怎樣把話說出來才不會冒犯了這女人。她尋思着，最後只得把話轉到舒崇身上來。

「怎樣，二弟想出門？」

「一會就走，上外祖家去，還有媽也去。」舒崇高興地說。

「你老人家也去？」

薇薇看有了解勸的機會，於是便進一步的抓住這機會。太太祇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沒有理會她底話，卻開始申斥着舒崇。

「少說話，那有這些話，快穿你底衣服就完了，用着你來閑事！」

吃了一個釘，她感到非常難過知道沒再解勸的餘地了，想怕怕地退了出去。淑芳恰巧也跟着從椅上站起來。

「嫂子，我們一同走。」

「好吧。」

「上那去，一天任甚麼也不想做，只知道玩樂，這回你可得好了，我這一走，你就該隨便了，一手遮天吧，我都讓給你吧！」

太太臉上像抹了一層秋霜，秋霜上還有着一雙兇狠放光的眼睛，她們立時止住了步，互相看了看。淑芳把臉更綳得緊緊的，也同樣有着和母親一付諧合的臉。

「用你管。」

「誰敢管你，這時你還了得！」

「別拿我出氣。」

「姑奶奶你饒了我吧，算我說錯了，要我給你賠不是？」

「少和我說這些。」

「好，從今後就離你遠遠不和你說這些話了，都讓給你吧，阿菊去，告訴門房給我預備車，我要出門，這地方我算住不了。」

「太太怎也和小姐一般見識？」

阿菊陪着笑說。

「別廢話，快去。」

「是。」

（未完）

……「嫂子：我們一塊走」……

畫刊競猜揭曉

本刊按期例有畫刊競猜之辦法，諸承各界踴躍惠猜，不勝感幸，茲將第二卷十二期之競猜揭曉如下：

圖中人：左趙金蓉　中章遏雲　右金友琴

猜仲者：

一等　王之龍　酬國幣伍元

二等　王　鎮　李彥年　谷士堯　劉桂林　姜紹聖　各酬一元

上列六位已由本部專函通知，各位於接到該函後，請携帶印章並持原函向本社事業局領取酬金可也。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啓

本刊專號預告

第二卷十六期　八月十五日出版

談鬼專號

集稿日期：七月十五日

第二卷十七期　九月一日出版

藝術專號

集稿日期：七月三十日

第二卷十八期　九月十五日出版

中秋專號

集稿日期：八月十五日

上列各專號除特約京津名作家撰著外，並希讀者亦踴躍惠賜大作，但每種文字每篇均以短雋爲主，請勿超過一千字。再藝術專號內，並歡迎各種金石書畫之圖片。但此種圖片如需退回者，請付足回件郵費。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啓

編後記

△……憶歐戰開始，英法幾次三番的自負地說，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但是曾幾何時，事實的演進就明顯地擊破了這種夢想，法京巴黎終於拱手攘人了。「法終懾服於德義」，是一篇對這問題很好的研討資料。

△……「戰時下之英國」，雖是一種短小的片段，但在此數段中，可以使我們看出巴黎陷落後之英國，是如何地在戰戰兢々的應付着戰事，及其本國國內之緊張與恐慌情形之一般。

△……當此德法議法，停戰協定成立之際，而巴爾幹之形勢又突呈緊張，羅馬尼亞之國運已在風雨飄搖之中，此不外暴俄陰謀，日趨露骨之表現，而有如小偷之蘇俄，乘火打劫，是爲其拿手好戲，如歐戰起後，它就割據波蘭，控制芬蘭等，均爲其鬼域技倆之一般，然此種技倆毫無顧忌之行使，一方面固爲時勢所使然，然欲究其因素，則不得不明瞭蘇聯之內在情形。「第三期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即爲探究蘇聯內在情形之力作。

△……暴俄蘇聯趁了歐戰的機會，表面上雖是如何的逞強一時，但是國內情形之混亂和由於史太林橫暴手段所引起之種種事態，顯然有衆叛親離之趨勢，「蘇聯之北方囚人收容所」，就是這種事實的明證。

△……本期地方介紹又刊了不少的佳作，如「閒話開封」和「邁上建設大道的張家口」，均是很好的地方介紹文字。

△……國際漫畫剪輯因爲夏的漫畫專頁關係，不得不停刊一期。夏的漫畫的執筆者，是集合了不少名家之作，這在編者聊可以告慰讀者的。

△……本期的文藝地位已如讀者之期許，擴充到一半之上，這大概也爲讀者所樂聞吧？

△……下期本刊的專號是「送夏迎秋」也是切合時令之作，因爲下期出版時，已屆舊歷六月二十八了，並且又更約好了不少的名家，當更有不少的佳作刊出，請讀者注意。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七月十二日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七月十五日出版
（第二卷第十四號）

新民報半月刊（每月二册、一日十五日發行）

每册定價一角五分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發行者　新民報社事業局
發行處　新民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一
印刷者　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支社分社　全國各大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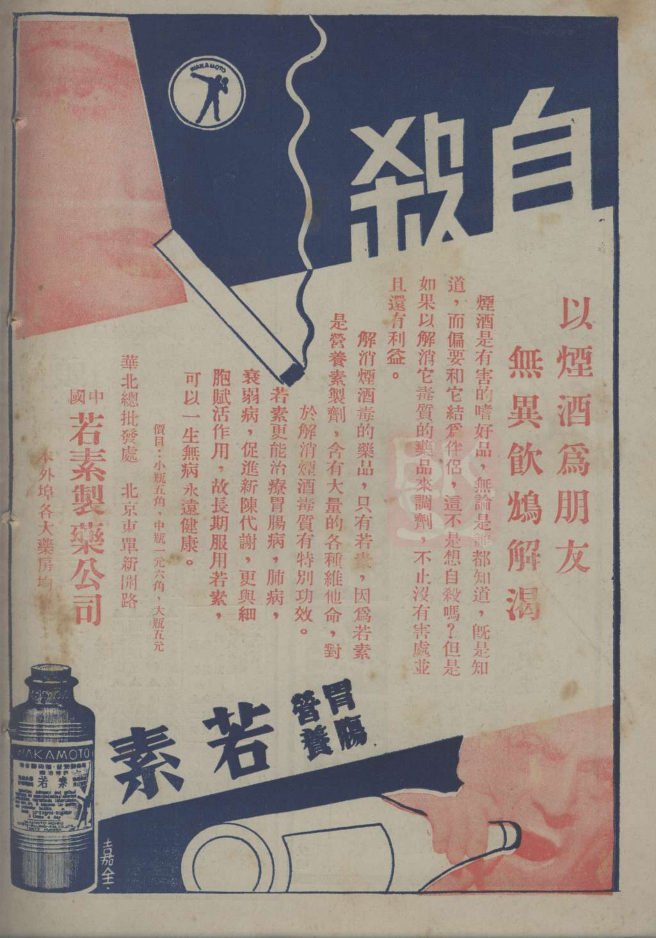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册	三角
半年十二册	一元八角
全年廿四册	三元六角

外埠零購另加郵費　長期定閱郵費在內

廣告刊費（全頁）	
封面內面	七十元
目錄前後	五十元
封底內面	六十元
封底外面	一百元
普通	四十元

△注意　特別廣告加價
長期廣告另有優待辦法
廣告部電話西局七百九十號


'Neosavas'
新消梅素
本品由伍連德曾廣方顧毓琦三位博士悉心
研究根據中華藥典應用科學方法製造之新
阿斯凡納明製劑其化學成份與船来品九一
四寺鈋素製劑完全相同為治療梅毒之特效
藥功效偉大現代醫界莫不奉以為治梅聖品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售
Neosavas
新消梅素
天43


WAKAMOTO
自殺
以煙酒爲朋友
無異飲鴆解渴
煙酒是有害的嗜好品，無論是誰都知道，既是知道，而偏要和它結爲伴侶，這不是想自殺嗎？但是如果以解消它毒質的藥品來調劑，不止沒有害處並且還有利益。
解消煙酒毒的藥品，只有若素，因爲若素是營養素製劑，含有大量的各種維他命，對於解消煙酒毒質有特別功效。
若素更能治療胃腸病，肺病，衰弱病，促進新陳代謝，更與細胞賦活作用，故長期服用若素，可以一生無病永遠健康。
價目：小瓶五角，中瓶一元六角，大瓶五元
華北總批發處　北京東單新開路
中國若素製藥公司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
胃腸營養
若素
WAKAMOTO
若素